

師範小叢書

日本教育史

小原國芳著
吳家鎮 戴景儀 譯



52
59
2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師範小叢書

日本教育史

小原國芳著
吳家鎮譯
戴景曦

原序

關於日本的精神，日本的文化，日本的教育，應該以新的眼光去觀察才行，這是著者平常所主張的。

恰好，數年來友人中村嘉壽君，爲外國人研究起見，創辦東洋文化大學。各方面人士，都希望有人來講演東洋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以便外國人能明瞭東洋同日本的事情。著者擔任講演日本教育，更相信平日所主張的，是有理由；後來將講演稿刪改補正，完成這部日本教育史。

環觀世界大勢，我對於日本的將來，是抱着十分的希望。由現在日本的新興，可以豫想到未來前途的遠大。今日日本各種科學文化的猛進，運動競技的發達，這種燦爛的光輝，決不是一部分的論者所說，在短時期間，由外國模仿中得來的。日本民族精神的優秀，是經過三千年的鍛鍊而發生的。從新的觀點去敘述日本教育史，以及發現寶貴的日本的民族精神，是有價值的事情。

日本學術界的先進，既有了聖德太子、空海、最澄、日蓮、親鸞，又有天神與近江聖人等。能與外國

近代學者，並駕齊驅者，則有益軒、仁齋、徂徠、本居宣長、平田篤胤、高保已一等，在現代尚有野中並山、二宮尊德諸人。

永平寺、高野山、延曆寺的僧院教育，淡窗的咸宜園，松蔭的松下村塾及南州塾等，皆有良好的效果；在世界之中，無與倫比。明治維新後新文化運動的先鋒者，則有福澤、新島、大隈等人。

我在廣島高師肄業時，就着手研究日本教育；所搜集的材料，異常豐富。因恩師三澤先生的懇懇策勵，曾將此種材料，全體奉贈，以備研究之用。

此次，承摯友清水清君的臂助，將所搜集許多古今的材料，重加訂正，遂成此書，特此誌謝。

日本固有的私塾教育、僧庵教育，以及師生間敬愛情誼等，希望海內人士，加以研究，幸甚幸甚！

小原國芳序於玉川塾。

昭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520.931
598
2

目次

序論

- (一) 教育史的概念……………一
- (二) 教育思想史的問題……………四
- (三) 日本教育思想界的現狀……………八
- (四) 日本教育史時代區分及各時代教育思想的概念……………一三

本論

- 第一章 日本固有文化時代的教育思想——古代初期
(太古)的教育……………一三三

目次

五

- (一) 日本民族固有的性情……………二四
- (二) 在記紀上所發現日本古代的一般思想……………二七
- (三) 太古社會狀態及家庭狀態……………三一
- (四) 太古的教育思想……………三三
- (五) 太古的教育方法及教育內容——附女子教育……………三五
- (六) 太古教育思想之現代的意義……………三六
- (七) 教育淵源及其意思的傾向……………三九

第二章 大陸文化影響時代之教育思想——古代中期

- (一) 上古的教育……………四六
- (二) 儒教佛教兩種思想的傳來及教育上的影響……………四七
- (三) 聖德太子的教化事業……………五〇
- (四) 大化改新及大寶令事業……………五六

(四) 上古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	六四
(五) 上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六六
第三章 國民文化發芽時期之教育思想——古代末期	
(中古) 的教育·····	七一
(一) 貴族文化與和魂漢才的思想·····	七一
(二) 日本佛教的興起·····	七四
(三) 私學及家學的勃興·····	七六
(四) 中古之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及女子教育·····	七八
(五) 中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八〇
第四章 國民道德興起時代的教育思想——中世(由	
鎌倉時代至戰國時代止) 的教育·····	八三
(一) 國民道德釀成的三因素·····	八五

(一) 武士教育	八八
(二) 其他教育現象	八九
(三) 中世教育意思的傾向	九八
第五章 國民道德組織時代的教育思想——近世(德 川時代)的教育	一一二
(一) 概觀	一二三
(二) 文藝復興的源流	一二五
(三) 教育學說及教育機關的發達	一三五
(四) 民衆教育的發達	一四三
(五) 近世教育的結論	一六三
第六章 國民文化發展時代的教育思想——現代(明 治大正昭和)的教育	一六六

(一) 現代教育制度的變遷·····	一六七
(二) 現代教育思想的推移·····	一六九
(三) 現代教育學說的概觀·····	一七一
日本教育史年表·····	一七九

日本教育史

序論

- (一) 教育史的概念
- (二) 教育思想史的問題
- (三) 日本教育思想界的現狀
- (四) 日本教育史時代區分及各時代教育思想的概念

一 教育史的概念

所謂「教育」者，是包含教育實際，和教育理論兩方面；那麼，教育史也可分為教育實際史，與教育理論史。例如敘述教育制度之發達變遷，就有教育制度史；敘述教育學理之發達變遷，則有教



育學說史。但是一般人，都不注意到這兩種內部的關聯。教育現象與具體文化現象一樣，實際及理論，是不可分離的。——「教育」是社會現象之一，既具有具體的文化內容，又是促進全體文化發展的，一種機能作用。由這種的意義看來，具體的教育史，在人類文化的發展上，是教育實際與教育理論共同發展的歷史。教育史內容的分析，可如左述：

(a) 教育事實

- a 實際上的教育訓練
- β 事實上的教育制度及機關

(b) 教育理論

- a 關於教育事實的理論
- β 關於教育理想的理論

(c) 教育家的活動

- a 實際教育家的教育事業
- β 教育理論家的主義主張

(d) 教育的文化背景

- a 社會的事實文化
- β 學藝的思想文化



教育實際史，是敘述教育事實的實地設施，教育制度，教育家事業，及與此有關的社會事實，文化等的變遷事項。若用數學公式表示之，如： $a(a+b) + ca + ra$ 是。至於教育理論史，是敘述教育理論的事實，與理想方面，教育理論家的主義主張，教育背景之學藝，思想，文化等的發達變遷事項。其表示公式如： $a(a+b) + ca + ra$ 是。所以教育史是應該包含上述兩方面了。然而，如果我們對於教育實際與教育理論單就其表面的關係去敘述，是無意義的。教育實際，是一種社會現象；而教育理論，是一種學術現象。若僅就其各個意義，分別討論時，教育史就失去自身存在的價值。由文化現象上，及文化的機能上，去觀察教育現象的發展時，一方面從人類文化背景上，應該說到教育的理論或實際；他方面從這全體文化發展上，應該說到教育的機能。教育實際史與教育學說史等，（如以前日本所出版的學校教育史與文教教育史是。）固然仍有存在的價值；但在他方面，應該從文化機能上，去記述教育史才是。換言之，應該由人類文化全部發展之教育作用上，去產生組織的統一的教育現象之教育史。由以上教育史概念的區別，可名為教育思想史。

二 教育思想史的問題

教育思想史，並不是單就事實，去觀察教育思想的變遷。我們以為教育思想史有兩層的意義。在內容上說，教育的自身，是一種文化現象，一方面與普遍文化價值的原理，發生共同的關係，他方面又與民族及時代等思潮的特殊性相結合。在形式上說，是一種文化機能，一方面預期人類的理想，同時他方面需要人類現實的個性。要之，教育思想史，是把教育理想，以及教育實際等統一起來，加以敘述的。所謂「教育作用」可作為「教育意思」解析。（參考高橋俊乘氏著日本教育史第四頁「日本教育史研究的對象」一節所說的教育意思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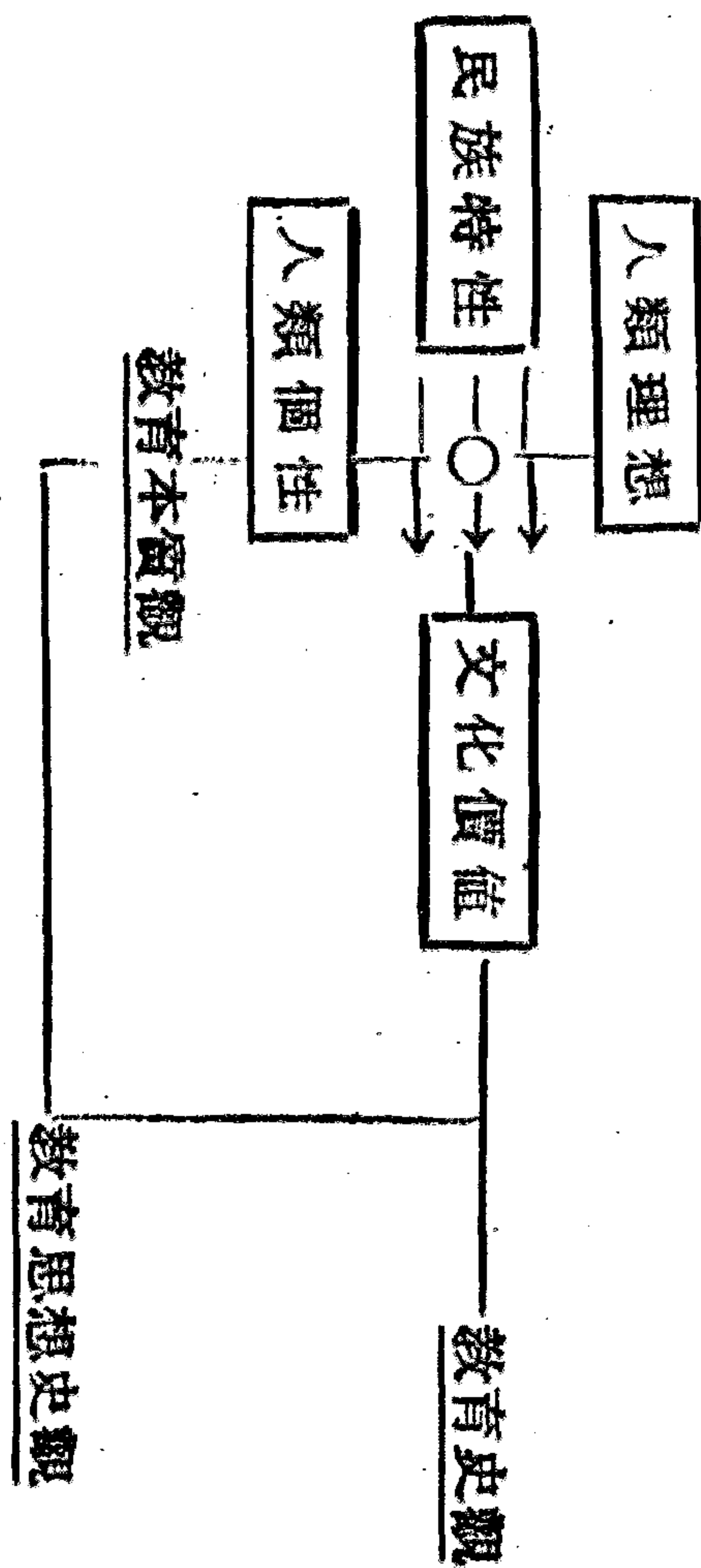
不單是限於教育，就是其他一切文化現象，以歷史的眼光去考察，我們也應該具有兩種的態度：一是探討表面的事實，二是研究內部的發展。這後者與其說是注重結果的現象是「什麼東西」不如說是注意結果的進行是「怎樣」。所謂注意進行是「怎樣」就是注重自動的意思（Wollen）。所謂教育現象，是以人類為中心，（從無自覺的，到自覺的階段，）表現牠的有意的活

動。那麼，此種「意思」是很重要的；而對於日本教育史的研究，如後所述。此種「意思」卻是很有價值。近代日本教育史（明治以後）與近世以前（德川時代以前）的教育史的連續，從教育事實上看來，似乎很不自然。但若從教育意思上來說，是極其自然的。在回溯建國三千年日本文化的發展上，去研究日本教育史，並且指示將來日本教育文化途徑的人們，這種「教育意思」為應有方法的觀點。

（在日本教育史上對德川時期庶民教育的意義及其重要，加以研究之石川謙氏，也有「教育意思」的主張，參照同氏著：日本庶民教育史。）

「教育意思」是從人類理想，與人類個性兩方面，去研究文化的價值目的，與民族及其時代思潮的特殊性。在教育現象歷史的根柢之中，有一種「教育意思」的動作；但是不能以教學精神，在教育現象中之動作，即心理學的事實，說是教育意思的全部。所謂「教育意思」牠的要素，是把人類目的，與人類個性所結合的教育本質，去統一特殊民族，特殊時代的教育現象。這種教育現象的歷史，才算是真的教育史；向着文化目的不斷地發展的歷史，才是教育史上基礎的概念。所以教

育思想史，一方面對於教育本質觀，發生密切的關係；他方面要擔任記載一定民族，一定國家之教育文化的使命罷！



如果要明確地敘述這些事實，必須更進一層有用方法論的必要吧！但著者並不是專來討論日本教育史方法論，不過想根據這種方法，顧到時代的特性，與國家國民的特性，以及追述過去幾千年來的教育現象，所以才有這樣說法。

教育史內容可分析爲(a)(b)(c)(d)；(d)項就是這裏主要的問題了。(d)項，不單是a、b、c教育現象的背景，在現象變遷有連續的意義上說來，是貫流於教育現象內面的生命性。詳言之，把d項所表現的民族性，和民族精神，(Vg = Volkgeist)去解析a、b、c等的現象，即是本書的目的。

要明白日本民族精神，應該從日本一般文化的歷史上、古文書上、及各種文化現象上，加以歸納或演繹。那麼，就發生兩種手續：一從歷史中，去研究民族精神；一從一般文化上，去解析民族精神發現的狀況。如果把民族性及民族精神，看做固定的抽象的單位，再去鋪陳具體的歷史事實，卻如題爾台(Deity)所說，是沒有價值的。但是民族精神，在文化未發達時，我們很容易認識牠。假定民族精神，一時沒有十分表現，可是能與文化發展，逐漸地表露出來；則以當時比較單純的民族特色爲標準，去解析後來複雜的文化，這在探討民族性的方法上，我相信並無錯誤。所以，如後面所述，日本三千年的歷史，在建國當初精神特色之中，可發現輝煌燦爛的民族特色了。

日本處在世界潮流激盪中，其精神文化、物質文化，縱有極大的發展；而過去數千年，繼續是傳

下的文化，包含着建國當初，發出燦爛光輝日本民族精神的特色了。那麼「日本教育史」的研究，應以日本民族精神特色，作為「認識對象」，而上面所述的「教育意思」並不是單就抽象的「教育意思」而言，是指這教育思想的進行而說的。

著者的目的，是想在一般文化上，（d項）如何或發現民族精神，（△⁰⁹）并參照各時代的教育現象，（以上a、b、c）探討其前後關係。如果把教育事實史，與教育理論史之中心問題，用公式表示之，可如下圖：

$$\frac{d(A+B)}{Vg} = x, xa, xb, xc, \dots$$

三 日本教育思想界的現狀

照上面的公式，去觀察日本教育史，是很有理由的。日本教育史最普通的分法，是從古代至德川時代，與明治維新以後分為兩期。其間似無連鎖的關係。日本固有教育思想，到了德川時代，就告

一段落。明治維新以後至於近代，看作歐美教育思潮模倣期，就是所謂歐美化時代了。

所謂新興日本云者，在明治時代，固然是歐美模倣時代；就是到了現代，受着世界思想的波動，仍然是歐美化高潮的時期。就教育的實際方面看來，所謂「設計法」(Project Method)、道爾頓制 (Dalton Plan)、文納特卡制 (Winnetka Plan)、葛雷制 (Gary System) 等等，是受着美國教育潮流的影響；至於教育理論方面，所謂文化教育學，現象學派教育學，是受着德國教育的影響。所以到現在為止，日本教育學術，始終是暗淡無光！

但是，反過來說，其實不但是教育思想界，就是一般思想界，歐美思潮，到了最近，極顯明地帶着東洋化的傾向了。德國浪漫 (Romantic) 哲學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法國柏格森 (Bergson) 的生命哲學說，在日本猶如百花怒發似的。這種思潮與東方思想接觸後所應有之現象，其後進於理知的論理的方面。再者，史萊克瑪 (Schleiermacher) 與題爾台的文化主義。佛蘇爾 (Russell) 的現象學，高佛加 (Kurt Koffka) 威爾脫海瑪 (Max Wertheimer) 等的形態學，在日本學術思想中，大有雲蒸霞蔚之勢。這種傾向固然是世界的思潮，若從直覺的，全體觀的，情意的，體驗的東洋

思想去觀察時，這些學說可以說是西洋思想之東洋化了。在教育思想方面看來，最近流行的題爾台，史普蘭克爾（Spranger）等文化哲學的教育學、現象學、形態學等，在日本學術界，極佔優勢。在現代初期，實利主義和科學思想盛行之時，因海爾巴脫（Herbart）教育學說，大受歡迎，遂起一種反動，即倭鏗（Fucken）的精神主義教育說，浸潤於日本人心，產生了人格主義的教育思潮。其後，新理想主義的教育說，即那篤爾普（Nagelp）的思想，乃所謂自由教育說，風靡於日本教育界。但因為此種教育思想進行太速的緣故，所以與實際教育，還未有調和的餘地。在那時所引起的反動，就是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思潮，即杜威（Dewey）氏之經驗教育說。此種傾向，已早由凱欣斯泰那（Kerschenshtiner）所鼓吹的勞作教育，與日本近來所倡道之「技術化的文化。」相為一致。但理想與現實所結合具體文化的發展，與教育思潮，都集中到文化教育說方面去了。

實用主義所貢獻於日本教育界的，當然很大。然而這種實驗方法。若在原理方面，如果不應用直接的、體驗的、全體的生命哲學；那麼，教育不免成為技術化了。技術原理的本身，不能成為生命原理。現在高唱入雲之「勞作教育，」固屬必需；但不單是需要實驗，而且要把「全人教育，」作為原

理之一，應用到勞作教育上面去。易言之，須以生命哲學爲基礎。才發生重要的意義。現在日本所謂歐美化，實含有歐美思想的東洋化了。所以對於文化問題，須首先明白東洋思想，在世界文化上言之，卻是很緊要的事。不特文化現象如是，以文化傳達，文化開發爲主要機能之『教育歷史』的研究，『對於此點，也應特別注意的！』

東洋思想，是包含固有神道，中國儒教，印度佛教等的要素。對於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尤應明瞭日本儒教，及日本佛教之必要，其實儒教也好，佛教也好，都是帶着日本民族性的特色，漸次發展的。簡單地說：東洋思想的根本要素，是包含在日本文化之中，以『大和魂』爲基礎的日本精神，可以說是東洋文化的精華了。

自明治以後，日本一切的一切，雖然受着歐美文化的影響；然而其攝取的主體，還是日本精神，即大和魂。日本思想史所研究的問題，是日本精神及大和魂。在古來數千年間，如何產生？如何發展？如何吸收與改造外來的文化？對於日本前途，負着何種的使命？在世界文化中，獲得何種的地位？這些問題，卻是應該研究的。

所以明治以後的教育史，當然與德川以前的教育史，發生密切的關係。日本教育史之研究，應該從日本建國開始；因為日本教育思想，在過去幾千年間，是繼續不斷地發展，我們不能斷章取義的。

那麼，教育史的研究，在內容方面，為理解教育事業起見，我們主張將普遍的根本思想，與時代的特殊性；教育理想，與教育現實等，治為一爐。在形式方面，為明瞭文化發展之教育機能起見，我們主張應該理解人類文化的全體意義，與特殊個性的發展。這樣辦法，是教育史觀的觀點，包含着教育本質觀的觀點。教育史觀的觀點，其自身就是一種教育思想（教育學說的）觀點。換言之，歷史的理解，其自身就能形成歷史思想（主義）之一。但是，我們的研究，不能偏於一方面；應從各方面去觀察解析，才能說是圓滿完備的。

如果我們要研究全人教育的觀點及其方法時，由於人類相互體驗，相互表現，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內部相互理解（人類理想與人類個性之內部的統一）一個解析的方法。又把各種教育學說，加以內部的理解，攝取其真意，而為之統一組織；使其具體的歷史性，成為組織化，自能與教育

(思想)史觀，相爲一致。那麼，全人教育，是有二重的意義。採用解析方法之教育思想史，自然需用全人教育的方法及其觀點。關於此點，爲著者獨特之方法論；俟有機會，再爲發表。

四 日本教育史時代區分及各時代教育思想的概念

從「教育意思」的觀點，去研究日本教育史時，成爲問題的：第一、這樣「教育意思」由何時代起？在日本文化中，發生了什麼作用？其次，「教育意思」是用何種形式來表現的？這些事情與日本教育史時代的區分，很有關係的，這種時代區分，與政治史，及普通時代史等的區分不同，多半以教育事實作爲區別的標準。然而，教育現象，究爲何物？與其說是教育機關，學校制度；毋寧說是文化傳達的狀況，以至教育方法的表現。

「教育意思」單就心理學方面去觀察時，在此種樸素自然的日本原始生活裏面，是否有教育現象？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普通的觀察，以爲在日本太古時代，看不出有何種教育現象。但是如果我們相信，日本文化，有

其傳統性，則對今日教育文化的發生，應追溯到日本太古時代的思想。如說現在的日本思想，係由古代遺留下來所發達的；那麼，在建國時代，早已就有了文化的胚胎。同樣，教育思想史，有探求古代民族思想的必要。如以檢討日本民族性的發展，進而研究其獨有的教育文化，作為日本教育思想史的問題時，則太古以來所傳下的教育作用及意思，是教育史上的方法概念。

教育起源於何時？應以「文字」普及時為始；教育史也是從那時候開端，此威爾曼之說。沒有文字的時候，即令有之，也不過是為數極少的，可以說是無教育事實之可言。根據日本書記，應神天皇時代，漢籍輸入之時，是文字傳播的時期。（註一）漢字在漢籍傳來以前就有了，但是普及於一般社會時，是在漢籍輸入之後。在太古時代，日本就已有「神代文字」、「阿比留文字」又有「出雲文字」等的傳說。（註二）（關於此說，否定者很多，尤以本居宣長為最力。）（註三）假定就有古代文字，也不過是極有限的一部分而已；對於教育起源問題，不能下肯定的論斷。

（註一）文部省日本教育史略五五、七五等頁。

（註二）落合真澄日本古代文字考；吉田氏本邦教育史概說七八頁及其卷末附錄。

(註三)本居宣長玉力少マカ卷十一，清原維氏日本道德史一九三頁以下。同上，國學發達史三五八——九頁。

有以學校的起源，作為教育的開始，以及教育史的開端者。日本學校之起源，其說不一。(一)有主張在天智天皇時代開始的；(二)有主張在這時代以前開始的；(三)有主張在儒教傳來時開始的。(註)總之，狹義教育的起源論，雖能成為教育史時代區分的一種標準，但不能作為我們教育思想史起源論的根據。

(註)參照文部省日本教育史略五八頁。吉田氏同上。中島半次郎東洋教育史十六頁。

教育思想史，從太古時代就開始了。我們除根據太古的傳說之外，沒有其他方法了。古代傳說，是由後代所整理的，究竟有多少的可靠性，尚屬問題。在原始生活時代，教育現象，不能有自覺的存在，只能看做在自然的原始的生活之中，為無自覺的存在而已。至於自覺的教育時代，可有二重的解釋：——一、是漢字漢學（儒教）的輸入，及佛教傳來的時期；二、是傳說的編纂，或是整理的時代。換言之，就是國史編輯的時代了。

儒教傳來，是皇紀九四五年，即應神天皇時代。佛教傳來，大約在三百年後，皇紀一二一二年，即

欽明天皇時代。這兩件大事，是國史上的重要事實。在教育史上說來，這時期是日本從太古自然的原始的狀態，漸漸地入於醒覺的時代。一切文化發了根芽，狹義的教育思想，由是產生出來，這可以大書而特書的。

國史編輯的時期，就是古事記的撰成，日本書紀的撰成，這是由佛教輸入後約一百六十年的事。前者是皇紀一三七二年，即元明天皇時代；後者是一三八〇年，即元正天皇時代。這個時期，可說是教育自覺時代；在『教育自覺』之中，加入了國民性自覺的要素。當日本受儒佛思想影響之時，教育是崇拜中國，模倣唐制；到了國史編纂時代，日本國民，都能自覺了，教育思想，也加上日本固有的文化。由此約六七十年後，即桓武天皇平安遷都以後，國史編輯，仍然繼續進行；以前所介紹所吸收的佛教思想，到了此時，就有了日本式的佛教，如真言、天台等佛教的出現。在平安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精神獨立的時代，亦即日本文藝創造時期。

此時以後，為貴族的衰落，武士的興起，直至了鎌倉幕府時代為止；此後百年之間，一如歐洲中世紀之黑暗時代。所以，教育思想史，可劃分古代，與中世兩個時期了。

如前所述，日本古代，分爲無自覺時代與自覺時代。無自覺時代云者，就是日本固有精神的胚胎期，或如本居宣長所謂「神道」的時代，也就是日本固有文化的時代。自覺時代，也可以分爲外教影響時代，和國民性自覺勃興時代。

初期（太古）……從神代至應神天皇時代（日本固有文化時代）

古代
中期（上古）……從應神朝至桓武朝以前（外教模倣時代）

末期（中古）……平安朝時代（國民性自覺時代）

自鎌倉時代以後，到戰國時代爲止，爲學藝文化的衰頹期，即日本戰國期，也是政治史上的幕政時代。這個時代，在教育思想史上，有兩種事件，可以記載的：

其一，所謂武士道的發達。武士除受武藝教育之外，且在中央政府方面，獲得有相當的勢力。因此，向爲貴族所獨佔的教育，他們也能分潤了。其時武士所涵養的武士道德，成爲日本「大和魂」的基礎，在日本文化史，與思想史上，所不可輕視的。

第二，就是庶民教育的勃興。武士階級，是由平民漸漸地變爲特殊世襲的階級。武士在一方面，

爲堅苦卓越的生活，開了個性自覺的端緒；在他方面，是爲地方人民一部分的擡頭。以前所設的學校；在相當範圍內，一般人民，也可以入學的，然多爲貴族階級所獨佔。武士之受教育，不會影響到教育場所，及教育制度的改變；但由這時候起，各處寺院，能爲武士，及一般人民，都開放爲教育場所了。

這種情形，繼續有四百年之久，以後漸漸地移到第三期了。武士受了教育，參加中央政府的工

作，獲得重要的地位，即是平安時代的後半期以後的事。嗣後武士，沾染了貴族的氣習，身體日見羸弱，莫能振作，平家一族，卽其好例。自此以後，源氏據有鎌倉，號令天下，是爲中世紀武士道發展時期。尙質實剛健之風，戒文弱萎靡之習，稱爲鎌倉武士道的典範。源氏之後，北條氏亦然。

若把鎌倉時代，作爲中世紀第一期，則室町足利時代，爲武士衰落時期。武士道，本具有日本國民道德的特色，因欲在政治上或文教上，獲得很大的勢力，遂頓改舊觀。此種慾望，實有害於武士道的精華，及主從間的美德，以足利以後爲最盛，亦可以謂之「以下犯上」的時代。武士一旦，羽毛豐滿，竊據要位，不顧主從關係，居然犯上作亂；上則皇室震驚，下則人民嗟怨。而日本之皇室中心思想，與一般庶人之經濟的自覺，遂造成了一個大反動的時期，是爲民衆運動勤王思想發達時期。

要之，中世紀是民衆運動的勃興，與國家思想的高潮時代。例如佛教淨土宗、真宗、日蓮宗、禪宗等等民衆宗教的發生，尤以日蓮宗含有濃厚的國家主義的色彩。然而，此時代的文化，還是充滿着武士道的思想，教育思想，也以武士道爲中心。這可以分爲下列三期：

初期——鎌倉時代（武士道發揚時代）

中世——中期——室町時代（武士道衰頹時代）

末期——戰國時代（勤王思想勃興時代）

中世紀固然是黑暗時代，亦爲民衆化的傾向，與國民道德勃興之過渡時期。前此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德川家康，竟爲時勢所迫，以獎勵學問文化爲自任，暗淡無光的思潮，至此已入於百花怒放之期，也可比作歐洲文藝復興時代。

其獎勵學問之真意，在於宰制天下。所以德川幕府之注意點，不在於出世的高遠的佛教思想，及文弱的文藝思想；而在於倫理的、道德的、實踐的儒教思想。以其能促進國民道德的發達，刺激日本精神的研究，并能激起國學的發展。不但如此，當時幕府，採用鎖國主義，企圖國內的和平與充實，

以謀人民力量的擴張，國民經濟的發展，且使藝術與學問，大大的民衆化了。例如在文藝方面，有各種小說俳諧等的著作，在教育方面，有寺子屋（啓蒙學校）私塾等的創設。要之這是日本過去文化化的百花濺亂時代。教育思想家，及學者紛起輩出，學校制度，燦然大備。德川時代，享受了三百年的太平，無論在日本史上，就是外國史上，也是很稀見的事！這是由於幕府銳意經營，及鎖國主義之所致。

在這時期的階級思想，是很濃厚的。民衆的力量，與各種文化的發達，漸有駕凌武士階級之概！在政府方面，雖然倡道鎖國主義；對於歐美各國，外來勢力的壓迫，已不能抵抗了！可以說因爲鎖國主義的提倡，反映了歐美侵來現象的覺醒。所以，民衆自覺，階級打破，皇室中心主義，歐美思想輸入，成了新時代的產物了。

不過，所謂新時代，就是指明治維新來說的。那時候的教育思想，自然發生了變化。所以把德川時代，作爲教育思想史上的江戶時代。若是因爲近世，教育思想的錯綜，教育制度的複雜，區分爲更小時期的敘述，是很困難的。不如就各種思想的派別去說明，較爲事半功倍。

明治以後，大正，昭和時期，當然是屬於現代的；因王政的復古，皇道主義的提倡；教育方面，與其說是以教育對象的階級來分別，不如說以教育內容的種類去組織。并且完完全全置於國家統制之下了。思想文物，陸續從歐美輸入，遂造成歐美模倣之大觀。到了國民文化，有了確定基礎，則此時代，可稱為日本文化發展時代。茲將現代分爲六期如左：

現代

- 第一期 創業期 五條誓文宣示時代（皇道主義時代）
- 第二期 學制頒佈 教育令發布時代（歐化主義時代）
- 第三期 學校令發布時代（反動思想時代）
- 第四期 教育勅語頒佈時代前後（國民思想統一時代）
- 第五期 戊申詔書頒佈時代 明治末年（國民自覺時代）
- 第六期 大正昭和時代（國家發展時期）

以上時代的區分，僅就大體而言；如從時代思潮的特色看來，可作左列幾種的分法：

一、日本固有文化時代。

- 二、大陸文化影響時代。
- 三、獨立文化發芽時代。
- 四、國民道德興起時代。
- 五、國民道德組織時代。
- 六、國民文化發展時代。

本論

第一章 日本固有文化時代的教育思想

——古代初期（太古）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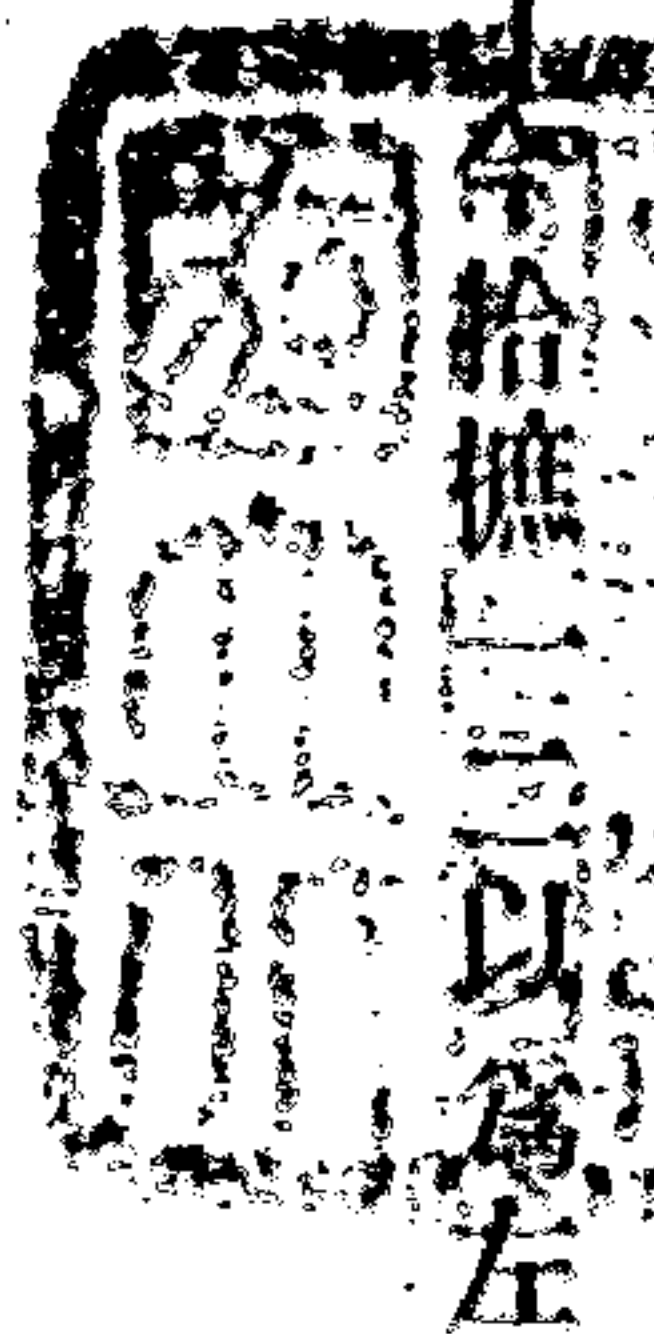
- (一) 日本民族固有的性情
- (二) 在記紀上所發現日本古代的一般思想
- (三) 太古社會狀態及家庭狀態
- (四) 太古的教育思想
- (五) 太古的教育方法及教育內容
- (六) 太古教育思想之現代的意義
- (七) 教育淵源及其意思的傾向

本論 第一章 日本固有文化時代的教育思想



一 日本民族固有的性情

日本民族固有的性情，可以說是現實的、樂天的、直覺的、劃一的。普通說來，日本人之敏銳的個性，比較很差，而富於堅忍性，長於模倣性，能吸收古來外國之文化，而攝取其精華。——關於此點，多以為日本無獨立固有的文化，就是日本人民之缺點，其實不然。太古時代，文化還未發達，國民自己的意識，還未分化；在原始文化之中，有一種宗教意識的活動，形成了自然的原始時代。由向稱爲「瑞穗國」（日本國之別名）之風土看來，能在優美的、豐富的自然之中，表現了樂天的現實的生活。所以說日本沒有固有文化，是毫無理由的，吾們日本人，還可以自誇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世界上，無與倫比。由這樣民族性，產生出日本特有文化，究竟日本民族性，根本上有何種特色？後來有何種發展？要知道這些事情，第一，我們應研究日本太古歷史之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第二，我們要從考古學去研究太古的遺物。這考古學的研究，在世界上，已有很確定的結論了。今拾摭一二，以為左證吧！



據考古學者的研究，由太古的遺物之中，可以考證日本，是阿夷奴日本北海道之土人族與大和族兩族人種居住之所。大和民族，比阿夷奴族移住較遲。日本民族之移住，可以聯想到日本天孫降臨之事。天孫民族，據古事記上所載，是屬於鐵器時代的民族。在此時以前，應該尚有原始日本民族之移住。遠在石器時代，從貝塚墳墓之中，發現了土器與石器等的遺物。如果從阿夷奴族遺物的阿夷奴式土器，與原始日本民族遺物的彌生式土器來觀察，很容易看出日本太古民族的性情。阿夷奴多住在東方及北方，根據研究的結果，知道都聚居在本洲西部的地方；從石鏃的發現，就可以明瞭此事。阿夷奴本係非常勇敢的民族，然自原始日本民族，逐漸征服了這種勇猛的民族以後，遂形成大和民族的統制。由此看來，原始日本民族的特色，不難窺見一二。——一是由以前遺物土器，可以想像出來。阿夷奴式土器的形態，比較堅固，所刻的花紋，多為曲線的；彌生式土器的形態，比較淡泊，而花紋是直線的。這些可以算是牠們兩者的特色。到了鐵器時代，日本民族器具的樣子，與衣服の色調，較為清楚；其次日本民族不滯於物，是富有進取的精神，則優秀日本民族成立之經過，就可以想見了。

富有清潔性質，進取精神之優秀日本民族，在這時候，還沒有文字的創造；世人以爲日本民族，沒有深刻思想，所以不能發明文字，其實不然。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之中，關於太古民族憎惡五官不全，污穢骯髒，死爲不淨等記載，很多很多。這可以證明日本民族清潔的性質，同時也可以說是離開沈思冥想，尊重實際實行之民族特性。

據古事記的傳說，在太古時代，差不多沒有發生不愉快的紛擾，與鬥爭的事情；亦可以證明太古民族的性情，是現實的，而且是極其恬淡的。不但這樣，由古事記的傳說上，還可以看出神人、禽獸等是一律平等，這是很值得吾們注意的事！

在古事記上，所用「貴」字極多，這可以看出日本民族，是優秀的、自尊的，決不是有什麼貴賤尊卑階級的觀念。——研究日本民族的人們，必須注意此事才行！

自恃爲優秀民族，亦可爲注目之點。如後面所述，敬神崇祖，是日本民族思想之特徵；但是敬神決不是冥想的，崇祖決不是回顧的。然而，與回顧古代的埃及，正在改造中的中國來比較，這兩個國家，有許多偉大的紀念品、美術、文物等遺留於後人。那麼，日本民族的現實性，不免是一種缺點以現

在之人爲神，以現代的「親」爲祖先，這種日本民族之現實性，能够使日本民族的歷史，永遠存在於天地間，是不可忽視的事實。

因文明的進步，交通的發展，往來的頻繁，日本民族的偏狹性，所謂島國根性，不能不有所改變了，在此文化昌明的二十世紀，去追溯太古時候的民族性，在思想史上，固然很重要；就教育方法上，對象上，形式上，以及內容上來說，都是極有意義的。所以略述古事記的傳說如下：

（註）以上各點，在石田文四郎：日本國民思想史講話上有簡明的敘述。關於日本民族思想之詳細記載，可參照永井亨：日本民族論（第四章第二節）村岡典嗣：日本思想（岩波講座第四卷）及清原貞雄：日本道德史（總論）等。清原博士於本書本論第一章之日本古代，稱爲「日本固有文化時代」云。

二 在記紀上所發現日本古代的一般思想

記紀（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的傳說，其本身究有多少歷史的事實性，還是疑問，這且不提。此種記紀，是在古代末期所撰成的，非個人空想的產物。卻是古代中期的人們把古來所傳下的思想

撰成所謂語部，爲一種集合精神的產物。所以要窺見古人的思想，根據這種記紀，是很適當的。

記紀所記載的，是由神代至於人代，大概以人代仁德天皇爲終了期。所謂神代，始於天御中主神，神代七代的神，終於伊弉諾，伊弉冉二神。這二神開闢了國土，產生了日的神，主宰天下之天照大神，及月讀尊，素戔鳴尊，更讓位於素戔鳴尊的子孫，主命大國，所以有瓊瓊杵尊的降臨，以至產火火出見尊，顯鷲草葺不合尊，神日本磐余彥尊等。這「尊」係指神武天皇而言。自天皇東征，到建國即位爲止，是由神代至於人代。

神武天皇，有稱爲始治國皇祖，（日本書紀卷五十九）又稱爲始馭天下之天皇，（書紀神代之卷）這可算是日本萬世一系的始祖。當時文化程度，尙是幼稚，日本民族，還未進於自覺時代。民族國家自覺時代，應以神武天皇十代後之崇神天皇爲始。崇神天皇，稱爲所知初國之真木天皇（古事記）在書紀上，稱爲御肇國天皇。是以天地祇共和亨，而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民，天下太平矣。故稱謂肇國天皇也。（日本書紀崇神篇）在歷史上，日本之稱爲食國者，以此時爲始。（古事記傳本居宣長全集卷第三卷一二四二頁）

在教育方面說來，這時還未至於自覺時代。自覺時代，當然是在應神天皇以後時期，那時雖然

說是「無自覺」然而日本思想之發展，已萌芽於此時。我們所應注意的，在古事記上，由國土創生的傳說，可以知道日本的世界觀。

世界觀——太古之日本人民，相信在大洲外，尚有高天原（天界）、常世（人世）及黃泉國（冥土）三界之存在。此種三界，並非如佛教上之「價值等差」觀，乃以現實的、樂天的思想為中心，加上了敬神崇祖的思想罷了！根據神代之傳說，亞細亞人種，有南北兩族；南族建立了優秀的國家，首都即高天原，至天孫降臨之後，大和八洲，共同擁戴天孫為主。（久米博士日本時代史一）這種傳說，在日本人心中，是把現在的世界，與未來的世界，聯為一致，而表現了樂天的觀念。神的概念，在太古時代，是含有「上」的意思，以及優勝的觀念。而神的崇拜，是「現在人的神化」的崇拜。自天孫降臨之後，引起日本人對於歷代皇室的崇敬。（註）黃泉國（冥界）是為伊奘冉尊所司。那麼，陰陽兩界，並無明瞭的區別；生死觀的人生觀，豈不是曖昧不明吧？

（註）參照本居宣長：古學解釋，清原真雄：國學發達史一八一頁以下。

這種人生觀，靈魂不滅觀，沒有深遠宗教的意義。雖可看做人生觀之一種的善惡觀，但沒有深

刻的道德觀念，無非是表現樂天的性情罷了。以生成爲善，以不生成不生產爲惡；（註）此種善惡觀，就是人間的吉凶觀。而所謂罪惡觀、道德觀，都以感情上快不快爲中心，對於生來五官缺陷與天災等等，都看爲是罪惡之一種。

（註）日本神話中，有一段故事說：伊奘諾尊，跑到黃泉國，看見伊奘冉尊奇形怪狀之時，伊奘冉尊大怒曰：「現在我每日要殺一千人，」伊奘冉尊就答應他說：「我每日要活一千五百人，」這可看出日本國民性之尊重生成力，生產力。

總而言之，擁戴了皇祖天照大神，把國土、人民、山川、草木，都以爲是伊奘諾、伊奘冉二尊所生成的。視國家爲一大家族，皇室是國家的一大宗族，君臣是一體的。尊崇皇祖，所以爲善去惡，而祈禱之、被禊之、盟誓之，是太古人民的中心生活，也就是供奉神祇的事情。國家的政治，就是盡這種的責任；所以日本古來所謂「政治」就是「祭祀」，是爲祭政一體的思想。崇的觀念，是日本太古民族，對於各種部落所表現優勝獨立的氣魄，同時也可以表現勇敢剛毅的精神。而太古人民之狩獵生活，在自己保存上，（部落戰爭）是很必要的。所以太古人民生活之二大要素，就是「神事」與「武事」了。此兩種要素，就是太古人民之生活思想，亦卽一種廣義的教育理想。

三 太古社會狀態及家庭狀態

我們在這裏，應該注意的，就是民族制度。由同一祖先產生出來的家庭，都集中於「氏」。『氏』是有本支的、分支的，都是由神及皇室所出的。因有分別尊卑的必要，如是造成了「姓」的制度；『氏』與「姓」是古代社會制度的基礎。此種制度，不限於一家一族，擴張至於日本民族全體，成爲一家，皇室以爲一大家族的皇室中心主義的思想。

『氏』是由『氏神』所管理，『氏神』爲『氏』之守護神。人民崇拜『氏神』去謀血族的團結，職業的世襲，若把這種思想擴大起來，遂成了崇拜皇祖，團結民族的精神。所以日本民族的崇祖觀念，及敬神觀念，是相一致的。而日本人之性情，孝敬父母之心，與崇拜祖先及崇敬神明之念，都是一貫的，『敬神』之念，是指『忠』的思想；崇祖之念，是指『孝』的思想。忠孝一貫，形成了日本國民的核心；對於這一點，與以後所述之教育理想，很有關係。

——氏族除了血族團結作用以外，尚有職業團結之「件」和「部」的作用，是由歸化人及俘虜

所產生的。如神事之中臣部、忌部，武事之大伴、武具之物部，及其他各種工作之玉造部、髯作部、弓削部、矢作部、服部、土師部等等。這種組織，於不知不覺之間，包含了太古教育的內容。

我們如果由日本民族之樂天的自然的性情觀察起來，可以知道氏族制度，所表現之祖先崇拜的觀念，並不是一種敬遠的思想，卻是一種親愛的情感。所以在家庭生活中，親子之間，是極親密的。太古時代，所謂「親」者：第一，是含着「母親」的意義；第二，是含着「祖先全體」之意。男女結婚之時，首先建設房屋，讓其妻居住，男子寄宿於外；生育子女，由母親撫養，并冠以母姓。（註）因此，兒童的教育，受着母親極大的感化。進一步說，究竟古代女子，得到何等地位，這就是女子教育研究的問題了。

（註）參照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第二章第二節。

總之，氏族制度，是太古社會組織之基礎，太古思想之特徵。而此種制度，後來雖因發生弊害而至廢除；然而卻殘留於日本之民族精神，及國家觀念之中。如果由氏族制度，與日本國民道德思想的關係看來，這種制度，一方面固然在經濟上，在思想上，阻害了個人的獨立精神，減少了個人的人

格尊重，然而在他方面，有其短處，也有其長處：——第一，氏族制度，是爲忠孝思想之基礎；第二，氏族制度，是爲仁愛的源泉。家族之愛，異於男女間的戀愛，爲至純至潔之愛。由親子之間，擴大至於祖先全體，更擴大至於社會全體，遂形成了人類之愛。（日本民族之家族思想，形成了世界無比的家族制度。後來由民衆教育所發展的『塾』、『寺子屋』（啓蒙學校）等教育機關，這是家族主義，在教育上所表現的一種事實；第三，氏族制度，發展協同一致的精神；第四，更進而爲鞠躬盡瘁，犧牲自己，大公無私的美德。

（註）關於上述各點的詳細討論，可參考清原貞雄：日本道德史九五頁以下。

四 太古的教育思想

太古之生活思想，就是教育思想。雖然太古人之沒有自覺的教育；然其尊敬神明，獎勵武勇，卻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亦即他們的生活理想。父之於子，長之於幼，無不以此相勉。所以日本古代的教育思想，在尊崇天祖的建國精神；在天祖皇祖建國精神之中，包含了敬神、崇祖、及武勇的精神。

日本有名之「御神勅」中有云：「豐葦原千五百秋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宜爾皇孫，就而治焉。行矣，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矣！」這是豫言了日本國家，是萬世一系的國體。在那時候，還有三種神器，就是：「八咫鏡」、「八尺瓊勾玉」及「叢雲劍」等，後來當作智、仁、勇三德之象徵，這當然是受了中國儒教的影響。遠在太古時代，此等思想，雖然沒有理論的表現；這種具體的三德思想，即是日本所固有的。北畠親房所著的神皇正統記上有云：「其明如鏡，照臨天下，故有八咫鏡；曲妙精緻，宰治邦國，故有八尺瓊勾玉；有不從者，臨之以力，故有叢雲劍。」

神武天皇曾有詔書云：「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使治此西偏。皇祖皇考，乃神乃聖，積慶重暉，多歷年所。自天祖降臨以逮於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矣。」在這裏所謂「養正」、「積慶」及「重暉」的三德，就是天祖建國精神的三大綱目。要之，敬神崇祖（忠孝）及武勇，是數千年間日本民族的生活理想，亦即廣義的教育思想。

（註）上述詔勅，可參照田武鄉，日本書紀註析第二、八三一——八三八及一〇七一頁。

五 太古的教育方法及教育內容——附女子教育

在太古時代，雖無教育之自覺，然而一般社會及家庭中，以自然的無意識的直接的方法，爲教育的實施；尤其是在社會上，所謂「語部」的物語（小說）、傳記，受其直接感化的人，非常之多。教育方法，不過是模倣與示範兩者而已。而此種方法，在原始民族之中，是根深蒂固的；並且強有力之傳統思想，籠罩了這期的日本民族。

在這種思想裏面，是含有狹義的教育內容；生活內容，就是教育的內容。在生活上所必需之醫法、武術、農事等；在神事上所必需之祈禱、演奏的歌文、音樂等；由「伴」或「部」所經營的工藝，（武器工、玉工、造船工、石工、陶工等）程度雖然幼稚，但可以形成生活之內容。（註）這雖無自覺的，無意識的，自然的，但可以說是教育內容的一種。

（註）佐藤誠實編：日本教育史上三四——三八頁，文部省發行。

女子教育方面，不見得有何種特別的教育思想。但是在日本社會上，所謂男尊女卑的思想，是

不是日本所固有的，還須加以研究啦！在古事記上的『國土創造談』載有伊奘諾尊（女神）向伊奘冉尊（男神）說道：『唉美哉男子，』因兩人發生戀愛的結果，由是生下了蛭子；這種戀愛，是由女子方面發動的，還能夠說是男尊女卑吧？所以男尊女卑的觀念，在古事記編纂的時候，由中國所輸入之儒教的思想，決非日本固有的思想。天照大神本是女神，能有那樣的偉勳武功，可以看到日本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並不遜於男子了。

所謂『親』者，不是指『父』，是指『母』而言，也不是一種女尊男卑的思想；不過是母系制度所殘留下來的，沒有地位階級的差別。在教育思想上說，太古時代，男女之間，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分別。

六 太古教育思想之現代的意義

在日本太古時，有一種著名的傳說。是天照大神，因為受他的弟弟素戔鳴尊所侮辱而大怒，避居天岩戶之時；諸神極爲痛心，在岩戶前舉行盛大的音曲舞蹈。遂以燦爛之光，普照天下，這可以表

示日本古代人民的性情，是樂天的、現實的。這種性情，雖然是缺乏了深刻的宗教的哲學思想，然而也可以說是排除了偏狹思想與病弱思想，謳歌具體的文化，而為健全的發展。在上古時代，有中國儒教、印度佛教的輸入，雖在日本文化上，有很大的貢獻，然而日本對於外來文化之攝取吸收，決不是囫圇吞棗的。因此，佛教漸次變成日本式的佛教了，而且儒教也形成了日本的國民道德。更進一步說：儒教的精神，是在於修身治國平天下；佛教的真髓，是在於大乘。然而日本民族，既不採取奇怪的幻想的中國儒教；又不採取冥想的神祕的印度佛教。儒佛兩教的真文化，到了日本之後，才得發放燦爛之花！

現實的樂天的性情，成爲自然的忍耐的性質，而表現之；所以處世的方法，文化的吸收，均可決定全體包括的態度，而且與現代日本民族思想發展之中心特徵，相爲一致。然而中心特徵這句話，發生了種種議論。著者卻認爲是對於文化之活潑的全人的方法觀。由教育思想上看來，具體的文化教育思想，雖爲現時所盛倡；但在太古時候，已包含着種子了。

太古的教育思想，即一種敬神崇祖之念，是不隨時代思潮而變遷的；無論在表面或在裏面，都

不斷地繼續着，直到現代初期爲止。在明治大帝教育勅語之中，很明瞭地可以看出這一點是根源於日本國體，日本國民道德，而與日本教育本質相發生關係；同時包括了日本教育史觀之根本問題。以下關於此種問題，當有詳細討論的機會。

日本人之武勇精神，可發現於中世紀鎌倉時代以後，武士道之中。武士道，自然是國民道德之一種特殊現象。雖其淵源，與太古的思想不同；然而對於日本國民性之武勇精神，完全一致。武勇精神，在明治時代，大事涵養，所以中日、日俄之戰，日本大獲勝利，而這種光輝燦爛之武勇精神，在日本國史上，固足可欽可喜；同時，在現代教育思想史上，也應該注意的事實。

在無自覺教育之太古時期，教育方法，以及狹義的教育事實，是不足觀的。以皇道爲中心之現代教育思潮看來，神道的太古思想，自有其本身之意義及其價值。

在這裏尤應注意的，就是女子教育的問題。日本風俗，女子地位比男子較低，所以在教育上，也有男尊女卑的思想。然而自中世紀以來，因婚姻制度的改變，女子出嫁，尤其在武士階級發展的時代，男子是站在社會上重要的地位，武士往往因政略上的關係，而行婚姻。因此女子成爲外交政策

上的一種工具同時復受儒教『三從』、『七出』（註一），以及佛教『五障』（註二）思想之影響，遂弄成此種男尊女卑的結果，以德川時代爲最甚。到了現在，此種風俗，還存在於一般社會之中。但在太古時代，并無男尊女卑的事實。例如：皇祖天照大神之崇敬女神，神功皇后之建立豐勳偉績，可見女子的地位，并不遜於男子。當日本文化新興之時，因文藝之發達，女文學家之風起雲湧，直至室町時代爲止，女子在社會上，在家庭上，還是保留着高貴的地位。現代是日本婦女解放的時代，那更不必說了。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追思往古，矚望將來，心弦爲之震動了！

（註一）三從：一、未嫁從父；二、既嫁從夫；三、夫死從子。七出：古之出妻之條件，無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盜竊五也；妬忌六也；惡疾七也。

（註二）五障：是佛教的思想，女子不得爲：一、梵天王；二、帝釋天；三、寶玉；四、轉輪聖王；五、佛身。

七 教育淵源及其意思的傾向

太古時代之生活思想，就是教育思想；此種說法，含有兩義。在實際方面言之，表示教育，尙未至

於自覺；在理想方面言之，真的教育，即是教育思想能與生活思想相爲一致。因此我們應該去追溯太古民族之生活思想。在太古民族生活的（教育的）思想之中，當然是包含了應有教育的思想；更進一步來說：太古教育思想，有了現代的意義，就是教育即生活。日本現代國民的精神，若使能夠以古爲鑑，可爲將來進行的指針。日本教育史，如果也照這種方法敘述，那更有意義了。

把日本精神加以哲學化，是很重要的事。古今以來，有許多神道家，國學家，去研究這方面的問題；著者以爲沒有多大關係，所以略而不說，然而在自覺教育時代以前，有回顧古代精神的必要。

日本民族，據古事記所說，是由多數種族所混合成立的；這種混合的原因，是由於有了優越中心種族的神統。最初日本民族，是神武天皇，在橿原建造宮殿，創立帝業，爲萬世一系的開端。我們如果追溯日本過去的歷史，就會明白民族生命之歷史性，是由歷史性所造成。如果我們追溯過去的歷史，固然會了解日本民族生命的歷史性，亦能體驗歷史的生命性。此等永遠思想，由「天壤無窮，萬世一系」的事實，可以表示之。如上所述，日本皇室，是國家之一大宗族，由「氏」姓，擴大爲一國家。「氏」在古代，解釋爲「血統」之義，而這血統，永遠能統制國家，是爲日本人民所希望的。這

種希望，是爲日本民族生命內存目的而活動；而這種生命，自有其歷史性。因能決定歷史之終極目的。所以又有生命性的。

（註）千葉命古萬世一系的哲學與天皇即位史論中第五頁。

日本民族的存在，是有統一融合的統制形態；而這種希望的存在，是爲歷史發展的生命形態。所以這種調和融合，是純美的；國家理想，是真正的，日本民族，是至善的。所以日本太古之教育思想，是爲真善美融合的思想。由統制立場說來，是有悠久深厚的建國精神，由臣民希望說來，是有克忠克孝之報國精神。教育勅語中的教育淵源，卽在於此。

（註）在皇祖建國精神之中，有「養正」一事之記載。神武天皇，在橿原頒布詔旨有云：「……上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弘皇孫養正之心。兼六合以爲都，掩八紘以爲宇，豈不善哉！」所謂養正云者，據神話傳說是無種族的偏見，無私曲的惡意，此爲橋惠勝的考證。融合同化各種複雜的民族，建立光明正大的國家，是爲真正至善純美的建國精神。（參考橋惠勝日本古代思想史三七頁以下）

日本民族的意識，以皇室爲中心觀念所發展；此種意識，當然以保存皇位之神聖爲理想。如果教育淵源，是如上面所述；則日本教育思想，是太古精神理想所培養之「國體精華」了。然而，在事

實上，教育思想，是由民族歷史，與民族精神造成種種教育的特點，而且帶着各時代的色彩。教育意識，在上古時代，能成爲自覺的，因爲是與太古生活精神，分道揚鑣；所以生活與教育，在觀念上，是分離的。日本文化，既有了種種狀態；那麼，教育思想，自然有各種的傾向了。

茲於本章之末，敘述日本太古的語言。日本語言與文字，有直接的關聯；這種文字，本來是借用於中國的，而且應用較遲。我們最初傳達彼此意旨，僅以音聲。所以日本國語，本來是有音聲語；記紀所載，在古代時以口相授，是由語部所傳下的。據國語學者所說：日本國語，有極美之調律，傳意表情，非常便利，所以沒有文字之必要。這些說法，是否可靠，尙有問題。但在記紀上所有歌謠的音聲，實在有相當的調律。所以說日本歌謠文學的存在，是由太古時代開始的。（在記紀上，所有的歌謠或歌謠的白調，可看爲日本最古文學或純文學；然而未必有文學的價值，例如日本武尊之「新治渡筑波，而三宿乎」的歌，從者和之，爲以「九夜而十日，其流連而忘返」，遂發展而爲後世日本特有的「歌謠」。此種歌謠，並沒有文學的價值；不過是隨口唱出，村夫牧童，都能上口，是一種民衆歌謠而已。在此種歌謠之中，可以窺見當時民衆的思想。所謂當時民衆思想，不過是敬神崇祖的觀念罷了。

如果從文藝方面說到『歌謠』的話，那麼，應該始於『萬葉集』之前後時代。要之，日本歌謠民謠，應該從音樂上加以研究。讀者可參照小牛村清矩：歌舞音樂略史及玉川學園所出版之兼常博士的母親的音樂等。

語言之韻律音調，暫置勿論；對於語言本身，在民族的存在上，又有種種研究的問題。據人類學者說來，『語』的性質，可以決定民族的起源。所以國語學者與國文法學者，予以繼續不斷的研究。（例如木村鷹太郎，曾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太古史。所謂『氏』是含有日本民族之血族的根幹，本源的意義，不僅在發音上與希臘語『烏齊亞』相通，即從本源的實體的意義上說來，也是相同的。日本及希臘兩民族的性質，由現實的活動的方面看來，多為一致的。其他各種語言，無論在意義上，在音聲上，都有類似之點。在神話中所表現歷史的意義，也是相通。這可作為兩種民族，有同一起源的解釋。語言可以決定人類在世界上的地位，換言之，語言可以表現人類生存的方法。那麼，由民族語言之性質，可以了解民族性質的存在；對於語言學，及人類學，是一種極重要的方法了。此與本書無關，擱置不談。但說到日本國語的性質時，外國語文法，表示動作之『時』，共有六種形式；然而

日本語法，較此更爲複素，非「時」所能表現的。日本古代民族的科學思想，雖然幼稚；然在國語上可以表現民族固有的存在意識。例如「數」之觀念，沒有正確的十進法及其他更進步數學的觀念。（當然在記紀之中，也可看到「十握劍」、「八拳毬」或「八百萬神」這樣數的觀念；而關於時間空間的觀念，更爲幼稚。在太古的人生觀、生死觀、世界觀，都可以看出來；尤其是對於自然的認識，更爲可笑，現可不必贅述。在此種時間空間觀念之中，卻包含了時間是「永遠」的，空間是「無涯際」的現實觀念。

「實在」與「現實」是相同的，這種觀念，與「萬世一系」、「天壤無窮」的思想，相爲一致。「萬世一系」雖是含着超時間的絕對的永遠的觀念，同時又與現實時間觀念相結合。所以日本民族，是有一種優越神統的統制形態。「神」是現代人神化的意思；這種觀念，嚴格地說，是相矛盾的。然而日本民族時間觀念，與其是將過去、現在、未來之時間，作爲直線進行去說明的話，不如說以「圓」形爲中心，爲無限的廣闊深厚化。（把這種思想，去解釋古事記中的「中今」思想，是有用處的，山田孝雄曾有詳細說明。）這種觀念，在「大和國」（セマト）名稱上，可以表現出來。試把

「大和國」三個字分析來說：「大」有「益加」之意，「和」有「圓滿」之意，「國」有「初基」之意，即「國家益加圓滿發展之初基。」

由上所述，闡明了日本民族思想的特性，及日本國體的精華。一方面可以認識日本民族思想的特性，及日本國體的精華；一方面可以認識日本教育淵源的所在，同時也可以洞察將來日本教育的方針。而日本教育史，當然也要循此道而行了。

第二章 大陸文化影響時代之教育思想

——古代中期（上古）的教育——

- （一）儒教佛教兩種思想的傳來及教育上的影響
- （二）聖德太子的教化事業
- （三）大化改新及大寶令事業
- （四）上古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
- （五）上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由理想的見地說來，太古教育思想，已如上述；但由事實的見地說來，原始時代的各種事業，未免太幼稚了！在此思想幼稚時代，遂有儒教佛教之輸入；最初雖係模倣時代，漸漸地經過日本民族同化力的融解調和，到了最後，成爲日本獨立文化之期，就是這裏古代中期的問題了。

一 儒教佛教兩種思想的傳來及教育上的影響

儒教的傳來，同時是漢學的輸入。漢字的傳播，是表示日本文字的普及。儒教的傳來，是在應神天皇第十六年，皇紀九四五年，在應神朝，百濟王阿直歧來朝，奉獻良馬之時，因天皇之垂詢，推舉百濟有名學者王仁以應。未幾王仁渡日，獻論語十卷，及千字文一卷，并命皇子菟道稚郎子就王仁學漢籍，這是儒教之傳來，及文字傳播的開始。（日本書紀）（在古事記上阿直歧作爲阿知吉師——參照文部省藏本，佐藤氏編：日本教育史上，第三篇三三——六八頁）。

有人以爲在此以前，爲漢學輸入時期者。要之，儒教講習時代，當以應神帝的皇子菟道稚郎子爲始。其後，在應神帝時，中國後漢靈帝之孫，阿知使五，偕子都加使五，以及秦始皇帝後裔弓月君，均率其民，來居日本。王仁之子孫，向居河內，稱爲「西文氏」；阿知使五之子孫，向居大和，（日本）稱爲「東文氏」，是爲「東西史部」，均以文學，歷仕於朝。以後山百濟（朝鮮）來朝者，有許多織工、鞍工、畫工等人（雄略天皇時代。）內有五經博士段揭爾（繼體天皇時代。）以及醫博士、易博士、

曆博士等人（欽明天皇時代。）這樣，日本漸與中國信使往返，且派多數學生，留學中國。

（註）儒教講習，始於稚耶子王一事，可參照岩橋氏日本儒教概說本章第一章一及二。

儒教是孔子，集其大成之道德說、倫理說；在『論語』上，以仁義禮知信爲信條，演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種道德哲學。詮釋其義，是以『仁』爲最高理想的人類教育，而爲儒教的精神。『仁』或作『仁義』(humanity and justice) 或作『仁愛』(benevolence) 或作『仁慈』(generosity)；或作『仁勇』(human bravery)。要之，仁的教育，就是一種人格教育。

日本上古思想界，尤其是教育思想界，究竟受了儒教多少的影響呢？由我們看來，儒教所謂『禪讓征伐』的思想，就是『有德者王』的思想。雖然在根本上，不能與日本國民道德，相爲一致；然由實踐道德方面說來，卻與日本民族性相同。這種儒教的影響：第一，是因文字的傳達，成爲日本狹義的原因；第二，是四書五經等經籍，形成後來日本狹義教育的內容；第三，浸潤於日人心中成爲國民道德思想者，則有三種神器，視作智仁勇之象徵，有了論理的根據。在政治方面，演出仁德天皇的仁德仁政，在學問方面，形成與神道合體的日本儒教，以及漢詩漢文；其影響於日本文藝思潮者

甚大。

復次，就是佛教思想方面。依據古事記上所說，在繼體天皇時代，（第十六年，）由南梁之歸化人司馬達等，在大和國傳佈佛教，塑造佛像；然而正式在日本宣傳佛教者，乃在欽明天皇第十三年，皇紀一二二二年是也。佛教本來是沈思的、冥想的；教義是超世間的來世的。所以，與自然的、現實的、進取的、活動的日本古代人民的性情，卻是鑿柄不入。但在當時，為政治文教中心之聖德太子，既係熱心佛教徒，以非常提倡獎勵的結果，遂普及於一般民衆，所以影響很大！

第一、聖德太子，在法隆寺，設立學問所，下命僧侶研習，是為日本「學校」的開始。其後僧空海，在京都設立綜藝種智院，是為日本國民教育之濫觴。鎌倉時代，以寺院為教育的場所，成為後來寺子屋教育的先聲，這些都是佛教，對於日本狹義教育的影響。

第二、當日本古代國民知識，尚在幼稚時代，對於思想界，予以深刻印象者，除日本神道之外，尚有「本地垂跡說」、「山王神道」、「西部神道」等。（詳見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第三、日本國民生活，是由現世的樂觀的，轉變為來世的、冥想的、絕慾爭，而為慈善惻隱之心，宗

教精神，極爲濃厚。

第四、鎌倉時代以降，又有新佛教之興起，對於民衆教育，發生極大勢力；尤以禪宗與日本武士道發生密切的關係，形成了日本的國民道德。

第五、因寺院及佛像的建立，遂使日本美術界，在世界上有相當的貢獻。此外，因信仰佛教，所發生皇室的偉大事績，與名僧的社會事業，不勝紀述了。

三 聖德太子的教化事業

當代初期文化，全以聖德太子爲中心，尤其是教育文化。所以聖德太子的事業，可以代表當代初期文化的內容了。

由太古所傳下的民族制度，因國民血族的團結，土地的私有，及職業的世襲等等，遂釀成了政治上及文化上的弊害了！大民族兼併小民族；佔領廣大土地，漸至欺凌朝廷。大民族間，因勢力的爭奪，發生政治的紊亂；而且職業的世襲，阻塞人材的登進，文化的發展。一般民衆，鑒於世衰道微；望治

之殷，莫可比擬。其能除舊去惡，改風易俗者，是爲聖德太子。茲述其事業如下：

第一、在行政上：（1）冠位的制定，（2）憲法的頒布，（3）人材的登用，（1）（3）兩項，因與教育無關，略而不述。至於憲法的制定，是爲日本法律制度的發源，其內容與今日憲法不同，爲一種國民道德的訓誡，是爲倫理的規範。特錄於次：

十七條憲法

一曰：——以和爲貴，勿忤爲宗。人皆有黨，違者甚少。是以侮辱君父，欺壓隣里，然上和則下睦，事諧則理通，尙有何事而不成乎？

二曰：——篤敬三寶。三寶爲佛、法、僧，卽人生之終歸，萬化之極宗。無論何世、何人，鮮有不遵此法者。人皆可以爲堯舜，教之從善如流，不以三寶，何能直枉乎？

三曰：——受詔必讀。君以天爲則，臣以地爲法。天覆地載，四時順行，萬類通達。欲立於世，自美其身，從君命，則上行而下效，故受詔者必慎，不謹則自敗。

四曰：——羣卿百寮，以禮爲本。治民之本，要在於禮。上無禮則下不齊，下無禮則必受罰。是以君

臣有禮，則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則國家自治矣！

五曰——絕慾棄私，斷獄聽訟，訴訟之事，日有千端，一日尙爾，況一歲乎？今之有司，以忘義而嗜利，受賂聽讞，有財之訟，如以石投水，無財之訟，似以水覆石。是以民則不知所由，臣道因此而虧矣！

六曰——懲惡勸善，古有良規，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使佞奸詐之人，足以覆邦國，害人民，以其挑撥誹謗，無所不至。有人如此，對君爲不忠，對民爲不仁，是爲大亂之本。

七曰——人各有責，不可濫任。任惟其賢，政聲以起；邪慝在位，禍亂卽至。生知者少，克念則聖；事無大小，得人則治；時無緩急，逢賢自寬。國以永寧，故古之聖王，爲官求人，不爲人求官。

八曰——咨爾羣僚，早朝晏退，公事未畢，繼以終日。蓋晏朝則廢時，早退則廢事。

九曰——信乃義之本，凡事必信；善惡成敗，要在於信。羣臣守信，果何事不成？羣臣無信，則萬事皆敗。

十曰——絕忿棄瞋，不怨天，不尤人；人皆有心，所見不同。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非至聖，彼非至愚。皆爲凡人，孰能定是非曲直之理？人有賢愚，才有高下，輕於責人，重於責己，我雖有得，善同人

同。

十一日：——明察功過，賞罰必當。今者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非其所宜。羣卿百寮，賞罰務明。

十二日：——司庫僚吏，勿行聚斂。國無二君，民無二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惘爨在抱，安敢重斂百姓乎？

十三日：——凡爾臣寮，應知職掌所在。勿以疾病而廢職，勿以私事而害公。

十四日：——羣臣百寮，勿相嫉妒；若我嫉人，人亦妒我。嫉妒之患，不知所極。知有勝於己者，則不悅，見才優於己者，則嫉妒。不知五百年遇一賢易，千載得一聖難，若無聖賢，國何以治？

十五日：——先私而後公，是爲臣之道。凡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有異；有異則以私害公，憾起則違制害法。凡爾百寮，上下和諧。欽哉！

十六日：——使民以時，古之良訓；農事既畢，使民是宜。春秋爲農桑之節，不可使民；苟無農將何以食？若無桑將何以服？

十七日：——百事勿獨斷，宜與衆共之；小事尙可自爲，大事必與衆議，庶理得而事通！

太子是熱心佛教的信徒，同時又受儒教思想的影響，在憲法上可以窺見。關於太子思想的分析，俟諸後章；至於太子的事業，尚有左述數種：

第二、佛教的獎勵。太子親向天皇講解經典，除著述勝鬘法華、維摩三經注疏以外，還盡力於營造飛鳥的法興寺，難波的四天王寺，大和的法隆寺等，此為世所共知。佛教輸入，對於日本民族精神的影響，即所謂信仰思想的美化。其不良的影響，就是思想的惡化。太子之佛教獎勵，對於日本文化發達上，有很大的動力及內容，已為世人所熟稔，勿庸贅述了。

第三、在教育方面的功績是：（1）學校教育的開始；（2）學問的獎勵；（3）設立法隆寺學問所；（4）編修國史與遣派學生留學中國。所以使日本學術一方成為國家的（如國史年代的決定等）；他方成為國際的。（如派遣留學生是。）

現在再討論十七條憲法的特色吧：第一、佛教的獎勵（憲法第二條）；第二、政治社會的訓誡，（憲法第一、十、十四、十五等條）；第三、皇室中心主義乃皇道思想（憲法第三、七、八、十二、十三條）。所以聖德太子，盡力於儒教思想的普及。所說君臣之義，則常言「古之聖王，」「得聖賢以治國，」

帶有儒教的色彩。第三條所謂「君以天爲則，臣以地爲法」係表示有絕對的、原則的解析，而不爲價值見解所限，儒教思想，容易養成社會的階級性，而聖德太子，以爲民族制度，亦有此等缺陷，亟欲匡正之。

因佛教思想影響，雖有「篤敬三寶」之言，決非輕視國神祭祀之意。——當太子爲攝政殿下，贊襄推大天皇之時，天皇十五年有詔云：「朕聞昔我皇祖天皇御世之際，敬神鬼，祀山川；是以陰陽和造化諧。今朕卽位，罔敢或怠。故爾羣臣，宜竭心盡力其奉祀之。」由此看來，日本國神，是永遠看做統治之神。

總而言之，聖德太子，係獎勵佛教及儒教思想調和，而建築了國民道德的基礎。日本民族傳統的文化，可以說是走上世界生活的第一步了。至於派遣隋使及留學生等事，實具有偉大眼光。惜哉，以四十九年而薨，噩耗傳來，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

（註）關於聖德太子事業，可參考日本紀太子傳曆等；簡明的，可參看石田文四郎：日本國民思想史講話（三三—四頁）詳細的，可參考橋本勝：日本古代思想史（本論第一章）清原博士：日本道德史（本論第三章）等。

三 大化改新及大寶令事業

聖德太子事業的中心，在於改革氏族制度的弊病。此種改革精神，約二十年後，孝德天皇的時代，有中兄皇子與藤原鎌足兩人，繼承遺志，而爲大化的改新。

大化革新的立要事項：(1) 將氏族私有土地，改爲人民公有；推翻封建制度，確立中央集權制。(2) 確立地方制度，整理戶籍法，班田收授法，租庸調稅制等。此種政治改革，由歷史方面看來，有兩要點：第一、因氏族制度的改廢，解放了一般民衆；第二、因中央集權制的確立實現了，皇室中心主義。由教育史上看來，也有兩點：一、因一般民衆的解放，開了普通教育的新路；二、因皇室中心主義之實施，遂有教育思想之自覺。

聖德太子，派遣學生，往隋朝留學之時，則有小野妹子；(推古十五年)翌年，妹子歸國，隋派裴世清以報之。同年世清返國。妹子又以大使資格往隋；同時偕往者，有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儒新漢人僧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及新漢人廣濟等。自王仁歸

化後，三百二十餘年之間，爲中國學術研究最盛之時。學生僧旻，留隋二十五年，玄理三十三年。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僧旻及玄理，都稱爲國博士，在日本紀上都有記載。這裏所謂「博士」與大寶令學制上之「博士」（助教）或有不同。然而設官治學，當以此時爲始。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僧旻及玄理并爲國博士。此時大學國學，尙未建立。國博士云者，卽有皇國博士之義。設文學之官，始於此時。僧之參與學政，亦始於此。（文部省版佐藤誠實編：日本教育史上册三七頁）

中大兄皇子卽位，而爲天智天皇之時，始設大學。以百濟歸化人僧詠爲大學頭（校長）以百濟人鬼室集斯爲學職頭（教務長）招收博士學生，開始受業。——這可說是普通教育學校設立之始。但此時的學校，是否能看做「大學」尙屬疑問。不過，在天武天皇時代，「大學」名稱多散見於古事記上，是當時已有「大學」的存在了。天武天皇，天智天皇，盡力於文化事業，在國都設立大學，在地方設立國學。然在教育史上，極堪注意的，是在特統天皇，與文武天皇之間，大寶律令之頒佈。大寶律令，是忍壁親王及藤原不比等所制定。在大寶二年所施行。當時之政治組織，是模倣中國的律令格式（「律」卽刑法，「令」卽其他之法令）此種律令之一部，包含了「學令」。學令之中，

有「大學」及「國學」之種種規定。大學在京都，國學在各地地方。在九洲有六處的國學，集中於一太宰府，稱之爲「府學」。（府學又名爲「學業院」——文部省日本教育史上册八三頁）在學令規定以外，有典藥寮、陰陽寮、雅樂寮等，爲各種特殊技術養成機關。

大寶令學制，雖是模倣中國；然而日本古代，竟有了這樣完備的制度，且爲日本具體學制發布的嚆矢，殊爲可喜。奈良朝時代，完全實行此種學制。現將此種學令概述如左：

學令——凡二十二條（令義解第十一）

（1）凡博士助教，皆取明經堪爲師首；書筆亦取業術優良者。

（2）凡大學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爲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聽。國學生取郡司子弟爲之，並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聰伶者爲之。

（3）凡大學國學，每年春秋二仲之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孔宣文，其饌酒明衣所須，並用官物。

（4）凡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於其師；各布一端，皆有酒食，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入助教。

(5) 凡經、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之。

(6) 凡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註；尚書孔安國、鄭玄註；三禮、毛詩、鄭玄註；左傳服虔、杜預註；孝經孔安國、鄭玄註；論語鄭玄、何晏註。

(7) 凡禮記、左傳，各爲大經；毛詩、周禮、儀記各爲中經；周易、尚書各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內通一經，小經內通一經；若中經即併通兩經；其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通一經，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孝經、論語須並通。

(8) 凡學生，先讀經文，通熟，然後講義。每句放一日，放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三言，講者每二千言內，問大義一條，總括三條，通二爲第，通一爲及，全不通，掛量決罰。每年經，大學頭助國司藝業優長者試之，試者通計一年所受之業，問大義八條，得六以上爲上，得四以上爲中，得三以下爲下。類三下，乃在學九年，不堪貢舉者，并解退。（其從國向大學者，年數通計，服闋重任者，不在計限。）

(9) 凡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每受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

(10) 凡博士助教，皆計當年授講多少，以爲考課等級。

(11) 凡學生，通二經以上，求出仕者，聽舉送，其應舉者，試問大義十條，約八以上，送大政官。若國學生雖通二經，猶情願學者，申送式部，考練得第者，進補大學生。

(12) 凡學生，雖講說不長，而嫻於文藻，才堪秀才，進士者，亦聽舉送。

(13) 凡算經、孫子、五曹、九章、海島、六章、綴術、三開重差、周髀、九司，各爲一經，學生分經習業。

(14) 凡國郡有司，解經義者，卽令兼加教授，若訓導有成，卽宜進考。

(15) 凡書學生，以寫書上中以上者聽貢，其笨學生，辨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海島、用髀、五曹、九司、孫子、三開重差各一條。試九，全通爲甲，通六爲乙，若落九章者，雖通亦猶爲不第。其試綴術六章者，准前綴術六條，六章三條，試九，全通爲甲，通六爲乙，若落經者，雖通六，亦猶爲不第。其得第者，劍法，一准明法之例。

(16) 凡學生請假者，大學生經頭，國學生經所部國司，各陳牒量給。

(17) 凡學生，自非行禮之處，皆不得輒使。

(18) 凡學生在學，不得作業及雜戲，唯彈琴習射不禁。其不繼師及一年之內，遠假滿百日者，並解退。

(19) 凡學生，年二十五以下，遭喪服闋，求還入學者聽之。

(20) 凡大學國學生，每年五月放田假，九月放授衣假。其路遠者，仍斟酌量給往還程。

(21) 凡學生被解退者，皆條其合解之狀，申式部下本貫，其五位以上子孫者，限年二十一，申送太政官，准蔭配色。

(22) 凡學生，公私有禮事處，令觀儀式。

(註) 以上是採取日本教育文庫(學校篇第一頁——四頁)所記載者。第一敘述大學教官的資格。第二敘述大學學生的資格，以及學校或學生儀禮(第三、四等)。對於東脩之禮，解作「東脩脩脯，即十束脯也」之義。(係天長十年，清原夏野等所撰)東脩是中國上古的禮儀，爲當時士以上始相見時所送之贄。(即奉朝廷或神明之禮物)東脩，即十脩之脩，作爲學生入門之禮。教授內容(第五、六、七等)教授方法(第九、十、十二、十三等)試驗方法(第八、十一、十四、十五等)則及其他規定，見於學令之中。但還是極簡單的，其後加以修正，成爲延喜式的大學式，則內容更爲詳細了。

大學組織：

事務官——頭、助、充、屬。

教官——明經博士、明經助教、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依照大寶令的解釋，則有「案職員令，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云云。又音博士、書博士、算博士各二人。——文部省日本教育史上册八七頁。）

學生——資格（參照右學令第二條）

定員四百名。

學科——明經道（專攻經濟、政治學）紀傳道（後改爲文章道、歷史、文章等科。）

明法道（法律科。）

算道及書道（書學。）

教授法——以漢文爲主，以暗記爲旨，採用試驗制、體罰制等。

國學制度：

屬於國司的支配。

教官——稱爲國博士，係指國學數處教官一人而言。

學生——數隨國之（各地方）大小而定；大概規定大國四十人，上國四十人，中國三十人，下國二十人，年齡同大學。

資格——以郡司之子弟爲主，有時亦許庶民子弟之俊秀有才者入學。

諸寮：

典藥寮——以修習醫學爲主。

科目——醫學科、按摩科、針科、呪禁科、藥圓科，其他爲產科、女醫科等。

陰陽寮——修習占道（陰陽道）、天文道、曆學等。

雅樂寮——文樂、武樂、雜樂等。

以上三寮之中，以雅樂寮爲最盛。此爲表示日本民族，由太古時代酷嗜音樂，亦即預示平安朝時代主情主義之來臨了。

（註）「關於上述各節，可參照文部省佐藤誠實：日本教育史上，八〇——一〇二頁及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第三章第

三節以下。』

四 上古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儒教思想的傳播，氏族制度的改革，中央集權制的實現等。是促成社會制度的發達變遷；在社會教育及國民教育上，有重大的意義。這些事實，有影響於教育思想上，已如前述。現在尚須說明的，是國史的編輯，佛教的社會事業，及公開圖書館的建設三事是也。

國史（古事記及日本書紀）前者是天明天皇時代太朝臣安萬侶撰錄神田阿禮所誦之帝紀舊辭；後者是元正天皇時代，由舍人親王及安萬侶、紀清人、三宅藤麿等所撰成的。此種撰述，係記載日本皇室的本源，建國精神的真髓，歷代的偉功勳業；然對於後來國民教育上，有莫大的影響。

社會之慈善事業，有聖德太子，光明皇后所建設之『卑田院』、『施藥院』，皆盡力於平民之救濟事業。聖武天皇在各地地方建立國分寺，以國師擔任教育事業。當時『國學』，雖說是地方上的普通教育；然以上流社會為限。幸因國分寺的建立，地方人民的教育，更為普遍化了。

圖書館的設立，就是指石上宅嗣的芸亭而言。這是日本公開圖書館之權輿。

在當時教育界，一方面組織完整的學制；他方面，將教育思想普及於一般社會。然其實，文字的傳來，爲時未久，學術的研究，全以漢籍爲主。在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尙有很大的鴻溝。但因信仰佛教所發生之各種慈善事業，在民衆感化上，比較的佔着優勢。不過對於知識幼稚之民衆，教育思想，未能發生直接的影響。所以宅嗣的圖書館，還未能招致多數國民的閱覽（文部省同上日本教育史上七九頁。）

家庭教育——在那時一般民衆，對於教育意識，教育自覺，還未十分透澈；所以家庭生活，與太古時代所見的，并無多大的不同的地方。夫婦同居的習慣，在那時雖然有了萌芽，但多半還是分居。所謂「親」者，是說「母親」，「子不冠父姓」（有冠以乳母的姓者，）還遺留着母系中心的痕跡。雖有大寶令制定一家之主，應爲其「父」，然而在社會上，未能遵守此種法令。

當時教育思想之發展，與文化革新之勢力浸潤於上流社會；而貴族階級之家庭教育，頗能按步就班。家庭教育的科目，多爲漢學、詩文、書道、音樂等。在教育思想之理論方面，與政治道德的實踐

方面，在此時代，多半是模倣中國；貴族階級，多半傾向於文學的文藝的研究。民族固有的精神，集中於表情寫意的文藝。在古事記及日本書紀之中，可以發現日本固有文學的歌謠，而在奈良朝，所謂奈良朝文學，開放了燦爛之花；由桓武天皇平安遷都以降，貴族文化，日益發達，直造成所謂文藝思潮之黃金時代。

五 上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上古時代，一般民衆思想，極其幼稚；所以教育對象，限於貴族階級。換言之，當時教育，以養成官吏爲目的；治者階級，在相當程度上，與被治者階級，發生密切的關係。故著者欲將支配階級的思想，與一般民衆的思想；復將當代的思想，與後代的思想，參照研究，去探討當時教育思想的傾向。

上古思想的特點，在於治者階級；與民衆階級間已無思想的隔膜。治者階級之政治經濟及藝術文學等思想，均有了變遷進步。其感受外教輸入的影響，更不必說了！

「皇室臨下以和，」
「人民事上以敬，」
這種太古的思想，因時勢的發展，發生了鉅大的變化

了。卽氏族制度之弊病，形成貴族社會，卽權力階級之產生。這種階級，既成了治者與支配者，於是把向來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的人民，發生了惡感。例如上古初期之蘇我氏，曾引起民間的惡感，而急切好利的思想，把現實的樂天的日本民族精神，一掃而空了！

聖德太子，鑒於時勢之必要，發布十七條憲法。內中指摘人民德性之墜落，與國司郡守的溺職。不幸皇天無親，太子早世，孝德天皇屢領詔旨，諄諄告誡，可謂能繼志述事了。（參照石田文四郎：日

本國民思想史講話第三章）

大化革新時代，爲知識階級之產生。貴族既爲權力階級，又爲知識階級；炙手可熱，勢焰薰天。自海通以後，中國、朝鮮，來朝遊覽者日多；而日人至中國留學者，亦復不少。在貴族與民衆中之中間階級，本係知識階級；貴族一部份，屬知識階級，其餘的屬於權力階級，卽榨取階級。這種知識階級，間接上，對於民衆，發生很大的影響。——而且民衆對貴族的壓迫，已起了反抗。例如蘇俄入鹿的童謠，看爲一般民衆自由的呼聲了。有遠大眼光之政治家，與嶄新成立之知識階級，謀順應民情，刷新政治，遂有大化革新的運動。雖因中央集權，係一般國民，希望直接能受天皇的統制，這不過是一種理想。

究竟大化革新的制度，是完全模倣唐制，與日本國情，未能十分融合。

模倣唐制，已有了缺點；由執政者五十年間的政治經驗，須有適合日本民族性情的一種制度，遂有大寶律令之制定。這在政治上說來，是很好的；然而中國文化，還在高視闊步。有漢字漢學修養的人，雖努力於文化的吸收；然而一般民衆，尙是無知無識。執政者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喚奈何而已。所以，當時狹義的教育，爲官吏養成的教育；廣義的教育，就是上層階級之教育。

此時教育之內容方面，在於政治、道德的陶冶；教育之對象方面，在於治者階級的修養。所堪注意者，一爲國家觀念的發達，二爲經濟觀念的發展。前者一如古事記、日本書紀及風土記上所載一般國民，已有明確國家的意識。後者是由農奴經濟，變爲貨幣經濟。因在和銅年間，發行貨幣，廢止以物易物，役使奴婢的陋習了。然而這些觀念，與當時的民衆思想，還不容易融洽；尤其是經濟觀念，民衆雖有等值價值的觀念，但不容易明瞭，假定價值的觀念。所以關於金錢使用，功用等詔書的頒下，就是一個明證。一般民衆，既缺少抽象觀念，故所受佛教影響，與皇室及知識階級之信仰狀態，完全不同。與其說把佛教當做精神的糧食，不如說是把牠作爲一種欺騙的工具。并且以清淨爲本的佛

教，因與世推移，不免受政治的惡化了。當時人民，因謳歌佛教的功德，對於皇室之建立寺院，踴躍捐輸，所以對於日本文化，有很大的影響。

當時寺院俗僧固多，然如行基其人，能盡力於社會事業，誠堪首屈一指。這種佛教的盛行，即足以促進美術的發達。其影響所及，有下列事情的發生：一、榨取貴族階級的消滅；二、因稅則的整理，國庫漸見富裕；三、因佛教功德及政治實施，足以收攬人心；四、因中國文化之輸入，日本深受刺激；五、佛教之國家觀及宗教觀，浸潤了日本皇室及知識階級，遂有佛教獎勵等事。此外，奈良之遷都，尤足使耳目一新。奈良首都，遂成爲美術文化發展之中心了。但這種都市觀念，與後世經濟都市的觀念，完全不同，只能稱爲上層階級之消費都市。學術文化，集中都市的結果，地方民衆，未能受其恩惠，實際上，民衆知識，非常幼稚，要求其參與，程度還夠不上。

總而言之，日本文化，雖能逐漸發展，還是帶着中國的色彩；比較能自由發展者，爲文學思想。此種思想，並不限於某種階級，而普遍於一般民衆之間。日本國語，本是音聲語，不用文字而用口傳。自漢字傳來之後，將語部所口傳者，用漢字撰成了記紀；但是日本固有歌謠文學，是很自由的，不爲文

字所限制。到了奈良朝，把以前歌謠，撰成萬葉歌集。但歌謠與政治道德不同，雖無漢字漢文修養之人，也可自由地隨口歌唱出來。在萬葉集內，自皇室以至民衆，各種階級的歌謠，都收集無餘了。

在奈良朝以前，日本最古漢詩集，有懷風藻，其能代表奈良朝的文學，當然算是萬葉集了。歌謠作者，初有歌聖柿本人麿，後有大伴家持、山邊赤人等人。此種歌謠，不像漢文詩歌，受文學的限制，能夠自由的表現本人的心情。

萬葉集歌的特色，在將纖弱優雅的感情，用剛強調律，及簡樸語法表現出來。

在奈良朝，有專門歌人的出世；作歌方法，以及批評學習等事，是非常流行的。（參照佐佐木信綱日本歌學史十二頁）當時知識階級，寢饋於漢籍漢學，故吟風嘯月者，僅爲搢紳之士；所以民衆的文學，漸漸消滅了。太古之歌謠文學，發生變調；而散文學的出現，遂成後代的問題了。

總之，日本之學藝，離開了一般民衆，集中於上流社會，形成貴族文學，而自有其特色。

第二章 國民文化發芽時期之教育思想

——古代末期（中古）的教育——

- （一）貴族文化與和魂漢才的思想
- （二）日本佛教的興起
- （三）私學及家學的勃興
- （四）中古之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及女子教育
- （五）中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一 貴族文化與和魂漢才的思想

桓武天皇平安朝遷都以後，數代之間，因前代維新的結果，所以政治清明，皇威隆盛，爲民族統一，國基鞏固的時代。在太古建國前後，與外夷戰爭之事甚多。一方面要厲兵秣馬，防備外夷的侵入；

他方面與中國、朝鮮等國信使往來。到了平安朝，外無強敵之患，內有昇平之象。搢紳之士，親睦和諧。藤原氏一門，佔了優勢之地位。邛治之隆，無以復加。新都平安京，風光明媚，交通便利，都中人士，尤其是貴族階級，於花晨月夕之間，渡其優雅生活。在歷史上言之，此種泰平世界，僅平安朝時代與德川時代而已。學問藝術之發達，學者之輩出，亦以此兩代為最盛。但在德川時代，武士興起以後，因實踐倫理與國民道德的發展，地方民衆，有了自覺的意識；文化與教育，成了民衆的所有物。反之，平安朝時代，文化事業，僅限於京都及上等社會之間。貴族生活，是缺乏質實剛健之風，而富有優雅文藝之意。教育理想，已不含道德倫理的色彩，變成主情主義的思想了。換言之。在德川時代，幕府之施政方針，與教育思想相一致；一般文化建築於國民道德之上，完成了國民教育思想。平安朝時代，一般民衆，忙於衣食，未遑學問；而貴族階級，對於各種法律與教育思想，無一致的意見。各種法令，多模倣中國，條文日有增加。教育方面，以管弦詩歌為主，對於漢籍漢學，不是在實踐道德之獲得，而在於詩文故事之鑽修。

那時大學盛習文章道（紀傳道）——例如：文章博士，在大寶令發布時代，身為助教，位在明

經博士之下。到了嵯峨天皇時代，成了從五位下的官，居於明經博士之上。所以，當代初期，由大學養成之人才甚多。

那時貴族，除學習了漢詩漢學以外，還以音樂爲修養的目的。這自然是偏於主情主義方面的。漢字和音樂，是當時貴族之二大教育目的。其次，所注意的，是「書道」與和歌了。（參照高橋氏：日本教育史九二頁貴族教育的內容及方法。）當時大學，並不教授音樂及和歌，所以這兩科漸無人注意了。總之，貴族階級，造成女性的文化，對於國民道德及民衆教育，沒有多少的價值。然而，那時貴族享受了華美的生活，草上之風必偃，與夫民間，傷風敗德之事，遂時有所聞。成爲後世和歌典範者，有古今集；成爲後世國民典範者，有源氏物語等。其時所應注意的，是模倣中國文化日傾向於主情方面；然能表示日本之固有性情者，有所謂和歌、詩文、國文等是，故可稱爲日本固有文藝曙光的時代。

奈良朝末葉，是爲中國文化影響第一期；平安朝是爲第二期。然當時文化，雖是模倣中國，而文藝竟走向於主情方面去。所謂「和魂漢才」者，就是所研究的是「漢」的，所學的人是「和魂」

（日本人）因此，這時代可以叫做獨立文化萌芽時代。

菅原道真，曾仕於宇多天皇，醍醐天皇之朝，獎勵學術，世稱爲「文神」。「天滿天神」可爲當代教育文化的中心人物。其所著之「菅公遺訓」，「不滿意於模倣中國，主張所謂『和魂漢材』」書中有云：「凡爲神國萬世無窮之玄妙，固不敢有所窺見。雖上究三代周孔之經典，而對於國粹，應加以研究（第二十一章）及國學之要，在於考論古今，研究天人，然非和魂漢材，不能升堂入室」（第二十二章）。這種主張，在平安朝文化之中，是表現一種日本主義，而爲德川時代國學發達之種子。有說菅公遺訓，爲後人之僞作；有說，以上兩章，爲後人所加入。「和魂漢材」的思想，或「和漢之學」，在鎌倉時期以後的事，當代未能有所發現。此說是否可靠，姑不具論。後世學者，在平安文化潮流之中，表現了日本主義之思想，這是很顯明的事實。這種潮流，在其他文化形態上，也可以看出的。（參照加藤仁平和魂漢材說及高橋氏日本教育史十頁及九十二頁。）

二 日本佛教的興起

在平安朝，日本主義萌芽的例證，就是佛教的真言、天台二宗了。

天台宗，爲傳教大師最澄所創始；據他所說，佛教之思想及其內容，最適合於日本國體及國民性。佛教之宗旨，在於國家之守護，當然以國家爲中心的宗教。最澄倡道有名的「本地垂迹說」，係將中國天台山的山王，移作日本叡山的守護神，與日本的國常主尊，伊奘諾尊等，視同一體，這就是所謂「山王神道」了。

真言宗是弘法大師空海所開創的；空海是融合真言宗之「胎藏界」及「金剛界」二界之教理而成。——「胎藏界」即是理的世界，宇宙的本體，配以天照大神；「金剛界」是智的世界，人類真我的世界，配以豐受大神。這神佛兩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即是擁戴「大日如來」而爲神佛習合說了。（關於佛教的詳細事情，可參考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之研究。）

日本宗教界之天台及真言二大宗派的發生，在日本精神界發生莫大的影響。但這樣深遠的教理，不易爲人所了解；不過僅在實際方面，作爲「加持祈禱」之用而已。以後日本國民宗教的興起，思想的純化，神道的復興，都由這二宗派所促進的。

三 私學及家學的勃興

日本的學制學令，本係模倣中國；後因大寶令的發佈，大學與國學，漸次受時代思想的影響，日見衰落。這種情形，僅是表面的現象，尙無主要潮流影響到根本的改變。所以，大學及國學在平安初中兩期，勢極隆盛。據高橋俊乘統計日本史列傳中的人，由大寶令發布至平安中期止，入大學的人數，有如次表：

時代	年	數	在列傳中的人	百分比	進入中大學之人數	百分比
奈良時代 (由大寶令發至 平安遷都止)	自 一三六一 至 一四五四	一二五	一〇〇	四	三	
平安初期 (由平安遷都至 遣唐使之時止)	自 一四五四 至 一五五四	一一二	一〇〇	三四	三〇	
平安中期 (由遣唐使停止後至 三條天皇即位止)	自 一五五四 至 一七二九	一〇七	一〇〇	二五	二三	

在漢學勃興，大學隆盛之時，京都就有私學之發生。因為學問思想的發達，人文主義之發生，僅有大學一處，殊形不足；而且大學是根據大寶令所設立的名門貴族之子弟，應另有求學之地，是為私學發生之原因。如弘文院、勸學院、學館院、獎學院、綜藝種智院等是。勸學院是藤原冬嗣所創立的；因當時藤原一門，勢力鼎盛，故有此宏大之計劃。

不幸藤原氏一門勢力之益張，愈見大學及私學（勸學院較有長久的歷史）之衰落。其理由就是祇憑勢力，不問學識，進升之階，難如登天。所以，入學者人數日少。法令既如山積，內容不無空虛（即在今日尚所不免）。其他天災人禍，紛至沓來，大學私學，付之一炬。（註）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因舊文物的銷毀，遂有新現象的發生。

（註）村上天皇天歷四年之大火，一條天皇永遠年間之震災，高倉天皇治承元年之大火等。

藤原氏一門，代執朝政，研究教育學術的博士們，成了世襲，是為氏族制度的復活。「有式學」（為研究宮廷恆例儀式之學），明經道、紀傳道、明法道、算道、醫道、陰陽道等，為一家的世襲，不許他

人過問，是爲家學興起的原因。家學能將專門研究，傳諸後世，固屬有功；然其妨害教育學術的普及，與當代貴族的文化，負有同等的罪惡。

四 中古之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及女子教育

中古時代，第一、政府沒有注意到一般民衆的教育；第二、文化僅限於中央京都一地。由藤原氏權勢的膨脹，民族制度，死灰復燃；社會教育，一無所有。菅原道真創立紅梅殿與其他二三書庫；一方面發生國史編輯的運動，例如：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等，均爲此時所編輯；他方面促進慈善事業的設施。例如：淳和天皇之皇后正子內親王的濟治院，小野岑守之續命院，以及救護僧侶、路人及患病者，皆爲社會教育的事業。然其規模，極其狹小；所以這時候的社會教育，趕不上前代了。

至於家庭教育，頗有相當的發展。中古時代，夫婦多屬同居，父母地位平等，所以真正家庭，始見完備；而家庭教育，亦有一種進步。日本民族，由太古時起，以生成生養爲善爲吉，有崇奉「產靈」的

習慣。當時「產式」異常隆盛，因此重視「兒童加冠」之典禮。家庭組織，既見完整，父母觀察子女之心，自然周詳——這是家庭教育有了顯著的進步。然此僅於上流社會，一般民衆，尙無何等教育意識。古代有產階級，因學問藝術的發展，頗注意求知育、德育、音樂及和歌。反之，大學及其他學校教育，竟是萎靡不振了。

在學校教育未有充分設備之時，婦人女子，尙有家庭教育之必要，因女性文化之發展，遂促進女子教育之產生。以前男子教育，并無何等差異，後受儒教影響，男子佔有優越地位，在教育上發生了男女的不平等；且以謙讓順從爲女子應有的德性。故在平安朝時代，女子教育毫無足觀。能略具成績者，是鎌倉期以後之事。平安期時代，在女子上有所貢獻者，就是日本「假名文字」的發明。假名有「片假名」及「平假名」的兩種，前者是吉備真備所發明；後者是僧空海所發明。是否確實，固屬疑問。要之，假名是女性的，爲當時婦女所喜用，在思想表現上，極爲便利、自由。因假名的採用，促成了國文的進步。

當時在朝百寮，輕武右文，好弄詩歌管弦，藉得女性歡心；所以宮廷女官的位置，日見提高，有名

之女流作家，頗不乏人。以源氏物語著者紫式部，枕草子著者清少納言爲最有名；更有伊勢大輔、小式部與和泉式部等閨秀之作品。

女子教育，多注意於家事方面，如縫紉、機織、染色、洗濯等是。

社會之中，因女性文學的發達，男女密接的關係，寡廉鮮恥之事，時有所聞，這些事情，可以表現貴族文化的崩壞，與次代道德的發生了。

五 中古教育意思的傾向

時代的推移，可表示教育思想的變化。在平安朝時代，政治思想流於形式，缺乏精神；一方面貴族階級的政治思想，離開實質，成了時代錯誤的產物；他方面，知識階級，雖享受優雅閒靜的生活。然一般民衆，感受經濟上的困難；最後因地方政治的腐敗；遂引起豪族的跋扈，遂因此內亂發生了。在戰事之中，建立武功的豪族，遂成了時代的中心人物。萎弱無能的貴族階級，只得退避賢路，——這是新興貴族階級發生的原因。

當代初期，是漢學非常發達之時，平城、嵯峨、淳和三帝，異常獎勵漢學；然因「假名」的發明，遂爲日本式散文文學的發生，這都是在文德帝、陽成帝時事情。散文文學，含有佛教及漢學的思想，與日本固有歌謠文學，大有不同。日本國民，不僅輸入外來思想，而且能加以咀嚼吟吟，成爲日本固有之新國文學。源氏物語，可爲代表。這種新國文學，除具有優雅纖弱的思想，佛教與漢文學思想之外，還帶有慘淡哀愁之感，如以和歌與此相比，則前者更富於感情；這種文學，因注意於表現形式，與辭句修飾，足以引起作歌方法，及修詞的講究了。

平安朝美術，在日本美術史上，可劃一新時期。繪畫彫刻，可以代表當代美術的精神。當時初期，受前代影響之佛教美術，漸漸轉變爲宮廷美術。繪畫方面，發生與「唐繪」不同之「大和繪」，是日本式美術思想的表現。從色彩上說，由濃厚色彩，漸變爲淡薄色彩；前代敬虔壯麗之風，將變爲清新典雅之習。文學方面，也發生宮廷文學；而都中人士之耽嗜文學藝術，都集中於享樂生活。教育的思想，在內容方面，傾向於美的思想；在對象方面，集中於貴族階級。

文學美術，已有了長足的進步；當代政治，也有善政之足言。如延喜、天曆之政治，可見一斑。所可

惜者；徒有仁政之名，而無仁政之實；而民生疲弊，貴族墮落，干戈擾攘，世亂已極。究其原因，不外乎司法權及警察權之無力而已。日本政治，本爲天皇之王道仁政，然至世衰道微，這種賢明政治；由是成爲無力的消極的了。豪族的興起，新興貴族的發達，是爲政治思想上之一種新的現象。當時之貴族階級，對於地方豪族的跋扈，是無法對付。戡定地方之亂事，鞏固中央之權力，舍平源二氏莫屬，遂爲武家政治的開端。其政治的方針，注意於司法權及警察權的擴大，這種思潮，既形成文化的中心，當然教育內容及對象，也發生變化，促起次代武士道的文化。當代末期之平家一門，富有貴族階級優美雅典之風——遂爲最後風流武士之時代，平安朝時代，在此時閉幕了。

上述時代，可以看做獨立文化萌芽時代，優雅美麗生活時期。不過最美的生活，是無意志的，無努力的，所以不得不減少現實生活之生氣及活力。當時一般民衆的知識，尙是幼稚。其能影響於一般人心者，則爲佛教的思想。但是悲弱的意志，與低級的生活，卻歡迎悲哀淒涼的音調，與卑近功利的觀念。其結果萎靡頹唐，莫能自拔了。因此平安朝（尤其是末期）時代之精神生活，帶了暗淡的色彩，尤以次代爲最盛。

第四章 國民道德興起時代的教育思想

——中世（由鎌倉時代至戰國時代止）的教育——

（一）國民道德釀成的三因素

- 一、武士道
- 二、新興佛教
- 三、勤王思想

（二）武士教育

（三）其他教育現象

- 一、教育場所——學校教育寺院教育
- 二、教育手段
- 三、女子教育

（四）中世教育意思的傾向

本論 第四章 國民道德興起時代的教育思想

一、中世黑暗現象

二、中世光明現象

在貴族文化隆盛的時候，即地方經濟極困難的時期；所以一般民衆，或流爲盜賊，或變爲餓殍。因法令的規定，遂使有權有勢之貴族，復活其民族制度，土地人民，不許臣寮所私有；而達官貴人，竊據所謂莊園，勢燄薰天。上則國庫空乏，下則民生窮困。所以地方人民，不得不起而自衛。地方豪族之發生，即武家之興起。此時藤原氏一門，驕奢淫佚，自取滅亡；廊廟之上，發生所謂『院政』，將朝政分而爲二。世亂年荒，武士竊取政權，形成了武家政治；而平安朝女性的文化，轉向爲男性的了。所以中世是武士道文化時代。

武士的興起，就是民衆的自覺；向爲一部分所有之教育文化，漸次普遍了。中世紀之思想史，始於武士道之興起，終於勤王思想之發生。但此種國民道德之武士道，擴大爲皇室中心思想之日本固有道德。近世之文武兩種教育，一方面是武士道的完成，一方面是國民道德的基礎。經過了國內紛擾時期，一般民衆，有了銳敏的生活意識，次第達到經濟的自覺。至於近世，民衆力量，更爲充實了。

所以，中世及近世，可總稱爲國民道德時代。此時之教育文化中心，在中世前期，是武士道，在後期江戶時代，是國民教育或民衆教育時代。近世是國民道德由文武兩方所組織之時代，與中世之國民道德要素發生時代，有所不同。所以著者特將中世國民道德興起時代，分別說明如次：

一 國民道德釀成的三因素

構成中世文化之三種因素，是「武士道」、「新興佛教」及「勤王思想」。

一、武士道的意義及其起源，其說不一；第一、武士道者，是日本上古已有之一種國民道德。平安末期，益見發達，至維新王政復古後，屢有變遷。（井上哲次郎：國民道德概論）在本質上，是爲日本固有武勇精神及武士道精神的結合。第二、就是武士道隨武士階級成立而成立，隨武士階級消滅而消滅。（參照高橋氏日本教育史一二〇頁以下，同氏論文哲學研究一〇一號、一〇五號）武士道非對於君國盡臣下之道，乃直接對於主君之道，故有異於國民道德。然對君國之忠與對主家之至誠，有殊途同歸之概吧！第三、這種精神，原爲日本民族道德的真髓，不過偶然在這種武士組織上，

具體地表現而已。（耳理三郎：國民道德序論）總之，武士道是由地方經濟及其他事情所發生之武士階級，經過幾次變遷的結果，與日本之武勇忠誠的精神相結合，遂成爲國民道德的一種因素。所以武士道并不單是武士的現象，也不是國民道德殘留物，乃是國民教化之一種重要基礎。中世紀武士階級之武士道，在日本教育史上，應看作重要的文化現象。

（註）關於武士道之發達，有從精神或經濟方面去解釋的兩種；前者多爲古代學者，後者以近來史學的見地，即唯物史觀的見解。要之，都不免各趨極端。中世武家的發生，一種地主階級及領民間之社會經濟的關係，與武士的發生，及武士道的發達，大有密切的關係。由日本國民性上看來，國民思想之精神的要素，當然爲其中心。而對於武士道的解析，這兩種的見地，都有補助。據清原博士之說，日本武士道，有二大系統：一是上代以來，因國防之故，由農民間徵集健兒所保有的「一種精神」；二是中世以來，在武士間所修養之一種實踐道德。那麼，明治以後之國民皆兵主義，在形式上，屬於前者的系統；在實質上含有後者的精神。所以武士道遂有統一的發展了（日本道德史二二三頁）。

二、新興佛教——平安朝末葉，平家一門，一蹶不振，其後兵連禍結，海內鼎沸；養尊處優之貴族階級，以爲世道衰頹，莫可挽救，遂發生一種厭世思想。到了鎌倉時代，有新興佛教之發生，以爲精神

上一種安慰。以前佛教，僅謀個人修養，以後漸及於精深教理的研究。此時有禪宗、淨土宗、真宗、日蓮宗；一方面爲宗教之改革，一方面爲人心的感化。

禪宗以體驗「現實即實在」的境地爲第一義。現象界的人類，可以直接體驗本體界的佛性。棄絕一切生死煩惱，由諦觀直視，體驗永遠的生命；及真實的存在，是爲諦悟澈底的宗教。關於意志的鍛鍊，生死超越的精神，涵養不動的精神，實與武士道無所出入。

淨土宗由法然上人所創始的。解說阿彌陀佛大慈大悲，避免煩雜之哲學理論，以提倡念佛爲主。村夫俗婦，如果盡心念佛，皆得解脫，這可說是民衆化的宗教了。

真宗是日本佛教界秦斗親鸞上人，繼法然衣鉢所首創的。平民色彩之濃厚，遠在淨土宗之上。真宗以爲人類自知其罪惡（如 α 等於 β ）由澈底否定的結局，可以得到佛教絕對的肯定。無知無識之人，易獲愆咎，尤宜拯救，是爲澈底平民主義的宗教。

日蓮宗爲日蓮上人所開創的。時值兵亂年荒，以救濟人民爲自任之一種國家宗教。

新興佛教之產生，可表示佛教的日本化，又可表示民衆的呼籲。武家的興起，因爲民衆解放之

第一幕；而新生佛教之發生，是爲民衆不平的吶喊。各種佛教的首領，或爲解放民衆而受艱苦，或爲宣傳教義而至流血；其堅苦卓絕，含垢忍辱之精神，對於國民教化上，具有莫大的影響。

三、勤王思想——鎌倉武士間之特殊道德，與社會上之國民道德混合，成爲勤王思想。因武家竊位，內有南北的兩派，外受蒙古的侵襲；公忠體國之將士，日以恢復皇室正統爲職志。勤王志士中之最有名望者，首推楠公父子。南北朝誰爲正朔，姑置勿論，其努力於正統建設者，則有北畠親房等，這是國家觀念的勃興，亦即武士道發達的經過。自織田、豐臣以武家統一天下之後，縱有拖紅曳紫之志，而無竊符問鼎之心。勤王思想，皇室中心思想，遂油然而生；此即武士道發達，民衆意識萌芽的狀況了。

二 武士教育

因巨室式微，學校頹廢，武士教育，多行於家庭及寺院之間。操縱當時教育權者，爲家庭及僧侶等。僧侶之中，不乏博學之士，學術文藝，集中於京都及鎌倉各寺院，即所謂五山文學的時代了。教育

內容，是爲武藝的修習；教育目的，在於信仰心的養成。所以敬神崇祖之念，深入人心；而鍛鍊意志，養成勇敢，亦視爲要圖。但是當時朝貴對於漢學、音樂和歌不加注意，武士更不必說了。此在鎌倉與室町時代，無不皆然；其後感受五山文學的影響，上等社會，於和歌（連歌）之外，聊解吟咏，是爲武士所不及。

室町時代，因武士地位之向上，武士教育，分爲文武兩途。祇因邦家多難，還是重武輕文。鎌倉時代之弓射、馬術，極一時之盛。爾來戰術變改，多爲接戰斬殺，劍槍之術，攻習不懈。天文十二年（皇紀二二〇三年），日本始有槍砲，武士教育，因兵器之不同，而有所改變了。

三 其他教育現象

一、教育場所——當時之教育場所，爲家庭與寺院；然亦注意於學校及圖書館之設施——如足利學校及金澤文庫是。關於二者的起源，衆論紛紛，莫衷一是。在此戰亂紛乘，斯文掃地之際，得保文化一線命脈者，爲中世學校教育是已。

論者嘗謂黑暗世界之中，得睹一線曙光者，是爲金澤文庫及足利學校。然持反對之說，亦有其人。在平泉澄博士所著中世紀精神生活一書中，可窺見金澤文庫及足利學校之教育情形了。

博士因研究金澤文庫的由來，對中世有關之文獻，一一加以考證。文庫之中，近世的文獻，與中世的文獻，多不相同。而近世的一部分，殊不足取。載有金澤文庫之名，及近世以來之事，其所根據之中世文獻，不足憑信。——金澤文庫有說是在稱名寺，其位置及其沿革，在稱名寺結果圖、法然語燈錄與書、慕景集、鎌倉大草紙，（以上均爲中世之文獻）記載不詳，疑信參半。根據中世義堂用信的空華集說，金澤多古書，這種記載，亦不足信。金澤文庫的沿革，與其盡信古書，不如根據文庫所藏書籍中的記載，以及金澤氏與稱名寺關係的沿革，較爲可靠。原來北條氏酷好學問，北條泰時之弟名實泰，其子名實時。實時在文永年間，領有金澤之地，可說是屬於金澤氏之系統。據平泉博士之說，實時在金澤建立別莊，於其一隅，建築念佛寺。原係金澤氏一門之私寺，後成爲幕府之公寺，這是稱名寺的由來。但實時之子顯時，頗知好學，收藏和漢之書甚多。北條氏一族，會肄業於此。所存和漢書籍，（儒書捺以黑印；佛書捺以朱印，）均印有金澤文庫四字。此文庫的藏本，多爲金澤氏所贍寫所研

究的，其他則爲稱名寺僧侶所抄寫所蒐集的金澤氏一門，與稱名寺之僧侶，代有密切的關係。金澤文庫所貢獻於中世文化，可以想見了。平泉博士曾謂：「金澤氏搜集貴重典籍，公開於世，以謀士人之便利；此種書籍，不僅有其確證，還有其反證。」又在應仁文明之時，以博學著名，爲書詩集梅花無盡藏的著者萬里九集，嘗走覽文庫之時有云：「寺內祕存書籍，不易爲人所覽。」呼之開門，竟無人應。世人多謂：「搜存和漢書籍，以備翻閱檢討；不分貴賤，均可入覽。」（佐藤誠實，日本教育史文部省卷一，二二二頁）的說法，金澤文庫，實有一臂之助了。

足利學校之成立，其說不一；然無論如何，開設最早，殊無疑義。明治五年，廢藩置縣，學制頒佈之時，該校始告停辦。現在校址，改做小學校，而文庫改做圖書館，都在下野國足利郡足利町。（有謂在寬政五年，改稱時習館；在明治之年，改稱求道院，）其所傳流的書籍，（有三十八部三百五十有餘冊，）多爲珍本。足利學校在中世紛亂之時，竟能培養人才，收藏圖書，其裨益於文化前途，豈不鉅哉？關於足利學校之起源：第一，是小野篁創設說（鎌倉草紙和漢三才圖繪，）第二，是國學遺制說，可以說卽國學的舊址。（足利人川上廣樹之足利學校事績及文部省日本教育史等都可看到，）第

三、是足利義兼創設說，（分類年代記東海談等）到了近來，最可相信的，就是第三說了。最初是小野篁的讀書處，後來由上杉憲實，改爲學校（大日本史）之說，是可以徵信的。最初在載籍中，所發現之足利學校，是由上杉憲實在鎌倉草紙內所紀述的，有云：「足利學校藏本中，有最古的書，」是爲上杉憲實所進呈的。「在足利學校最初肄業之人，」在憲實以後，亦有之。「歷代校長」一事，到了後來，方才明瞭。并且平泉博士說：「學校之有生命，始於此時。」所有足利學校，在中世紀初期就有了。永享年間，上杉憲實，成立了關東管領，直至慶長爲止，共一百七十年，對於足利學校之再興，極爲努力；且聘請京都建仁寺之僧快元爲校長，教授漢學。——後來校長，均由僧侶擔任；不講國書佛書，獨講儒書。平泉博士考證足利學校之學風爲：一、僅授漢籍，不教國書；二、僅授儒書，不教佛書；三、墨守漢唐古註。歷代校長，多是僧侶，校內學生，都是沙彌。所以足利學校，成爲中世紀重要之教育機關。惟是一般民衆，果在何處學習呢？照平泉博士所說，也是在足利學校學習。（或在金澤文庫。）由人士傳記，考證的結果，知道在那時有學問的人，與學校并無關係。在中世紀，士庶多在寺院受業，教之者爲僧侶。由此看來，足利學校是養成僧侶的教師。據平泉博士之說，足利學校，是「僧侶研究室」。

也是師範學校。

金澤文庫與足利學校，對於寺院與僧侶，是有重要的意義；且可以決定中世教育的傾向。

(註)詳細的記載，可參照平泉博士，中世精神生活六，金澤文庫及足利學校二五七——三四二頁。

此外，尚有基督教學校，基督教在天文十八年（皇紀二二〇九年）由聖柴維亞（*Sf. Francisco Xavier*）所傳來的。屬於耶穌教派（*Jesuit*）由日本西部傳入。天文二十年，傳至京都。在山口、九州等處，大受歡迎。其後有德多利士（*Cosme de Torres*）與霍利那尼（*Alexanders Valignani*）等人，傳教於各地。我大友宗麟極其信奉。牧師之人，也有日本人擔任，遂建設基督教學校。到了豐臣時代，政府命牧師退出日本。迨至德川時代，完全禁止傳教。後有島宗門之亂，宗教之傳播，漸告終結，而影響於日本人心者甚大！

當時之寺院教育，足堪紀述。先是五山文學，為最有名。鎌倉時代，所謂鎌倉五山者，有建長、圓覺、壽福、淨智、淨妙等名僧，成為宗教與學術的淵源。足利時代，京都五山，即建仁、東福、南禪、天龍、相國等五寺，起而代之，成為歷代足利學校之師。五山的僧侶，除佛教外，還研究儒教，喜弄墨翰，這是德川時

代文學的襍褻期。

寺院主持，極注意於民衆教育，以室町、鎌倉時代爲最盛。人民子弟，欲爲僧侶及獲得教育者，由十歲起數年之間，入寺院受教。有「登山」、「寺入」、「住山」、「入寺」、「事師」種種名稱。世人稱之爲村校及小學，這與德川期「寺子屋」不同，然有密切的關係。

二、教育手段——武士及平民，沒有獲得高深學問之可能。日常所肄習者，爲書翰文及文字而已。這種模範，本稱爲「往來」，實際的書翰，稱爲「手習的手本」。所謂「手習」，一方學習文字之構造，一方研究書翰的精神；但并非實際的書翰文，不過是書翰文所用短文名句集。同時「往來」也可稱爲「手本」，（即童子教本、實語教本等）到了室町時代，此種「往來」發行甚多，共有二十九種或三十餘種。除「往來」之外，還有下學集、節用集等出世，前者爲童子教本、實際教本，及其他「往來」中字句的解析；後者是一種字典，算是日本最初的字典了。

（註）當時教科書，不僅是「往來」，初步的有僧空海的伊呂波歌，高級的有詩朗詠集、貞永式目，以及和歌集種種物語集等。此外尚有伊呂波歌、童子教、實語教、庭訓往來、遊學往來、異制庭往來、釋氏往來、貴嶺問答、十二日往來、新十二

日往來、新札往來、尺素往來、雜草往來、新撰類集往來、富士野往來、下學集、節用集等等。新札往來以下，都是在鎌倉時代以後的。以上多摘錄安達久之日本教育思想史（一三七頁）關於「往來」可參看石川謙日本庶民教育史。至於中世以後之寺院教育、僧侶教育，可參照平泉澄博士中世精神生活。

各種書籍，與其說是古代的神話，不如說當代所流行之童話式之『物語傳說』。所謂『童話』，始於德川時代末期，然在當代，已為盛行了。第一、日本國民，向好傳說，所以這種傳說是與神話結合而傳下的。到了中世紀中葉，成爲一種獨立的物語傳說，包含着奇事異聞。而民衆思想所流露的，卻有教育上重大的意義。

（註）室町時代的童話，可參照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第六章。此外，當時主要之童話有：文正草紙、小町草紙、唐系草紙、七草草紙、猿源氏草紙、蛤草紙、不載草紙、猫的草紙、濱出草紙、橫笛草紙、負鉢渡御曹子島、小幡狐、小石子敦盛、二十四孝、梵天國、和泉式部權、一寸法師、酒顏童子、物草太郎、浦島太郎。（同上平泉澄博士前書四一一——二三五頁）此種童話，多爲當時婦女及五山之僧所愛讀。這是中世精神界一種特殊現象，擬於後節述之。

三、女子教育——到了中世時代，女子出嫁之風，普遍之後，男子地位較女子爲高，且成爲家庭的中心；父親對於子女的恩威，亦漸強大。因武家之隆盛，女子地位，日見低落，在家庭中，所舉行之

「產式」及「兒童加冠式」雖與前無異；但兒童開始讀書及學習甲冑、弓箭、乘馬等事，與武家隆盛，是有關係的。

此時女子教育，竟走入消極方面了。鎌倉時代，有女訓書乳母草紙及藤原爲家之妻阿佛尼所著庭訓（乳母書）都注重女子謙讓、貞操等德性，乳母書作者姓氏不詳，卷首有左列一段之文：

自古以來，女子正心修身之道，唐土日本皆有之。降及中世，女德以至起居動靜，墮落至極，以是高松女院及紫式部諸人，深爲嘆惜。用取居上慈下，居下事上，治家立身之道，悉記於書；取而覽之，可修其德。以女子身而治天下者，亦非一二人；是皆由於厥德非凡耳。女容尙矣，而德重於容；女子一以修德爲本。不論男女，所貴乎德；尤在女子，無分在上在下，心懷所思，忍耐所願，縱有喜憂，但深體悟，毋形於色；勿遇事逞才，惟恐人不我知而張皇失措；願自然優閑，方稱佳人。」（日本教育文

庫女訓篇）

阿佛尼的乳母書（即庭訓）記載乳母進諫姬君之言，可視爲女子謙遜的美德。在庭訓中有云：「任情最不可。雖已有非常苦事，形於色，示於人，當思羞恥。宜若無事，俾人窺其意，寡言無訴。」

心有喜樂，亦不宜出言，勿云噫嘻喜也，難得是也。憂愁喜樂，悉辨於心，（中略）但藏於衷，自家之事，他人之事，不可對不相干之人，嘵嘵不休，眉色飛舞，凡事俱辨於胸中爲要。多出無聊之言，最不可也」（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

以上爲鎌倉時代，貴族女子的撰述，到了室町時代，女子之地位，漸見低下，女子教育，亦趨消極。所遺留於吾人者，有身鑑及清夜之警等書籍。前者爲婦人日常訓誡之言，且係神道、佛教、儒教思想的混化，足資婦人之矜式者也。

身鑑一書，跋云：「此書未詳誰作（中略）疑是後成恩寺殿下之作也。（中略）天正八年三月初六日。既有天正年跋，則爲足利時代之書。全書五十條，載女子化裝以至服裝進退之訓戒。其第二十一條云：『女子乃大六天魔王之眷屬，生爲女身，以礙男子之修行者也。』然此時之重女德，非欲卑下女子，乃欲求男子所無之美德。清夜之警乃後成恩寺殿兼良公爲足利將軍慈照院義政之夫人所作。內容記文學政治，凡爲將軍夫人所不可不知之事，非於婦女訓戒，二十分用意，而其中言：『談笑之中，請稍言女官之情況；大凡女子，少時從父母，長從夫，老從子，不立己身，是何等柔和美德？』

此日本國，本云和國，正女子修德之國也。自天照大神、神功皇后以下歷敍鎌倉幕府之尼二位殿、政子之事，曰：「故女子不可忽也。」（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

當代女子，達到相當年齡，須肆修和歌、和文，而上流社會，不注意女紅，與公家及武家之女子教育，有所不同。武家對於女子教育，不注重知育，而注重德育；一方面在養成謙讓、忍耐等美德，他方面在養成剛健不屈的精神。到了戰國時代，當時士氣，頗帶北鄙殺伐之風，女子方面，也有勇敢剛強之氣概了。（例如：柴田勝家之妻作辭世之詩後，即投火自焚，可以爲證。）

（註）戰國時代女子教育，有北條幻庵所著一卷，係北條長綱所作。爲女出嫁時，訓誡之詞。全文共二十四條，有事姑事夫之道，婚姻儀式，交際應酬，式日作法，及普通嗜好等項。（參照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九一——九三頁）

總之，當時女子教育的理想，採外柔內剛主義，決非如今日之輕佻浮薄，所可同日而語了！

四 中世教育意思的傾向

中世紀政治的實權，由貴族移於武家之手。所以武士階級，成爲文化中心。但武家并無學問的

修養，須受京都貴族的指導。中世武家政治的歷史，是一部戰國史，這種原因，所涉方面甚多。交通及經濟，既有相當的發展；武士及民衆，亦有各種的活動。僧侶社會，日見膨脹，公家貴族階級，失去勢力，遂不能操縱當時的文化了！所以中世的教育文化，一方促進武士、僧侶、及民衆主要的分野；一方面爲統一政治、思想及經濟要素。照乙竹教授的意見，中世以後的文化，所有精神的、政治的、經濟的要素，須加以注意纔可。（參考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第二章）

如上所述之中世教育，尙須加以詳細論述。構成中世文化，爲武士與僧侶兩階級，而民衆思想，是介於兩種之間的。

一、中世黑暗現象——武家非思想家，而爲實踐家，在政治上握有警察權及司法權；因能遵守家法，收攬人心，所以國內局面，一時告了泰平。然而月滿則缺，日中則替，爲時未久，戰禍復生，武士道之面目，爲之一變，成爲亂世主要人物。在中世紀之黑暗時代，武家政治，應負極大責任；反之，寺院僧侶，因能保存古代文化，遂執思想界之牛耳。

「後鳥天皇之世，源賴朝開府於鎌倉，總覽國家大權。一日萬幾，未能重理文學教育。」京都攝

紳之家，競尙家學私塾，終至「背棄朝廷，而爲幕府爪牙。」朝廷之上，「居高位，握大權者，僅知假名；而不能手書漢字。幕府模倣朝廷，採用初讀儀式，」然常戒其子弟曰：「吾儕以武爲主，文學和歌，概非職務所須。」而「僧侶中之讀書種子，相繼不絕。」中國日本之僧侶，相互往還者，日見加多。飲食起居制度，多所改變。其後「四百年間，禍亂相承，文藝衰退，僧侶遂乘時得勢；而社會人士，以學問爲僧侶之所素習。至南北分立之後，國家多事，教育奄奄無生氣矣。」北朝仕宦之家，襲取鎌倉武士之聲音笑貌，以爲獻媚工具，實則一無所能。與南朝勢力薄弱，毫無敘述之足言。」然「自南北統一之後，與明朝及朝鮮，冠蓋往還，常派遣僧侶，留學漢土，肄習詩文，文學的命脈，賴以不絕。」南北朝之後，國內紊亂，爲前此所未有。應仁之亂以後，百餘年間，爲紛亂世界，萑苻遍地，於是民不堪命矣。」（佐藤誠實：日本教育史文部省存本卷一，二〇八頁以下。）

中世前半期，僅賴僧侶，保存文化命脈；到了足利時代，將軍之家，歷代獎勵學問，招聘學者，來京都講學，抄寫珍籍，以資保藏。惟於民衆教育，未能盡力。當時上等社會，將視學問藝術，爲己所專有，不欲宣洩。足利氏既告衰敗，朝廷之上，「四道之中，限於紀傳道，猶有科試之事。」有謂「式部省之試

驗，真如兒戲云。」（桂林遺芳抄等，同上佐藤氏書二二六頁。）在足利氏之後，武家如織田、豐臣，相繼得勢，對於教育，并無何等貢獻。或謂：「豐臣秀吉好詩歌，而不喜學問。」（在伏見地方，創立之學問所，實如一茶室。」（佐藤氏同上書二二七頁）武家之於文化，實無足觀；只有僧侶，以提高文化，教育武士及民衆爲己任。

中世紀黑暗時代，僧侶是唯一保留文化的人物。可是武士與僧侶，所處地位，猶如明之與暗，各有不同。所以寺院僧侶，在思想及藝術上，有莫大的影響。例如室町時代，美術方面，因寺院與住宅的接近，遂有書院之建設。繪畫方面，則表現幽微玄妙之風。文學方面，僧侶喜讀漢詩漢文。漢和混雜，并含佛教思想，是由鎌倉以至室町時代所產生的文學。新興佛教，如淨土、真宗、「彌陀本願」不拘老小善惡，一視同仁，只有信心便可。」（歎異鈔）及「不信彌陀本願，即念佛亦無益。」允許僧侶娶妻食葷，禪宗與武家思想，合爲一體，是中世思想界之特點；可惜僧侶之中，亦有其黑幕之存在。

我們如果考察鎌倉前後，一般民衆的娛樂，就知道武士對於民衆的影響；以及僧侶對於佛教的影響，可謂旗鼓相當。當時貴族階級的娛樂，僅是由前代平安朝繼續下來及發生的。武家雖了解

吟咏，然而對於狩倉、角力、流鏑馬、笠懸、犬追物、競馬等等，酷好異常；一般民衆，亦從而和之。兒童方面，有武者遊戲、竹馬腕押、鷹押、小弓、肩車、高足等；貴族方面，有圍碁、將棋、雙六等；佛教方面，有念佛羅、鉢叩、延年舞、說教師、及神事之祭文等；市井之「由樂」及「猿樂」推行至京都及貴族之間。總之，當代嗜好，有單純素樸之質，含着武士殺伐之風。然而流行童話之荒唐無稽，是寺院僧侶，未能盡提高文化，指導社會的責任。民間之圍碁，將棋漸變爲賭博工具，尤爲顯著的明證。

僧侶之黑幕，約言之如下：第一、僧侶雖衆，多係愚昧無知之流。（有大僧正慈圓的愚管抄及無住之沙石集等均有此種的記載，（可參照平泉博士同前書三九七——八頁，）第二、通曉漢文漢詩之五山的僧侶，不通國史國學；第三、因迎合民衆心理，僧侶本身，多染惡劣習慣，道德之敗壞，不問可知。當時以通詩文者，多受社會景仰，如是僧侶捨佛學而爭習儒學。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亦甚衆。僧師鍊壯年之時，訪寧山於建長寺，彼此寒暄之後，詢以本朝高僧之事，茫無所知，遂發憤研究國史雜記，乃著成元亨釋書三十卷。足見寺院僧侶，對於國史知識之缺乏。此不獨五山之僧爲然，卽眞言、天台之僧，亦莫不然。以前神佛混合之思想，至此最爲發達。因僧侶學問之膚淺，反好高談闊論，而

不自知掩藏。荒唐無稽之傳說，與童話之流行，亦爲國史知識缺乏之表現。

後鳥羽天皇以後，僧侶之中，多有非法行動，隨身攜帶刀杖，以備不虞。子孫相繼，成爲寺之住持。竟以子爲弟子，稱爲真弟或真弟子。如得領主之許可，可以納稅娶妻。以下駙充爲僧侶，故少傑出之人。迨至南北朝分立之後，停止付給度牒；除破戒之僧外，無法維持生活。故經商於各地，自稱商人，或以工業，以糊口云。（佐藤氏日本教育史二八四頁。）

因僧侶道德之墮落，男色女色之事，發生甚多；而道德淪亡，風俗頹敗，莫可收拾了！

僧侶黑幕，其實尙多，不欲盡述；然其對於中世之教育，亦復裨益不少。

總之，平安朝時代的文學，是女性的；中世的文學，是男性的。換言之，平安朝是傾向於美麗的，優雅的；而中世是實踐的道德的。因武家政治的產生，遂有時代思潮的變遷。例如放情寫意之純粹的和歌，到了鎌倉時代，爲之一變了。

前代古今集和歌，較爲優美的，現代近於男性的。

和歌是由前代繼續發達而來，如勅撰集，鎌倉時代，其數甚多。新古今、新勅撰、續古今、續拾遺、新

後撰、續千載、續後拾遺、玉葉集等皆是。其後有風雅集、新千載、新拾遺、新後拾遺、新續古今集等。古今集之後，又有新續古今集，在所謂二十一代集之後，勅撰之事，逐漸減少，和歌一道，其勢漸衰。故鎌倉時代，爲和歌全盛時代。鎌倉時代的文學，和歌可居首席。其特殊形式是自由的，是一般的，爲散文學之一種。所謂戰記物（軍事記）可爲武家政治時代之參考資料。

中世文學，不免帶有黑暗的色彩。由當時文學，可以反映武家的興亡盛衰，及社會的消長存廢。實朝和歌，亦爲時代思想的反映。要之，當代文學在內容上，在來源上，都表現着淒涼陰暗的聲調，這是受了平安朝末期佛教厭世思想的影響。中世初期的文學，在戰記物語方面，有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保元物語等。此外尚有日記、紀行方面，如方丈記、辨內傳記、東關紀行、十六夜日記等是。

平家物語有云：「祇園精舍之鐘，作諸行無常的響聲；猶如沙羅雙樹之花。盛者必衰，奢者不久。人生在世，無異一場春夢，風前之燭，泯滅可期！」

此外，尚有方丈記一段話

「川流不絕，逝水無歸。潭泡旋消，影不暫住。世人與宮室，亦猶是矣。玉都之內，連棟並葺者貴賤之居，歷代有焉。然而察其信乎舊家蓋鮮，或則去年破而今歲新營，或則巨宅亡而小學代興，居人亦然。不改其處者，固多人，然二三十中，舊知亦纔一二人耳。朝死夕生，世之常，第如水泡。吾不知生生死死者，何所從來而何所往？又不知逆旅暫寄，羌爲誰而勞心，更何有於娛目居停與宅舍，紛競無常，譬猶樞花朝露，或露盡而花猶存，存花倏稿於朝陽，或花敗而露未消，殘露亦不終日也。」
方丈記，假藉詩文妙句，發爲傷心世道之言；其受佛教之影響，可以窺見了。

當時文學之含有厭世的佛教思想，與平安朝文學，實有不同。武家的隆盛，爲國家紛亂的原因；然不能謂此厭世思想，是由武家政治而來。中世中期以後的文學，例如太平記、徒然草、神皇正統記等，不但反映了各種社會的現象，還帶着緊張深刻的思想。徒然草固表現着一種厭世的佛教思想；然就全體言之，亂世之文學，反帶有強烈道德的色彩。因時代潮流的影響，佛教思想發生變化。然而厭世思想，決非當代（中世初期）的特產物，是由前代無意志的感情生活，以及人心的清靜空虛所釀成的。

佛教思想，既然有好的影響，自然也有壞的影響。在日本國民道德思想上，發生了來世觀念，厭世思想。除此之外，還受老莊的無常觀，及虛無的影響。這種厭世思想，已在奈良朝萬葉集時代表現出來。

萬葉集時代，是社會與政治沒落的時代。萬葉集的歌人，在他的生活上，本沒有甚麼問題；雖有厭世詩歌之作，并非厭世思想的發生。佛教之有勢力，固由於皇室的獎勵，名僧的提倡；然其思想，可以雅俗共賞。所以，平安朝文化的潮流，偏於主情方面；佛教思想，亦浸潤於人心。當時社會，失卻意志的統制，好爲耽美哀愁文學，則佛教消極思想的歡迎，是爲當然之事。到了平安末期，此種傾向，更爲顯著了，一般民衆，因知識幼稚，對於佛教思想，抱着迷信的觀念。於是物忌、禁壓之法，加持、祈禱等，（即齋戒、鎮壓之法、密咒、祈禱等）極其盛行。例如在源氏物語之帚木卷嘗有此言等，在不吉之時，有禁人出入，閉居室內的習慣云。在葵之卷中，也有可看出：

「在大殿有怪物（鬼怪）出現，異常可怕。一說此爲故父大臣之靈。繼而思之，除嘆息本身以外，莫能怨天尤人；幽昧之靈，曷其靈諸！」

以上所云「怪物」、「生靈」及「御靈」、「靈魂」等。在夕顏卷，有源氏之君及夕顏的話：

（源氏）雖嫌（她——夕顏）熱情欠濃，仍是一意相親，說道：「近處那裏去從容暢談吧，這樣總不得暢。」（她——夕顏道）「立刻怎樣呢？」說得不慌不忙。儘管是山盟海誓的親熱過去。（她）那種不推不就的神情，另有一工，竟不像個過來人。（源氏）也不願人家（——她）的意思，喚將右近，叫隨身去招呼車子過來。這邊（夕顏處）的人們，都知道恩愛，（源氏對於夕顏的恩愛）不是尋常，雖摸大不着頭腦，倒很放心的。天都快亮了。並不聽見鳥雀聲，只聽見老頭兒枯喉嚨念着詞，一起一拜很費勁的樣子，大概是山僧修行在門外過。可憐！這朝露不如的人世，貪着什麼還儘禱告？只聽唱着「南無當來導師」（源氏）覺得可憐，說道：「你聽呢，他也求來生呢！」

即總僧修法，應堅來世盟！

長生殿的故事不吉祥，不求比翼，只祝彌勒之世；這分永久的意思，非常深遠。（夕顏和句）宿緣深恨淺，遑敢祝來生。

便是這等地方（那夕顏）也還不老練的樣子……

着佛教的來世思想。『長生殿的舊例』是引用白樂天的長恨歌；但（自然源氏是富於漢詩漢文的知識）總是悲愁哀調的文學。

在平安朝時代，中國之陰陽道，印度之宿曜說，極其盛行。陰陽道是中國的天文學，觀察天災地變，同時知道吉凶、占相、祭禱等道。當日本漢學流行之時，即陰陽道傳入之期。以德川末期為最盛，即到現在，其勢未已。所謂「陰陽」云者，含義甚多。不但在論理上，有矛盾、相對及反對的觀念；即有實質上，有天地、日月、男女等物象；黑白、強弱等性質；前後、上下、大小等關係；禍福、寒暖等狀態，都有奇數、偶數等的意義。但更應注意的是：『陰陽之氣』的概念。周易象象有云：『大哉乾元，萬物資起，』『大哉坤元，萬物資生。』陰陽即乾坤，陰陽合體，乃生萬物，由宇宙論，討論到人生觀。天地自然的現象，與人事界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且受其支配控制，所謂陰陽道，因此而起。這種方術為家相方位（卜宅）、日時禁忌占卜之用。大寶令中，已有陰陽寮之設置，職掌天文曆數；并有陰陽博士、天文博士、曆數博士、漏刻博士等之官職。由中古時代起，漸為社會所信任。因一般人民，均受自然法則所束

縛，不能行使其意志；加以佛教僧侶，輸入印度天文學之宿曜說，殆如火上加油了，宿曜云者，卽二十八宿、十二宮、七曜（或九曜）等的總稱。由星曜及曜直所釐定的宿曜曆法，決定人生禍福的宿曜占法；以及占術呪法之宿曜說，儀軌等三說，總括之而成爲宿曜說。陰陽道發生於儒學，帶有理論哲學的意味；宿曜說創始於佛教，富有神祕宗教的色彩。宿曜經是解析曆法及占法，稱爲『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爲人生吉凶的占法。卽解析某人屬於何種『星宿』，屬於何『宮』（十二宮）所以，個人之性質及命運，均由先天所決定。佛教之因果報應，前世宿業，與宿曜說，皆足以支配人心。在平安朝末期，兵連禍結，民不聊生，因之文化中心，移於愚昧僧侶之手；一般民衆，徘徊歧路，莫知所從了。

宿曜的思想，常散見於榮花物語，及源氏物語等書中；但在中世初期，（卽中世中期）源氏物語，有甚大的感化。（平泉博士，中世精神生活一七頁以下）其時，上流社會的主情生活，容易接受運命觀。中世時代，新興佛教之發生，因爲人生意識之轉變期；然而佛教之中，未必沒有黑暗世界。如謂佛滅之後，卽分爲『正法』、『像法』、『末法』三時期。正法時代，因修行而得證果；像法時代，雖

修行而無證果；末法時代，人心不古，佛法淪亡矣。——以中世（尤其初期）爲末法之世，於觀覺上人之正像未和讚，可以見之。

「釋迦如來，涅槃歸真，已二千餘年矣。方龍駕昇天之際，如來之弟，悲泣不勝！末法「五濁」之「有情」修行而無證果；殆因釋迦遺法，悉入龍宮之故！」

在政治史上看來，由源平二氏的得勢，到源氏之掌握政權爲止，是中世紀武家政治之改變。在思想史上看來，僧侶之文化指導，反使中世人士的思想，愈陷於黑暗的境域。操縱中世的文化、教育、學術，雖皆爲僧侶；然對於武士階級，仍居於從屬地位。故國家有志之士，均欲披甲執堅，而爲一世英雄。

中世教育思想，又別開生面了！對於僧侶越現實的來世的思想，於是有武士之現實的國家觀念；對於消極的退縮的文學，於是有道德思想的軍記物。且由祕密不可思議的佛教，轉變到了強有力的禪宗；而政治經濟的發展，一般人士之生活，有向上的現象，這些都足以形成中世紀光明現象的原因。

(註) (關於中世佛教思想的影響，寺院、僧侶及一般社會的關係，可參看平泉博士著《中世社會與社會的關係》一書。)

二、中世光明現象——現在簡單地敘述中世光明現象之另一方面吧！這光明現象，是有消極與積極兩方面。先由消極方面來看吧！第一要說到當時道德的思想。

這種思想，是表現於當時的文學上。不過當代的文學，係繼承平安朝時代以後；一切物語及小說，不能趕上前代了。出版書籍，多為前代的模倣及改造。因受時代的影響，頗富於道德的色彩。如諸曲、御伽草紙類、軍記物語類、捷書、教訓書、諸曲、御伽草紙類等，多在室町時代所發表的，道德思想，含蓄甚富。——諸曲多為僧侶所作，考其內容，偏於佛教方面；然對於君臣、父子、夫婦等之人倫道德記載亦豐，而御伽草紙係為孝子行事之敘述。

(註) 上述中世的童話，有二十四孝、七草草紙、蛤草草紙等，是一種敘述孝子的事實；其材料取諸中國傳奇及佛典之中，是為世所熱知的。

軍記物的文學作品，在鎌倉時代有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保元物語、古今著聞集；但以室町時代之太平記為最有名。平家物語到太平記之時，道德思想之表現方法發生轉變；即敘述目的及其

態度，已有不同。平家物語，以平家一門爲中心，敘述榮枯盛衰之命運，與道德的人生觀；而太平記以楠氏一門爲中心，敘述大義各分，及勤王思想。平家物語之中有云：「驕奢不久，有如春夢！」這不僅說明世道無常，還斥責清盛入道之非是。然而太平記的作者，承認報答皇恩，有絕對的價值。如云：「不忠之人，必遭顯戮！」「其驕奢無道，命如朝露，又何能爲！」（在平家物語上有之）皆指背棄皇恩，欺侮朝廷，不得良果而言的。太平記是表彰楠氏一門勤王的功績，由消極的道德方面，轉變到積極的道德方面了！

太平記是敘述勤王的事績，鼓舞後人勤王的思想；但勤王思想，就是以忠事君之意，忠君并不一定就是勤王思想。當武家興盛之際，雖有對於主君鞠躬盡瘁之忠臣義士；但與皇室的觀念，大義名分的思想，似無直接的關係。政治中心，在於朝廷，即王朝時代，皇室與國民之間，有思想的直接性。所謂忠義云者，即向天皇盡忠之謂。到了武家政治時代，這種直接性，遂一時消滅了。武家政治，產生於世亂年荒之戰國時代。第一，皇室微弱，達於極點；第二，公卿大夫，因國庫空虛，戎馬倉皇，流寓四方，不知所極。國民之間，愛君尊王之念，油然而生；這種敬神崇祖之心，又見復活了。

(註)對於勤王思想之勃興，另有一種原因。以前禁止人民參拜伊勢神宮，到了戰國時代，神社及寺院的領地，多爲武家所侵佔。伊勢神宮亦在其內。因經濟上的壓迫，神宮官吏，遂許人民參拜。人民觀念，既以皇室爲國家的一大宗家，祀奉皇室祖先的神宮，當然爲國民視線集中之點，所以國民對於神宮，日見尊崇了。對於皇室之尊敬心，可以說是勤王思想的表現。(清原博士：日本道德史三一三——三一六頁)

戰國時代，足利氏雖握政權，而事實上，僅擁空名。國內志士，擁護朝廷，即是勤王思想。在朝廷以外，握着政治實權的階級，爲強有力者；以爲勤王思想，係一種新的分子。勤王思想之繼起，是抑霸思想。前者以皇室爲對象；後者以幕府爲對象。前者是第一次勤王思想；後者是第二次勤王思想。中世末期，織田、豐臣等之擁戴皇室，乃假勤王之名義，掌握天下政權。從勤王思想看來，是屬於第一次的；而屬於第二次的，是在德川末葉，爲擁護皇室，討伐幕府的思想了。

勤王思想，雖分爲第一次與第二次，而兩者實有相通之處。勤王之士，多爲德川時代之倒幕黨，又是新興日本建設的犧牲者。此輩勤王之士，與中世之勤王家，是其功績，實無不同。因時代的關係，勤王家功勳，略有差異。打破蒙昧空虛的世界，樹立尊重皇室的旗幟，鞏固國家的基礎；此種勤王的

思想，實爲中世光明現象之一種。

在太平記裏所敘述之勤王事蹟，如楠氏一門的事業，令人可歌可泣。而太平記之勤王思想，還能影響於後世。例如：德川時代初期，盛行太平記讀的講解，勤王思想，遂傳播各地。所載楠氏之盡忠報國，受其感化者，有由井正雪、高山彥九郎、蒲生君平等人。

中世之道德觀，是由人生觀變成國家觀。這種思想的中心，當然是武士了。武士因擴大自己的勢力，形成特別強固之人生觀；但因時代的趨勢，發生了以國家與皇室爲中心之正義觀。這種武士階級的人生觀，可於「捷書」及「教訓書」中見之。

中世初期之十訓抄與貞永式目，係敘述人倫問題，主從及父子等道德。此期著述，多關於文學方面；然在中期以後，「捷書」與「教訓書」之數目，日有增加。在室町戰國時代，教訓書如：慈元抄、竹馬抄、假名教訓、伊勢貞親教訓、今川了俊制詞，以及女子箴言的身ノカタメ、小夜ノネサメ等是。而捷書如：大內義隆之大內衆壁書，北條早雲之早雲寺殿二十一條，武田信玄之信玄家法，長曾我部元親之元親百條，元親式目，朝倉敏果之十七條，伊達植宗之塵芥記，黑田長政之遺言及定則，細

川幽齋覺書；豐臣，秀吉之豐太閣大阪城中壁書，加藤清正提書等的出世。

「十訓抄有施恩惠，去驕慢，重人倫，戒在人上，選擇朋友，居心忠直，專一思想，百事忍耐，毋妄求人，鑽修才藝等之十一項。」

貞永式目，是敘述主從的關係，女子貞節等事。

所謂「提書」云者，即對於武士之一種教訓。——在當時由善的方面看來，是實力主義之實踐時代；由惡的方面看來，是弱肉強食時代。因割據主義之實現，所以有訓誡部下提書的發生。內載武士禮法，武勇精神，質素儉僕，忠孝精神云。

上述之教訓書及提書等，固然是表現當代道德的思想，反面看來，可說是反映當時社會道德的缺陷。在勤王思想中，表現國家紛亂的狀態，是中世紀道德思想之消極方面。

武士之存在，本由於亂世所生；而解決世亂者，亦是武士。由因生果，由果推因，消長盈虧，不難領悟。

禪宗是盛行於鎌倉時代，其宗旨與佛教不同；無固定之經典，有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主張，其

真諦是由前提直到結論，只在於澈悟這一點。絕變化，空有爲，實虛豁，絕物理，滅知見，止妄想，超脫生死，開拓光風霽月的境地，這是澈悟的境地，很不容易實行，應絕對自己修養才行。這樣，向來是他力念願之佛教思想，轉變爲自力修養的思想，力量微弱之人們，得以超越苦樂生死，而能覺悟也。

由他力念願轉變到自力修養，是一種思想上的革命。例如：「夫出入生死之道，雖爲佛祖所示，探求其源，不外乎心地光明。然人皆不知「心卽是佛，」四處尋求，終無所得。」又譬如：「父向南行，子往北尋，愈尋愈遠，而無相見之日。」

「無念卽指此心而言，心係有名無實，亦卽古人所謂無心。故一念之中，不能有生死之相。全念卽無形無體，殘留此念，卽墮入地獄，備受痛苦，或受婆婆世界輪迴之苦。故應捨去他念。古人云：「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卽指此而言。心生爲一念所起，因彼一念，種種妄念，種種罪惡，隨之而生，則墮入惡道。所謂心滅卽一念無本體，死則與俱，遂無地獄天堂之事……故專一去念爲要。除念須坐禪，收念可現本相。在未生之前，無所謂地獄天堂，只有本相。本相無形，肉體雖死，本相不滅；肉體雖生，本相不生，故爲不生不滅。所以本相無生死輪迴，并有截斷生死利劍之稱，是爲真佛……唯一心卽

是佛，以爲心外有佛是爲外道。不要向佛行禮，佛不念經，不持戒律，不犯戒律，不造善惡，要得真佛，見性爲宜，若不見性，卽念經誦佛，持守戒律，亦無所用，是爲達摩太師所說的……」

佛教思想，無論直接間接，都與道德觀，倫理觀，發生關係。禪宗思想之流行，爲道德觀積極性的表現。道德觀本係根據於實踐原理；而佛教之道德觀，其「行」之主體，爲自己否定，將此身隱於靜的諦觀之中。禪宗所謂「行」的主體，是「卒然而甦，將此身委諸自力動作之中，是有了純粹實踐的意味。這種思想，是「實踐我」確立的意思。

實踐家之武士精神，與禪宗思想，頗多融合之處。鎌倉武士，驅馳槍林礮雨之中，生死存亡之境，有信仰禪宗，解決吉凶者。但是武士與僧侶，對於禪宗的思想，決不對抗而反相結合。有以僧侶的思想，支配黑暗方面；武士的行動，控制光明方面，非加改正不可。禪宗思想，到了最後，以爲宗教是不必要的。人心卽佛，卽否定理想的信仰，及歸依的生活，將一切的一切，集中於現實的人類生活之上。人身毀滅之時，一切都毀滅了，既不求死後之福，更不怕死。此非禪宗思想的全體，但至少可與武士精神相結合而成現實的人生觀了。禪宗思想，過於深遠，不易爲一般人所了解；然而出入生死之武士，

就能體驗此種思想，所以武士能代表中世紀光明方面了。中世紀教育對象，在於武士；所以武士自己修養的思想，即中世紀之教育思想了。

一般人民，在中世紀黑暗世界之中，摸索徘徊，莫知所極。武士雖走上了光明之路，人民的地位究竟是怎樣？實有說明的必要！

武士之能夠發生及其存在，是有人民爲其後盾。地方豪族，擴張勢力成爲武士，武家政治，勢力日熾，草澤英雄，崛起號令天下。且因交通商業的發展，引起全國經濟狀況的變動，促進人民經濟思想的發達。公卿大夫，散居各地，宣傳尊君愛國之旨；如是勤王思想，國家觀念，因而日見濃厚了。

古代中期，即上古時代，社會思想之中，以國家觀念，經濟觀念爲最發達；然多限於上流社會，而在武家發生以前的上古時代，一般人民未能有所與聞。但在武家發生以後之中世紀，國家思想與經濟思想，一般人民都能參與，比之以前是大不相同了。

經濟思想的發展，應在德川時代，加以敘述。現簡單地說：在奈良時代所發生之貨幣經濟思想，一般人民，未能了解。到了鎌倉時代，鎌倉一地，成了商業中心，設立材木座與博方座特別保護市場，

以及各種商業機關；因此，一般人民，漸漸了解貨幣的價值。各地農民，將自己生產品，運到市場，換得貨幣而歸。到了室町時代，海外貿易，極爲發達。經過戰國安土、桃山時代，朝廷與幕府，因經濟非常困難，遂發布地方分權制，以謀經濟界的調和及維持，如是有「座」的組織。這種「座」的組織，一方面妨害商業經濟；一方面座衆行動，日見橫暴，到了信長時代，就覆滅了。後因自由買賣的發展，與豐臣秀吉積極政策的使用，商業及經濟界，遂呈非常的活氣。因經濟思想的發達，民衆生活的充實，自然大家也走進積極的方面去，這是中世紀光明現象的一種。

國家觀念的發展，無再詳述的必要。惟是禪宗思想的流行，遂有中國宋學的輸入。（鎌倉初期，是北宋學，末期是南宋學，即朱子學說。）其根本思想，是窮究宇宙萬物發生之理，本屬於老莊哲學；然其宇宙觀，又浸潤於孔子的漢學。故研究宋學之人，屬於儒教正統。宋學在當時精神生活上，有極大的影響，爲日本一種哲學思想的發達，這種影響，第一是在神道方面。

以宋學爲基礎。去解析日本神道之天地開闢說，在鎌倉時代以後，始有所見。

例如：在鎌倉末期，所出現的『類聚神祇本源』——是操於伊勢外宮神職家之手。這書的典

據，稱爲神道五部書，奈良朝之前所著的；其實，此書前一半，爲鎌倉時代外宮神官所作成的，與日吉神社有關係之『山王神道』，由日蓮門徒所創立的法華神道，與真言宗及神祇觀結合，成爲三輪神道，（或稱御流神道）或稱兩部神道，以及吉田神道與忌部神道等等，都是鎌倉及室町戰國時代所產生的，以後逐漸發展了。

神道的成立，當然與佛教早有很大的關係；但是神道之發達，到了宋學傳來以後纔開始的。

這種純粹理論的神道，係爲中世精神界思想的發展；第一，是國家觀念及國體尊嚴論，在『類聚神祇本源』中，可以看出。北畠親房神皇正統紀之神道說，也有這種思想。到了德川時期，復古國學派的國體論，大概是根據於親房的思想。第二，因國體尊嚴論，遂發生日本優越論的思想。這是南北町，室町時代之反本地垂跡說。——以神爲本，以佛爲末，去反對以佛爲本地，以神爲垂跡的思想。將『本地垂跡說』與『神佛習合說』比較起來，知道日本國體觀漸有進步了。

（註）以上參照清原博士國學發達史第一章第五節。

宋學之在日本，雖係逐漸發達；然在最初之時，仍追隨於佛教之後。——然由空想至於現實；由

宗教至於道德；宋學遂與佛教脫離關係，反而有壓倒佛教之勢。到了德川時代，僧侶脫離寺院，改崇儒教者，有藤原惺窩與山崎闇齋等人。

那時的思潮，是現實的道德的，人民的生活，漸次呈現活氣。衣食足而後禮義興，遂有閒暇作純粹學理的研究。其間武士，擔負了中世文化發展之重要責任。到了次代，即武家政治成熟時期，武士精神，走上了文武合一之道。以後思想日見發達，文化日見昌盛，單純的文武合一，是不能統制了。因宋學的輸入，儒教的發達，日本文化史，發生了很大的波瀾。

第五章 國民道德組織時代的教育思想

——近世（德川時代）的教育——

（一）概觀

（二）文藝復興的源流

一、朝廷的文藝獎勵

二、幕府的文藝獎勵

三、儒學的發達及西學的輸入

四、民衆力量的充實

（三）教育學說及教育機關的發達

（四）民衆教育的發達

一、概觀

二、心學派及實學派的思想

三藩學的教育傾向

四、鄉學的教育

五、私塾的教育精神

六、寺子屋教育

(附)女子教育

(五)近世教育的結論

一 概觀

自德川家康統一國內，在江戶開建幕府，直至明治維新，二百六十餘年之間，國泰民安，右文輕武，是爲日本文藝復興時代。在武家統一全國之時，德川一門，既不偏於武道，又不傾於文藝；但中世文化，大抵偏於武事方面，如平安時代是。後因思想之發展，武士多以發揚『實踐我』爲職志。近世思想，包含了新時代的潮流，及古代的文化，可以說是集古今之大成。反而言之，文藝時代以前的道德思潮，及日本固有民族性時代的思想，到文藝時代，又復活了。所以就普通方面說，江戶時代文藝

之特色，是爲人文主義（Humanism）之發展；就特殊方面說，武士階級實現了武士道，而武士的興起，是庶民一部的發展；同時武士道的興隆，是人民文化的開發。

武士與人民，不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已，實更有其他的意義。先是武士爲維持其勢力起見，遂有支配多數人民之必要；爲謀本身經濟的安定起見，遂有人民耕作之必要。那麼，由政治經濟及文化各方面看來，武士是一般庶民的嚮導者。

（註）參照前章及乙竹岩造著：日本庶民教育史上卷第一編第三章。

因經濟的發展，人民到了江戶時代，有顯著的解放了。久受壓迫而無教化的人民，得了此種力量，是由精神方面，轉移到實際方面，尤其是農工商方面。江戶時代，民衆的經濟，駕於武士階級之上；因經濟之安定，要求教育的觀念，自然發生。

江戶時代，以武家政治完成爲中心；以文化藝術發展爲基礎；國民道德之組織發展，成爲根本問題。然而，人民求知欲望，日見濃厚。

黑暗時代的中世，對於文藝復興之種種原因，不難窺見；但文藝復興，產生於近世；因其關係較

大，自應詳爲記載。近世是各種思想集大成的時代，尤其是教育現象，在近世有新的發展。教育設施或制度的發展，與教育學說的組織，同時民衆教育，也有發展的現象。本書係敘述教育思想史及民衆教育，以及近世教育的情形；因篇幅有限，不得不加縮少。德川時代約三百年間，形成政治史的及思想史의各種階段；因爲國家的安定，所以學者輩出，學說昌明。要敘述這種思想，與其以年代的區分，不如以學派的分類，較爲方便。

二 文藝復興的源流

江戶時代，是文藝的復興；考其源流，有四種區別：第一，是朝廷學問的獎勵；第二，是家康幕府的文藝獎勵；第三，是儒學的發展及西學的輸入；第四，是民衆力量的充實。茲分述之如次：

一、朝廷的文藝獎勵——皇室好學，自古以來，無不皆然。在戰國之時，朝政分裂爲二，政出多門，霄肝憂惕。天下統一之後，皇室經濟，較爲優裕，好學之念，油然而生。後陽成天皇爲始，經過後水尾天皇、明正天皇、後光明天皇、後西天皇、靈元天皇、御門天皇、櫻町天皇、光格天皇，直至仁孝天皇、孝明天

皇，皆爲獎學之君。

御陽天皇，在慶長二年出版錦繡段；其後四年，出版日本書紀、神代卷——此即今日之「慶長勅版」。德川家康的出版事業，受其影響。（參看高橋俊乘：日本教育史附錄年表。在後陽天皇文祿二年，有勅版孝經出版的記事）

後水尾天皇，雅好學問；對於朝廷文庫、東山文庫，熱心提倡。所以公卿大夫，聞風景從。當時組織了「學問講」，招聘在野學者，講述中庸、周易、蒙求、尚書、論語、周禮、孟子、孫子、史記、詩經等書。

御光明天皇，史稱其精研學問；曾撰有藤原惺窩文集序一篇，摘錄如下：

「朕睹此書，寢食俱廢，萬慮澄清，百節以通，耳目以融，肺腑以清……噫！朕於先生，雖未能見其顏色，聞其言語；而百年之神交，彼此皆同。」

所謂先生，即指惺窩而言。因聞意林庵之學問淵博，雖爲卑微之士，曾召御前講學云。（參考長沼賢海的日本史教科書，新說日本史下卷）

二、幕府的文藝獎勵——此事足以影響於一般教育的普及，武家學問的獎勵，在足利時代，頗

爲顯著；織田、豐臣時代亦然。但文事武功，同時并重者，始於德川家康。

家康發布了幕府政治的法典，禁中公家及武家法令等。（元和元年——皇紀二二七五年）

在此種法令之中，言及勸學之事，如禁中法令第一條云：

一、天子所習，在於學問所，若不學，則不明古今之道。

又公家法令第一條云：

一、公家與衆家，須勤學好問。

武家法令第一條云：

一、文武弓馬之道，應專心學習，文事武備，須兼籌並顧。

所謂文武兼顧，因爲家康政治的方針，亦可表現學問獎勵的精神了。

（註）規定各種禁中法令，即限制皇室行動，本非所宜。因德川氏之政策在壓迫皇室，自然以後民衆得勢，成爲打倒幕府的原因。

德川家康的學問獎勵，計有（一）儒者登用；（二）古書蒐集；（三）書籍出版等事。禁中法

令，與武家法令，是二代將軍秀吉繼承家康的遺志而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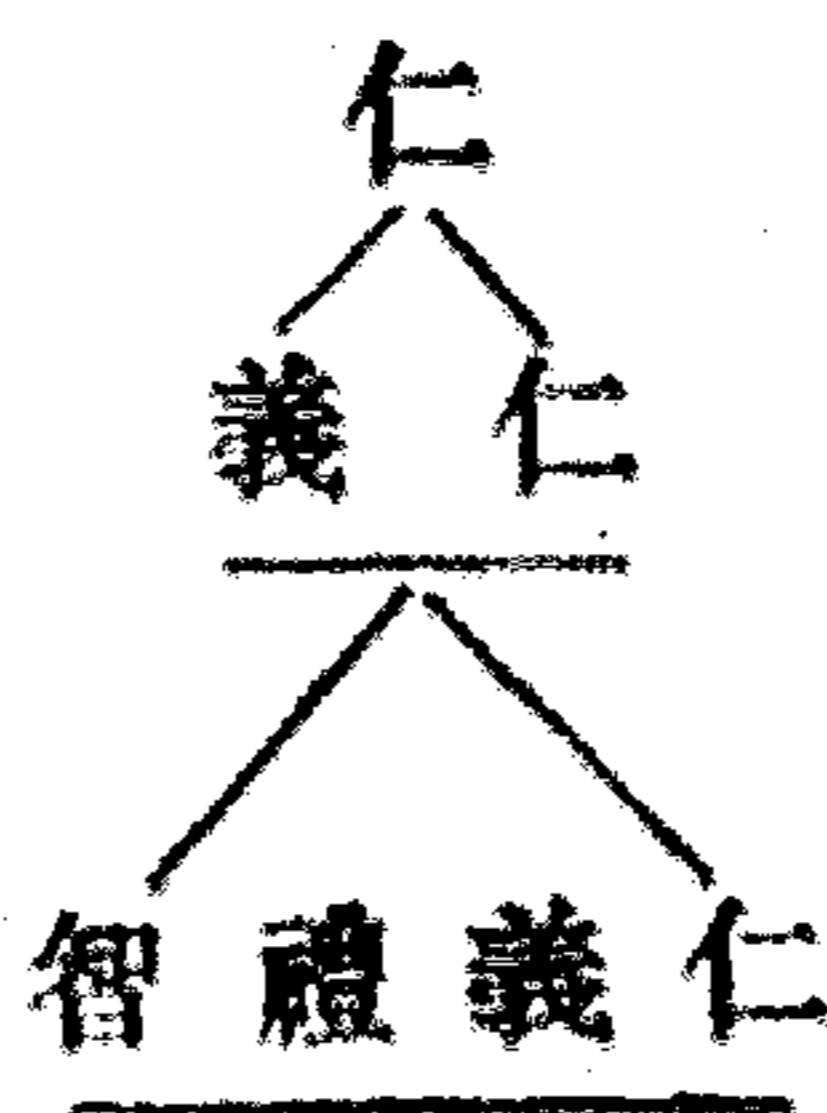
三代家光，曾實行鎖國政策，即是阻止外來文化的輸入，冀圖國內的太平。然在明治以後，吸收外來各種文化，創造日本固有精神。以今視昔，實有霄壤之別。

將軍綱吉在昌平波設立學問所，是爲公立學校；并設大成殿，祀奉孔子，稱爲聖堂。朱子學說，極爲幕府所注意。到了將軍家宣時代，以和漢洋學術見稱之學者新井白石，登用爲侍講。除日本歷史、財政的研究外，尤注重於西洋學術的介紹。

將軍吉宗，取消家光所發布之禁令，儘量購求外國圖書。在公立學校內，提倡實學之鑽修。除了漢學之外，尤獎勵醫學、天文學。到了將軍家齊時代，國學勃興，侵及公立學校。而山崎闇齋派的勤王思想，頗對幕府不利；家齊有見於斯，特獎勵朱子之學，以抑制之。

三、儒學的發達及西學的輸入——儒學與西學之發達，大有造於江戶時代之學術文藝。其初漢學本以孔子之「仁」爲中心，而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目的；其後儒學時有變遷。日本之讀漢籍者，限於用漢文漢詩之人；這種變遷，未遭波及。到了江戶時代，新興儒學如潮而至，學者莫之能禦。

孔子思想的中心，是在於「仁」。「仁」字含義甚多，對於平等無差別的意義，頗似墨子「兼愛說」。因此，孟子於「仁」之外，加一「義」字；「義」者宜也，於是「仁義」成爲儒學中心思想。



孟子以爲人皆有仁義之心，故主「性善之說」，而「中庸之誠」是由性善而起。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心，謂之四端，亦由性善而生。是爲道德完成可能說，教育可能說。

荀子主張「性惡說」，其理由卽是：「……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忘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性亡焉。生而耳目之欲，有好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忘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爭奪。人之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所以人有受教育的必要；所謂教育，在於學禮。

以上兩說，各是其是；所以朱子（由平安期到鎌倉初期，皇紀一七九〇——一八六〇）以理（本性）、氣（氣質之性）、二元而綜合之。

雖然朱子學說，折衷孟荀兩家；然其淵源，是由於周濂溪、程伊川二氏之說。周氏學說，以宇宙本體爲無極而太極，分爲動的方面（陽）、靜的方面（陰）。由陰陽二元論，闡明萬物的現象。程氏學說，主張宇宙萬物，由理氣二元而成的。形相卽理，秉質卽氣（略似亞里斯多德之說）但朱子綜合一元與二元說，認爲宇宙太極之理；同時以理氣二元，解說萬物現象。所以理氣二元之間，有必然的關係，及相互依存的關係。（變化現象是二元之相互作用，統一現象，是太極的一元論。朱子較之程子，更近於亞里斯多德之學說。）

朱子之宇宙說，姑置勿論。關於人性論，以爲人是理氣二元所成的，理是本性，氣是氣質；有特殊的性質。然而，二元論的結論，卽因氣質有特殊性；所以，理亦有具體的特殊性。理之本身，是抽象的；氣的本身，是偶然的；氣是氣質的性，與人性的發生關係，因爲有理，理是人類的本性；因有氣質，始得發現。所以理是形式、法則；氣是秉質、資料，形式與資質是相卽不離的。

朱子學說，由特殊立場探求普遍。——知的理論方面，即是「窮理」，行的實踐方面，即是「居敬」。——「窮理」是廣求事物之理；「居敬」是內省不怠，而慎其起居動作。

朱子學說的特色：第一，由成立上看來，是包括的；由組織上看來，是綜合的；第二，是主知的，適於進步人智的要求；第三，由特殊至於普遍，進而求人類自我的實現。在日本江戶時代之公立學校，很有勢力。碩學藤原惺窩，是那時朱子學派的首領。

不過朱子學說，近於煩瑣哲學；繼起之者，爲王陽明之心理說。陽明（室町中期，皇紀二一三二——八八）一方面採用孟子及程明道的良知良能說；他方面採取陸象山之「心即理說」。王陽明以爲心即理；一切之自然現象，及人倫上之道德規範，皆具於人心之中。「心即道，道即天，苟知心，則知道；苟知道，則知天。」這是良知一致說。良知即心之本體；無論何人，絕對具有的。然而多爲私慾與妄念所蔽；所以發生「致良知」之說。「致良知」是因磨鍊修養而後意誠。知而必行，所以發生「知行合一說」。王氏之說，實與朱氏所見相反。

江戶時代，在朱子學說之後，最受歡迎者，爲陽明學說。王派之中，實以中江藤樹爲首領。

以前沙比爾 (Xavier) 在日本宣傳基督教。到了秀吉時代，排斥外教，以德川時代為最甚。但是，將軍家宣起用新井白石，介紹西學。而吉宗解除禁令，以謀外國書籍的輸入（基督以外的書）。且有青木昆陽，研究荷蘭學術（其中以醫學為發達）。茲將當時研究西學主要人物表列如次：

學者

著書

○新井白石

西洋紀聞

○青木昆陽

○杉田立白

蘭學事始

○前野良澤

解析新書

桂川甫周

大規玄澤

蘭學階梯

稻井三伯

波留麻和解

（註）○號的四人，是蘭學（荷蘭學）大家。

除了荷蘭學術以外，俄語、英語、法語、德語以及各種學術，陸續輸入。

西學發達，固足以爲江戶文化之發展；同時儒學、國學也有復活的形勢。（關於儒學書籍，略舉一二如次：遠藤氏：支那哲學史；井上氏：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等。關於天主教可參考日本西教史。新村博士之南蠻廣記。關於教育史可參考高橋氏：日本教育史一九二頁以下。）

四、民衆力量的充實——江戶時代，人民分爲士農工商四階級；士是支配階級，在政治上佔有勢力。一般民衆，在經濟上及其他方面，亦佔有勢力。

◎ 民衆力量的發展，繫於經濟的安全。日本民衆經濟的自覺，首在鎌倉時代；然在武家統制之下，武士經濟，亦具有相當勢力。平安末期，以鎌倉時代的地方農民獎勵，比諸藤原氏專政時代，是爲民衆經濟安全的第一步。戰國之時，不問士庶，均身帶一劍，以資保護。如士退而爲農民，自然有混和融合及破壞建設的行動。封建制度之成立，即都市的成立，因行政上的關係，都市漸次經濟化。所以，鎌倉時代，貨幣經濟，因而發達了。貨幣起於元明天皇和銅年間，一般民衆，慣於物品交換，不知使用貨幣；貨幣經濟之實行，在於平安朝。到了鎌倉時代，貨幣經濟，極形發達。但唐錢與邦錢并行之後，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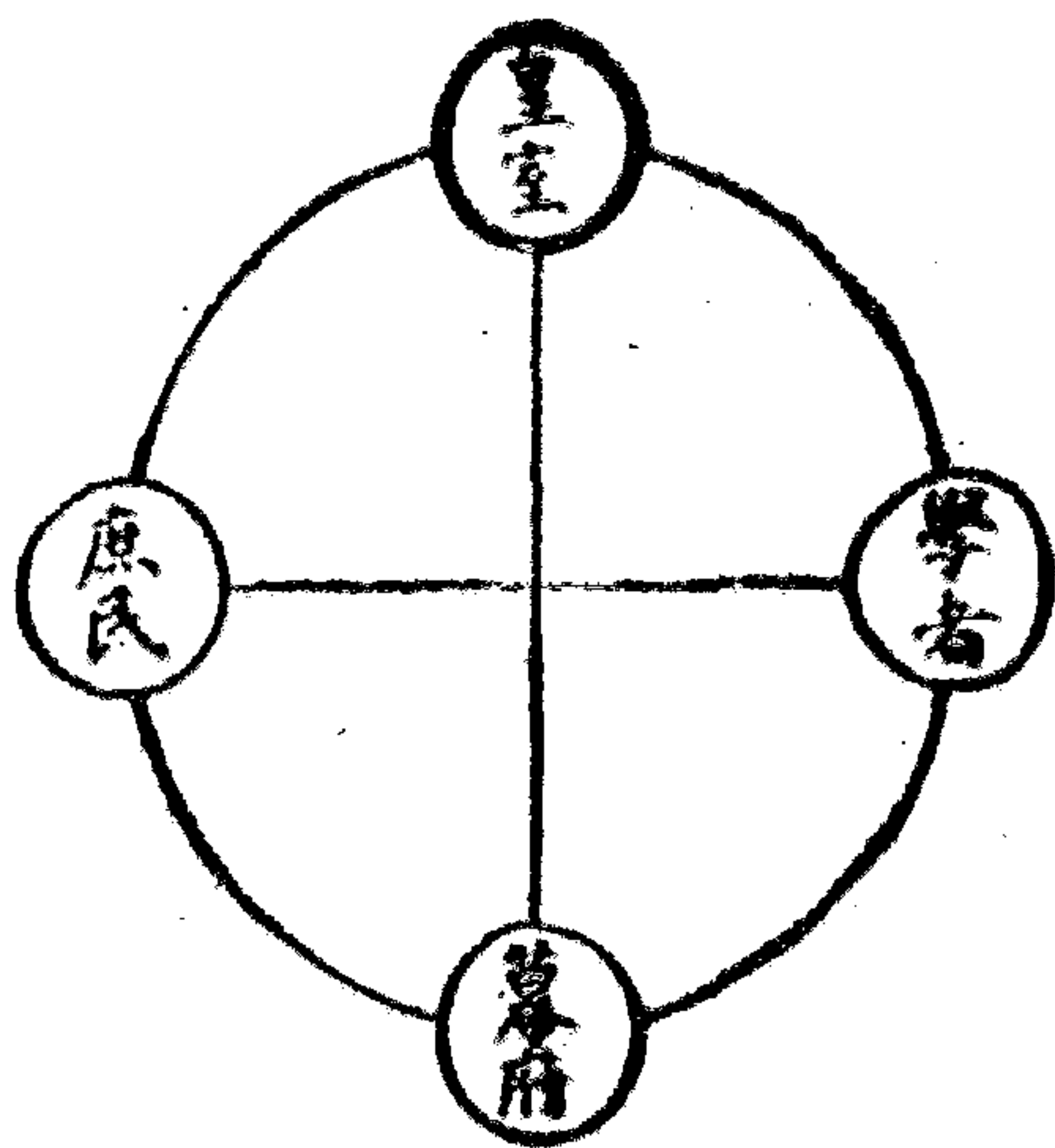
統一，遂有貨幣統一之必要。豐臣、秀吉以後，貨幣得以統一，經濟生活，因國內國外交通發達之故，以前農業經濟，轉變為工商經濟。農業都市，變為工商都市，始於室町時代。但與中國、荷蘭通商之時，日本付出之貨幣，以金銀為主；其結果日本正貨，大為減少。因德川氏採用鎖國政策，國泰民安，人民生活，遂日見其優裕。

（註）關於經濟生活，可參考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上卷第一篇第二章。

「富而後教」是為古訓。一般民衆，因經濟的安定，遂進而要求某種程度的教育。大凡文化傳播於民衆之後，文化的性質，或能由民衆決定，遂形成民衆自身的文化。民衆力量的充實，足以促進民衆教育的發達；而民衆自己的覺悟，所以形成日本國民的文化。

江戶時代，在皇室與民衆之間，有武家政治的幕府及學術中心學者的存在。而政治史及文化史成爲一經一緯，經濟文藝，學術道德，參雜錯綜，成爲江戶時代的歷史。但我們所應注意的，在這時代所形成的學者思想家的社會，與一般民衆的社會，有新局面的發展。

在學者及思想家間，國學派與武士道學派，因爲重視國家國體，所以尊重皇室。但尚有以社會



秩序，階級價值爲中心，崇奉儒學，擁戴幕府的人；又有以實學心學爲名，指導民衆的人。這種思想，使一般人民對於朝廷，對於幕府，對於本身，都有深刻的反省。

三 教育學說及教育機關的發達

當代學術思想界，雖呈現百花繚亂之勢，現應加以簡單的敘述。

藤原惺窩爲朱子學派的首領；中江藤樹爲陽明學派的領袖；各執一說，毫不相讓。然而未能窺見孔子儒教之真面目。——孔子儒教之改造，是爲「古學派」的山鹿素行。

以上三種學派，均以己說，詮釋儒教，而互相抗衡；但各派互有長短，所以細井平洲起而調和，是爲折衷派。

學者既然取長捨短，自有其新義，方能獨立不倚；如三浦梅園、廣瀬淡窗、二宮尊德是爲獨立學

派的代表。

(註)崇奉儒教哲學，除以上古學派之外，尚有其他學派，如藤生徂徠之「古文辭學派」，伏原宣條之「註疏學派」，田篁墩之「考證學派」等是。以下所述，雖非屬於儒家正宗，或以神道哲學為中心，或則信仰朱子學說，至不一致。

對於儒教的反響，就有日本固有精神及文化運動的發生；遂有荷田春滿、本居宣長等國學派的勃興。又有站在神道哲學的立場上，於朱子學說中，找出說明的原理，即為關齋學派。

復古思想，即為尊王愛國的導火線；當時以國史編輯作為中心事業，所謂「水戶學派」者是。此派始於德川光圀，而藤田鳴谷、藤田東湖等為其代表；以後根據朱子學說，去說明神道。另一方面，以國史研究為手段，去探究日本神道的，遂有賴山陽之歷史學派。關於日本國民道德組織的研究，因受時代潮流的影響，成了白熱的狀態。其後，產生愛國運動，遂有武士學派之興起。山鹿素行、吉田松陰可為其代表。

國家之意識，愈見明瞭；民衆的思想，亦愈見發展。當代文化，含有人文主義的色彩。其趨勢是隨着國民思想而興起。民衆教育現象，很顯明地是當時文化之一種內容。教育的原理，增加了民衆的

色彩。教育學說方面，在當代後半期，則有心學派及實學派的發展，混合神道與儒教，對於農工商賈，給予「人的教養」是為民衆實踐的道德派。

人文主義，波及於貴族階級及平民階級，前代發生之國民道德，到了當代，才有全體的組織。

(註)實學、心學，沒有根據一定的學說，係採取神、儒、佛三教之所長，形成了民衆哲學。但當代佛教或道教的思想，也影響了社會文化的一部份。例如：佛教方面，有靈雲寺覺彥的提倡；道教方面，有林東漢與小川泰山等的鼓吹。

因新井白石與青木昆陽，介紹西學，成為當代之教育學派。

(註)以上各派的學說，其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教育觀，另詳學者學說篇，茲不具述。現試列學說一覽表如次：

德川時代教育學派學說一覽表

根本思想	學派	根本的主旨	主要的學者思想家	基礎之學
	朱子學派	根據朱子的理氣二元說，去說明宇宙人生及教育。	藤原惺窩、林羅山、松永尺五、木下順庵、新井白石、雨森芳洲、貝原益軒、室鳩巢、中村惕齋。	儒學尤其是朱子之學。

		思想		儒教	
獨立學派	考證學派	註疏學派	折衷學派	古文辭學派	古學派
神儒佛三道，獨立新說。	與前相同，以考證研究爲主。	與前者相同，從事註疏。	合儒教各派或折衷儒道兩教。	屬於前者爲古文辭的研究。	儒教的古學，回溯孔孟之教，探求真道。
三浦梅園、帆足萬里、二宮尊德、大原幽學。	吉田篁墩、海保漁村。	伏原宣條、佐野山陰、中井堅庵、松本君山。	細井平洲、片山兼山、太田錦城、皆川棋園、榊原篁洲。	荻生徂徠、松崎白圭、廣瀬淡窗。	山鹿素行、伊藤仁齋、伊藤東涯、太宰春臺。
神道 儒教 佛教 哲學	各派儒學。	各派儒學。	各派儒學及老莊之學。	儒學尤其是孔孟之學。	儒學尤其是孔孟之學。
					根據王陽明知行合一說，說明實行本位的教育。
					中江藤樹、熊澤蕃山、中根東里、佐藤一齋、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吉田松陰（西鄉南洲）。

思想	實踐道德	武士道思想	神道		
			國學派	水戶學派	歷史學派
思想	實踐道德	武士道思想	國學派	水戶學派	歷史學派
心學派	混合神道儒教佛教，說明平易的實踐道德，注意於商民女子的教育。	組織武士道大成，根據愛國精神，鼓吹國家的思想。	研究日本的古典，不受儒佛影響的純神道復古國學派。	編修日本史，以朱子之學說明神道。	前者的一分派，但由日本歷史的研究，說明神道。
神道	石田梅庵、手島全門、手島堵庵、中澤道二、布施松翁、柴田鳩翁、香坂義堂、平野橋翁。	山鹿素行、吉田松陰。	山崎闇齋、保科正之、佐藤直方、淺見綱齋、三宅尚齋、谷桑山、山縣大貳、竹內式部。	朱舜水、德川光圀、德川齊昭、藤田陶谷、藤田東湖、會澤正志齋。	賴山陽。
佛教	神道 儒教 哲學	神道及儒教哲學。	純神道哲學。	神道及儒學尤其是朱子之學。	神道及歷史。

農民道德思想	佛敎思想	道敎思想	西學
實學派			西學派
混合神儒佛而歸一於至誠之德，重實行，解說農民道德。	根據於中世及其以前所發達之佛敎思想，非自出心裁。	祖述老莊的思想，無特別的發展。	介紹歐西學問的輸入，主要在於醫學及外國語的研究。
二宮尊德、佐藤信淵。	靈雲寺覺彥（淨嚴）、龍澤寺白隱（慧鷲）。	金蘭齋、林東溟、小川泰山（廣瀬淡窗）。	新井白石、青木昆陽、於田玄白、前野良澤、桂川甫周、大槻玄澤、稻村三白。
神道 儒敎 佛敎 哲學	佛敎哲學。	道敎哲學。	西學。

江戶時代之教育機關，有公立與私立的兩種；無論在量與質上，均有非常的發展，讀者可參閱下表可也。

德川時代的教育機關

(一) 幕府直轄的學校

1. 昌平坡學問所（昌平）——儒學，尤注重朱子之學。

2. 和學講習所——教授國學。

3. 開成所——教授西洋的學術

從事外國語翻譯
後合併為帝國大學

4. 醫學所——教授西洋醫學

5. 徽典館（甲府）、明新館（駿府）、明倫堂（長崎）、修教館（佐渡）、修文館（橫濱）、

日光學問所（日光）

(二) 藩學（全國有三百餘）

主要的：

1. 明倫堂（名古屋）——德川義直創建

2. 弘道館（水戶）——德川齊昭創建
3. 明倫堂（金澤）——前田氏
4. 弘道館（佐賀）——鍋島氏
5. 養賢堂（仙臺）——伊達氏
6. 時習館（熊本）——細川氏
7. 興讓館（米澤）——上杉氏
8. 修猷館（福岡）——黑田氏
9. 日新館（會津）——松平氏
10. 造士館（鹿兒島）——島津氏

（三）民衆的教育所

- 一、鄉學（有介於藩學及寺子屋之間至明治四年）
- 二、私塾（漢學塾）

著名的：

1. 松下村塾（吉田松陰）
 2. 咸宜園（廣瀬淡窗）
 3. 堀川學校（伊藤仁齋一門）
 4. 廉塾（菅茶山）
 5. 懷德書院（中井甕菴）
 6. 講習堂（松永尺五）
- 三、寺子屋（在德川時代數目約有二萬所）
- 四、心學教的講席（心學舍）與實學教的講席。

四 民衆教育的發達

一、概觀 德川時代，多數教育家，以聖人君子爲理想；以道德爲教育目的。而常時的政策與德

治主義，復爲一致。所以教育與政治，是有密切的關係，其結果成了儒教的天下。所以德川幕府，令公立學校，均講授朱子之學，乃因此故。

但其缺點所在：第一，以儒教爲中心，有崇拜中國，而輕視日本之病；第二，傾向於人文主義，忽略了經濟的事情，遂有純粹國家之教育思想，及通俗國民教育思想的發生。後者即『實學派』及『心學派』的教育學說，可以代表。

一般民衆，不但在經濟上，有了力量；就是在教育上，也能自覺了。其時一方，因國家主義之隆盛，尊王攘夷思想之勃興，所以德川幕府，是爲武家政治之最後而崩潰了。因大政奉還，皇室復能支配政治，由古代建國精神，以及皇道主義所統一。德川幕府之傾覆，江戶時代之終了，多半是受國家主義與民衆自覺的影響。這兩種事件，更是明治以後之現代思潮（尤其教育思想）發展的「二大動力」。我們觀察江戶時代教育思想，無論如何，要回顧到以前之國家主義教育學說，及國民教育學說的必要。著者在此，關於國民教育傾向，略加敘述吧！

對於江戶時代之民衆教育，最有興趣，最有關係的問題，就是寺子屋教育。當時除公立學校外，

尚有藩學、鄉學、私塾等等。鄉學暫置勿論，其他的學校，都以養成士君子爲目的；而寺子屋教育，則純係民衆教育機關，培養農工商的子弟。江戶時代之民衆教育思想，表現於實學派及心學派之中（參看上面學說一覽表）。鄉學是介於藩學及寺子屋之間，帶着民衆教育的色彩。此外尚有私塾教育，是爲民衆教育之代表。

二、心學派及實學派的思想 德川時代，儒學盛行。教育方面，偏於道德主義，與之對抗者，有國學派及其他思想；國民道德既成爲中心問題，在社會上，人文主義，最受歡迎。而心學派及實學派教育思想，自然以民衆道德修養爲目的。

心學派及實學派的思想特色，可分爲兩種：一是注意普通經濟的狀況；二是注重民衆道德的修養，就道德方面說，是爲神、儒、佛三種思想的綜合；就經濟方面說，注意特殊經濟階級之農工商的生活。以上兩種皆與民衆教育有關。所謂偏重道德，輕視人文，並不就是背棄道德，離開人文。所謂採取經濟要素，並不就是離開道德，專重經濟，——這是心學派及實學派的主旨。教育注意到民衆，經濟成了教育的要素，這兩種現象，是有價值的。

其實，心學派與實學派，（即同一實學派內部，）在「道德的」與「經濟的」關係說來，有許多不同之點。簡單地說，教育採取經濟的見地，卻有兩種不同形態：一是在教育對象方面，是含有「經濟的」意味，即農工商賈，為其對象；教育理想，注重他們的修養。二是在教育方法方面，包含着「經濟的」意思，雖以民衆為對象，特別注意於經濟的關係，是要貫徹經濟主義的教育目的。

一方面實學派代表二宮尊德，所謂報德教；及石田梅巖之創始所謂石門心學派；（註）他方面在實學派中，尚有佐藤信淵所倡道經濟中心教育說。

（註）江戸時代，陽明學派的人，謀其學說之普及，自稱為心學派，而朱子學派之人亦然。究之，注重民衆教育者，是為石門心學派了。

因為經濟要素的不同，遂有道德要素的不同。所以實學派與心學派，因了這種關係，其道德要素，亦不相同。一言以蔽之，實學派主張（尤其二宮尊德說）農民道德說；心學派與石門學派主張商民道德說。但前者的道德，并非指農民所應有的通俗道德，以農民為對象，解析「為人之道」是為哲學的倫理說。然而心學派之學說，是很通俗的。當時社會，對於士、農、工、商各階級，以農民居上位，

以商民居下位；而商民的道德，完全是卑淺通俗的。

教育之「道德的」要素，與「經濟的」要素，頗多差異之處。但實學派的學說，不管他以道德為主，以經濟為主，在國民道德上看來，是對於國民的國家的而創設。心學派的學說，不但是通俗的；而且對於兒童教育，女子教育，有極大的影響。

（註）佐藤信淵之經濟主義，係解說農民經濟，是一種國家的社會的經濟政策。因經濟的安全，遂發生教育思想及其教育制度的研究。由現在看來，是很有興趣的。茲用圖表說明之如次：

心學		實學		教育	
的		的		的	
道德主義	石門心學	經濟主義	佐藤信淵	農	商
注重道德的	注重道德的	注重經濟的	注重經濟的	國民道德及國家道德的方向	國民道德及國家道德的方向
子教育等的方向	通俗社會教育兒童教育女子教育等的方向	國民經濟及教育制度的方向	國民經濟及教育制度的方向	國民道德及國家道德的方向	國民道德及國家道德的方向

上面所述，雖分爲經濟主義與道德主義；但是這兩方面，決不能完全分開。——道德與經濟，均與教育發生關係；在實學派及心學派之中，可以看出。茲簡單地說明尊德之報德教及石門心學的思想罷。先看實學代表二宮尊德的報德教的思想，其道德的見地，是神道儒教佛教的融合。尊德曾有言曰：

「道有多種：神道爲開國之道；儒學爲治國之道；佛教爲治心之道；故予不尊高尚，不厭卑近。取此三者的精華，成爲報德教，戲名之曰爲神儒佛正義一粒丸，其效力之廣大，莫可言喻。」（尊

（德夜話）

報德教能發揮本人思想之特長，所以能加入於獨立學派之中。（參照上面學說一覽表）所謂報德教與報道教，就是解析報德之理。尊德以此德此道，可作爲教育的根本，其教育法，即報德法。明天地之恩德，即所以報德，亦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由此看來，報德教是實行之教了。

尊德嘗云：「吾教不尊重書籍，以天地爲經文，研究至誠之道。」又云：「吾教乃經典的實行者。」

這可以證明是實行教了。總之尊德的思想，是代表實學派，歸之於報德而已。——報德之理，可說是至誠；至誠云者，即嚴然實行其自明之之道。他又云：『吾道乃至誠與實行而已。』至誠與實行，是他的思想之中心概念。

至誠與實行，是相即不離的，無實行的至誠，非真至誠；無至誠的實行，是爲盲動。尊德以爲實行，應由勞動着手；勞動就是至誠報德的方法及原理。尊德將勤勞分爲『分度』與『推讓』二種。

至誠、勤勞、分度、推讓爲『報德教』的四大綱，所謂分度，即是知命守分；所謂推讓，是由分度所節約的讓之於人；所謂勤勞，是尊德之經濟的根柢，其方法是與至誠相結合，其教育思想，就是道德與經濟的調和。

『分度』、『勤課』、『開墾』、『治所』、『備荒』都是尊德經濟論之根本原理。所謂『推讓』，是天道人道，忠孝獨立自尊，均屬於他之道德論的根本原理，這兩種原理，加入於報德教的四大綱領之教育論中，是可注意之點。（尊德道德論，多有經濟的思想，例如在推讓之前，說到節儉：小事爲大事之基，其意即是積小成大，而與經濟之意相通。）

上面所述之「分度」與「推讓」其思想是與宇宙論及人生論有關係。宇宙論之根本思想，是集中於至誠的概念。所謂至誠者，係客觀的，指示天地一貫之自明的真理。得至誠之道，應有「分度」。「推讓」要之其方法歸於勤勞，勤勞是人生論根本思想之一，勤勞的意義，不單指衣食住必要的勞力；且為完成人類德性的方法。宇宙的真理，人類理想的至誠，以及實現這種至誠，而完成方法原理的勤勞，纔算是實學派教育的根本原理。這種學說，是道德教育與勤勞教育之合體。由現在日本教育界看來，可說是教育史上發放一種異彩。

心學派道德的見地，也是神、儒、佛的合體，其宗旨是很平易通俗的。所以心學也可以說是通俗的道德教，發揮平民教育的特色。大島大鄰是心學者，曾有心學和合歌之作。

通俗心學教的學說，方法上的主旨，在於知性。性即心性，心是理之現象；所以知性，則知仁義禮智之德。梅巖曾云：

「人倫大厚，本出於天，由仁義禮智之良心而成。……知性則五常五倫之道備矣。中庸所謂「天性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知性則不能從性，知性乃為學問的綱領。」（日本教育文庫心學

知性的方法，應採容易之道而修得之，爲心學派着眼點。所以實際之教學方法，以商民階級爲中心。不問老幼男女，都授以『道話』一書。一方面口述例話，并採用靜坐之法，以求貫徹其目的。

實施教學的場所，稱之曰『舍』，即『心學舍』，其組織大體如次：

舍（心學舍）——教育所

都講——一切的監督者

講師——講釋道的人

聽講者——其初是商民階級的大人；其後不問老幼男女，均許聽講。

日時——每月定時而行。

月謝——聽講費一切豁免。

其他——聽講席分別男女，服裝照常。

向來所設的有心學舍，其主要的名稱如次：

京都——五樂舍、明倫舍、觀行舍、心學舍。

大阪——茶寬舍、河波舍、靜安舍、敦厚舍。

江戶——參前舍等。

以上之五樂舍，爲梅巖之教會，平島塔庵父子，永爲其主宰。又參前舍是中澤道二所創設的，爲關東心學的中心。

教師自備一切費用，係富有犧牲的精神。對於被教育者，發揚其勤勞心，公共心，慈惠心等，這種通俗平易的教育，在民衆教育上，有很大的影響。

以上所述，均係社會教育，此外尚有學校教育。如鄉學、私塾、寺子屋等是。茲先一述藩學的情形如下：

三、藩學的教育傾向 藩學係藩主爲教育其子弟而設的學校（由寬永時起。）曾極一時之盛。降至明治，約三百餘年間，其初學生僅限藩士，到了隆昌之時，民衆子弟亦許入學。（在石川謙時，二〇九校藩學，有一二〇校許可庶民入學。）這種教育，重在士君子之養成，是爲人文主義的教育。

日本教育思想發展一覽表

時代		年數	主要思潮	教育理想	對象
無自覺的時代	古	約九〇〇年	純神道思想	生活理想=教育理想 敬神崇祖武勇——真善美	△
		約五五〇年	儒教及佛教思想	神道儒教佛教——善	貴族階級
		約四〇〇年	貴族的文藝思想	文藝娛樂——美	貴族階級
	中	約一四〇〇年	武士道的思想	道藝節操——善	武士階級
		約一九〇〇年	變質的武士道	武勇——剛健	
		約一八〇〇年	勤王思想	宗教武勇——悟道——聖健	
	近世	約二六〇年	國民道德思想 (古神道儒學武士道西歐科學思想等等)	道德 } 處世經濟——善 倫理 }	庶民階級
		現代	明治	皇道主義思想	國家 } ——善 道德 }
	維新		實利主義思想 自然主義思想		
	新		主知主義思想	學問知識——真	
後	道德主義思想		文學藝術——美		
約六	社會的國家的思想				
五年	自由主義思想 人格主義思想 文化主義思想		一切學藝——真善美 } 文化 社會國家 } 世界………個性 }		

神道思想——日本固有文化思潮

儒教思想——漢學思潮

佛教思想——佛教美術思潮

文藝思想——日本固有文學思潮

武士道的思想——日本固有道德思潮

基督教的思想

日本教育思想發展一覽表

代		年數	主要思潮	教育理想	對象
日本固有文化時代	太古	約九〇〇年	純神道思想	生活理想=教育理想 敬神崇祖武勇——真善美	△
	上古	約五五〇年	儒教及佛教思想	神道儒教佛教——善	貴族階級
	中古	約四〇〇年	貴族的文藝思想	文藝娛樂——美	貴族階級
國民道德興起時代	鎌倉時代	約一四〇〇年	武士道的思想	道藝節操——善	武士階級
	吉野朝及室町時代	約一九〇〇年	變質的武士道	武勇——剛健	
	從戰國至桃山時代	約一八〇〇年	勤王思想	宗教武勇——悟道——聖健	
國民道德組織時代	江戶時代 (德川幕府時代) 教育學派峰起時代	約二六〇年	國民道德思想 (古神道儒學武士道 西歐科學思想等等)	道德倫理 } 處世經濟——善	庶民階級
	皇室中心主義時代 (明治)	明治維新後約六五年	皇道主義思想	國家道德 } ——善	全體國民
歐化主義時代 (明治)	實利主義思想 自然主義思想		學問知識——真		
反動思想時代 (明治)	主知主義思想		文學藝術——美		
國民思想統一時代 (明治)	道德主義思想				
國民自覺時代 (明治)	社會的國家的思想				
國家發展時代 (大正及昭和)	自由主義思想 人格主義思想 文化主義思想		一切學藝——真善美 } 文化 社會國家 } 世界………個性 }		

神道思想——日本固有文化思潮

儒教思想——漢學思潮

佛敎思想——佛敎美術思潮

文藝思想——日本固有文學思潮

武士道的思想——日本固有道德思潮

基督教的思想

西歐科學思想

歐美哲學思想

世界思潮

到了享保年代以後，漸漸加入實際的要素。藩學一方面傾向於人文主義，後因藩政與學問的一致，發生國民教育的必要。他方面又傾向於社會實學的主義，換言之，藩學發生了「國家學校」的觀念了。教育之形式及內容，都表現着民衆化了。藩學隨時代之變遷，遂與寺子屋發生種種關係，詳見後章。（註）（以上問題，參照石川謙：日本庶民教育史一一八頁以下）。

四、鄉學的教育 關於鄉學的教育，約有二種情形：

（1）大藩的支族，或家臣，爲其子弟切磋學術武藝起見，在采邑內，建立鄉學，也可說是小的藩學。

（2）以民衆爲教育目的，在鄉村內設立鄉學。（其補助或設立是有藩主或領主；保護與監督，當爲藩主本身。）

此外，又分爲兩種：

（1）爲一般成人教育而設的教諭所。

（2）爲兒童教育而設的鄉學。

教諭所，亦可看作藩立的心學舍。（實際上，心學舍可以代替教諭所。）至於兒童鄉學，可參閱後述之藩立的寺子屋。鄉學自然可以看做小藩學，他方面因受藩主的監督，是與藩學相似。而以民衆教育爲目的則與寺子屋或心學舍相似。（心學舍不繼續開講，在學制度上看來，不能與藩學及寺子屋相提并論。鄉學形式是介在藩學及寺子屋之間，可參照以上教育機關表解。）

鄉學目的，在於民衆教育；其實施方法，共有兩種：

（1）民衆得享受當時支配階級武士的文化，尤其是學習漢學習字等（以謀民衆階級之向上。）

（2）教授民衆，以實學，冀望有自立謀生之道（以謀民衆文化之開發。）

因此種關係，鄉學課程，殊不一致；其平常所施行者屬於第（2）方面。

教師是地方學者或有知識之人充之。經費方面，初由藩主維持，江戶中期，官民共出經費；由江戶末期到明治初年，民間創立組合，加以維持，與寺子屋式相近。

然而，由當時最初所指武士爲「國家的人」的思想，逐漸擴大到一般民衆爲「國家的人」

的思想。如是承認國家教育的重要性，與鄉學相結合之公立學校，因而勃興。鄉學，一方面與藩學寺子屋，他方面與公立學校或國民學校相綜合，是為現在小學制度的起因。

鄉學的教諭所，可說是藩立的心學舍；教育民衆子弟的鄉學，可說是藩立的寺子屋。鄉學是綜合藩學及寺子屋之形式的內容的而成為後來之小學教育。這在現在普通教育上，極有關係的史實，而其時所綜合之寺子屋，在今日教育思想上，保存着重要的精神。其一對於子弟個別教育之重視，師生間情誼之濃厚，是為人格的陶冶。此點是與當代私塾（漢學塾）相同。但其目的、學程、種類及程度上，有種種差別。在教育精神上，都有相通之處。關於私塾教育的精神，現略加以說明。

五、私塾的教育精神 江戶時代，學者輩出，遂在各處講學，對於仰慕之人，施以教育，這是私塾發生的原因。到了德川時代，私塾的數目，已有千餘所了。

私塾之教育目的，在養成有為之士君子。因係私人所設立，來學之人，并不受強制，以仰慕教者之學識及人格而至。師生之間，情誼彌篤。人格陶冶，於斯為盛。由此觀之，私塾教育與寺子屋，頗有名異實同之概。

上面表解內所載教育機關，爲當代主要的私塾。最著名的有吉田松陰之松下村塾（在長州狹），廣瀨淡窗的咸宜園（在豐後，日田町），菅茶山的廉塾（在備後深安郡），中井甃庵的懷德書院（在大坂）等。（此外，還有伊藤仁齋的古義堂，中江藤樹的藤樹書院，松永尺五的講習堂等。）講學之人，都是品學兼優，熱心教育；故其弟子，多爲出類拔萃之士。關於私塾情形，姑止於此，略舉一二，以見一斑。

第一，是人格教育，人格高尚之人，常與弟子同寢食同起居；浸潤既久，所染自深。且於人格感化之中，富有勤勞教育之意。第二，是勞作教育。

吉田松陰示諸生之文曰：「村塾若蔑視禮法，蹂躪規章，其不如夷狄禽獸者幾希……茲吾學塾，示諸生以至道；應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如手足，囉如骨肉，竭力操作，不煩工匠，學乃有成。」（德富蘇峯先生：吉田松陰三二三頁。）

廣瀨淡窗，曾有一詩詠塾生的生活云：

「休道他鄉多辛苦，同胞有朋自相親；柴扉曉開霜如雪，君汲川流我拾薪。」

這種教育，不是造成手執書本，口道聖賢的人物。例如松陰的門下，都是明治維新，建創大業的人，所以松陰之中心學說，在於人格教育與勤勞教育。淡窗成宜園制度，即在今日言之，實屬有條不紊。——高弟長三洲，根據成宜園的制度，草成明治五年的學制，則松陰之有造於教育者，豈不偉哉？

六、寺子屋教育 寺子屋教育，始於何時，約有兩說：（一）起源於中世之寺院教育，（高橋俊乘之說，日本教育史）（二）開始於德川時代，（石川謙之說，日本庶民教育史）兩說孰為可靠，今不具論。中世之寺院教育，已注意於民衆教育方面。江戶時代，民衆教育，極為隆盛；私人教育，大形發達，其初多利用寺院，後來普遍各處，這是寺子屋教育產生的經過。

寺子屋教育，不必一定在於寺院；然其起源，或在於中世吧？有謂始於近代，所謂中世的教育，是指受初等教育的學童（寺子）而言。（但當時民衆的子弟，為數極少。）到了近世，纔有多數的民衆子弟，僅襲用寺子之名而已。所謂「テラエヤ」（古之蒙學堂）是指「寺子屋」，非指「寺小屋」；是管理寺子之屋，非准教兒童「小屋」之「寺」。換言之，「テラエヤ」非寺小屋，乃是寺子屋了。這「屋」與「米屋」及「八百屋」的屋相同，所以收容寺子之場所（在原則上）已不是寺院，乃是私

塾之「塾」。所以真正民衆教育之寺子屋，是由近世開始的。（參照平泉博士：中世精神生活二五五頁。）

幕府也曾保護及取締寺子屋，主持者有其屋主；教師方面，初爲僧侶，次爲武士，最後爲積學之士。茲細分之如下：（乙竹岩造：日本庶民教育史下卷八八四頁。）

- 平民的經營者——全體的三分之一左右。
- 武士的經營者——全體的約四分之一。
- 僧侶——全體的約五分之一。
- 醫者——全體的十二分之一。
- 神官——全體的十五分之一。

寺子屋學生的年齡，普通由六歲至十三歲。入學稱爲「登山」或「寺入」。女子的數目，比不上男子，亦稱爲「寺入」。

教授科目，爲讀、寫、算。

讀書

男子（實語教、童子教、古狀揃、孝經、大學及小學等。）

女子（百人一首、女今川、女孝經、女大學等。）

習字（書）——（伊呂波歌、各種『往來物』諸證文等。）

算——（加減乘除的珠算、開平方、開立方、求積等。）

其他有修身教科之御談義均用口述。

這些科目，由漢學詩歌，進於武士教育。——一方面可謂武士教育之民衆化；他方面可謂寺子屋教育之國民化了。

以寺子屋爲藩學的代用……………（一）

以寺子屋爲藩學之補助機關……………（二）

（1）因無藩學，故選擇寺子屋。

（2）或選擇藩學，或選擇寺子屋。

（3）以入藩學爲原則，不得已始以寺子屋代

(1) 藩學缺乏女子教育，故採用寺子屋。

(2) 藩學缺少習字，故採用寺子屋。

(3) 先入寺子屋，預備升入藩學。

(4) 以藩學出席餘暇，兼入寺子屋。

(二)

(石川謙：日本庶民教育史一七七頁)

寺子屋綜合鄉學與藩學，成爲今日之小學制度。但寺子屋與心學舍，有共同的精神；在國民教育上，可以表現一種特色。

其次說到寺子屋的教學法，大的規模，如學級編製，男女分班，次序井然，小的規模，教師集學生於一堂而教授之。是寺子屋教育的特色，在施行個別教學，即今日自學輔導的方法了。

大的寺子屋，每月徵收學費；除巨室設立者外，校費多不充裕。然而弦歌之聲，朝夕不間。所以私塾，頗似心學舍。一方面爲精神的修養；一方面爲筋肉的勞動。以二宮尊德之苦行力修，便可看到這種人格感化，在當時之私塾與心學舍，屢見不一見了。

七、女子教育 德川時代的女子教育，極爲不振；中世紀的女子教育，亦屬消極。不過武家的女子，外柔而內剛，德川時代，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很低的；這是受儒教的影響。如前所述（在第一章第六）儒教之女子觀念，是三從、四德、七出、五病等等。——三從、七出，已見前章。但所謂四德，是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五病云者，指不和順、怨怒、毀謗他人、妒忌、無知。女子若使有四德而無五病，則視爲良好女子，這是女子教育的理想了。

女子在社會上的地位，極爲卑微，前已言及。公家武家之女子，多在家庭，聘請師傅，教授讀書、作文、習字和歌、女子禮儀、活花、茶湯等。民衆的女子，除在家從事烹調、裁縫、機織之外，又在心學會或寺子屋，受讀書、習字（有時算術）的初等教育。然而對於遊藝娛樂，頗爲重視，是爲當代教育的特點。因國家昇平，多好琴，如三弦、淨瑠璃（詞曲一種）小調等；女子教育，大有可觀。——但當時視女子，如一玩物，未免美中不足。

在儒教全盛時代，女子教育家，當求之於儒學派。（及朱子學派）如藤井懶齋、中村惕齋、貝原益軒等是。懶齋的婦人養草，惕齋的姬鏡（比賣鑑），益軒的和俗童子訓中的教育女子方法。（有

謂益軒所著，有謂其妻東軒所著，有謂後人所著的女子大學，均屬有名。

至於心學派中之女子教育家，則有平島塔庵、慈音尼兼葭等人，塔庵之女子口教，係根據三從四德著成的。例如塔庵對四德，有如次一段話：

「……女子四德：即婦言、婦德、婦功、婦容。女子對此，缺一不可……四德合一，女德乃成；若要修身齊家，無論尊卑，須行四德。」（日本教育文庫，心學篇二二三頁。）

儒教主張之女德，在行正道，惟頗傾向於消極方面，不足為訓。起而糾正之者，則有武士道學派，（山鹿素行，吉田松陰）他們的女子教育學說，一方面注重婦德婦言，他方面養成賢婦烈女之卓識高見。

松陰曾有言曰：「當時之世，少貞女烈婦，因家（指父兄）無忠孝的模範，又無良好的教訓。」所以他的主張，不在深居閨居之內，與世隔離；而在設立女學，選擇教師，施行澈底的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別開一生而，即國中的尼房。號稱女學校，選士大夫寡婦，年齡四五十歲以上，有貞節學問能女紅者，為女學校的教員，寄宿校中。收容由八歲至十歲以上之女子，每日來校求學，亦許寄

宿，教法極爲嚴肅……其目的在設置後宮女官，以曹大家，宋若昭爲訓，期在得能貞節而有學問之女子。（日本教育文庫女訓篇七四三頁）

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當代女子教育，在質與量兩方面，都無可觀；而女子在社會上地位的低落，更不待言了。

五 近世教育的結論

本章的結論，在探究近代教育的傾向。然而學術文藝，範圍甚廣；欲一一加以論列，勢所勿許。而且德川時代的文化，如政治、經濟、學問、文學、美術已有相當的發達，鑒古可以知今，本欲追溯回顧；但因篇幅有限，只有暫行割愛。

著者所欲言者，在於近世教育之內容及其對象。內容方面，近世的「道德」實與中世的「道德」沒有若何差異；不過，由學藝全體，組織國民道德，是爲近世教育進步之點。

至於對象方面，在於國民全體。古代教育對象，注重貴族；中世注意武士；近世則注重民衆，這是

其不同之處。

太古的神道思想，上古的儒教思想，中古的文藝思想及中世的實踐道德思想，是爲思想發展的順序。其實由真、善、美渾一的思想看來，都偏於真、善、美的一方面。這可以說是辯證法的發展，是近世學藝的一般思想。教育對象，既由特殊階級轉向到民衆階級，是即對象的進化，在日本教育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

教育的內容，雖然是指學藝的全體；教育的對象，雖然變成民衆；但不能說教育到了最善的境地。應由『學藝全體』進至『文化』；應由『民衆』推到『國民』；纔可以算是百尺竿上，更進一步了。其實，教育內容，成了文化；教育對象，成爲國民；是爲現代教育史上的問題。所以近世教育，是現代教育的序論；現代教育，是日本全部教育史的大成；進而言之，近世教育，成了日本教育史的序論。

近世教育的主義與方法，實有說明的必要。就教育主義方面，當代所發生的教育思潮，大體可分兩種：人文主義與實學主義。（即 Humanism 與 Realism）即理想的與現實。（例如：道德與經濟等）能將二者合而爲一，是爲近世教育的特色；有如儒學派的教育與實學派的教育思潮。現代

的教育思潮。或則以人文主義爲根據；或則以實學主義爲基礎；或則加以調和；或則予以反抗；形形色色，極不一致。

至於教育方法方面，小西重直博士，著有教育思想的研究一書，關於近世的教育方法，分爲五種如次：

- (1) 努力的教學法
- (2) 直觀的教學法
- (3) 練習的教學法
- (4) 自學的教學法
- (5) 個別的教學法

以上各種方法，無庸詳爲論列。現代教育方法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然而日本教育，因制度的齟齬，無論何種良好的方法或思想，多視爲無足輕重；希望今後日本教育家，加以注意纔可。

第六章 國民文化發展時代的教育思想

——現代（明治大正昭和）的教育——

（一）現代教育制度的變遷

（二）現代教育思想的推移

（三）現代教育學說的概觀——結語

明治維新的開幕，在國民文化上，放了一新光彩。關於時代思想的大略，已見於序論之中，茲不贅述。現在根據以前所分六期，將教育事實與教育思想，敘述如下：

（註）著者所欲討論者，為明治維新以前的教育，明治以後的教育，為本書的結論。而且明治維新以後，歐洲思潮之輸入，一方面促進學制與設施的發展，他方面促進學說學理的發達。故應有制度史，學說史分開記載。所以我在本章，簡單地述說而已。

一 現代教育制度的變遷

由明治初年至明治五年，是爲第一期。明治元年三月十四日，明治天皇發布五條誓文，國是於此奠定。此期教育制度的實現，詳載卷末附錄年表之中。教育既成了國家的一種工具；教育制度，由教育對象所支配。本期的教育制度中心問題，是高等教育而非初等教育。

明治五年至明治十二年，是爲第二期。重要事項；爲明治五年學制的頒佈，十二年教育法令的發布。這種學制，固然採取法國的干涉主義，且由廣瀨淡窗的高足長三洲參考威宜園教育制度，糅合而成。教育法令方面，吸收美國的自由開放主義。

明治維新時的教育，是徘徊於法美之間。時代的推移，遂以模倣他國爲非是。應根據日本國民固有的精神，加以改訂的必要，此第三期之所由來也。

由明治十三年至二十二年爲第三期。其重要事項；是十三年教育法令的改正，十九年學校法令的發布。改正教育法令，廢棄前期美國式自由開放主義，通令各市村設置小學。義務教育期間，定

爲三年；強制設立師範學校。所謂學校令有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中等學校令，小學校令等四種。在明治二十二年以後，爲學校令的改正。除三十年之師範學校令改正，女子部獨立，及三十二年中學校，高等女學校令的改正等外，尚有二十二年之憲法發布，二十三年教育勅語的頒布。

明治三十三年，從改正小學校令的發布，至明治末年，是爲第五期。改正小學校令，到明治四十年再行改正；義務教育年限延長至六年；四十年，有戊申詔書賜下之事。教育的發達，制度的變遷發展，到明治時代，告一段落。

第六期，大正與昭和二時代，即狹義的現代之總括時代。幼稚園，小學校，師範學校制度等的改良，從高等學校，大學校教育法令之改正，到朝鮮、臺灣教育法令的發布等，是爲今日各種教育制度之發展。

以上各點，暫止於此，不再詳述。茲再敘述教育思想的推移吧！

（關於教育制度，可參照卷末附錄；關於明治維新後及現代前期之教育制度，高橋俊乘特

加研究，請參閱玉川文庫。）

二 現代教育思想的推移

這一節也分爲六期，簡單述之如後：

江戶時代的終結，德川幕府的崩潰，明治思想界，遂統一於國家主義與國民主義二大潮流之下。——在教育思想上，亦有皇道主義，與實學主義二大思潮。此期之高等教育，較爲注意；皇道主義的思想，歷然可觀。——例如京學習院再興時，其規程中有云：

「一、辨國體，正名分；二、漢土西洋之學，可以扶翼皇道等等。」

然而由江戶時代所遺留之鄉學及寺子屋等，尙散在各地；實學主義，極爲盛行。

學制的發布，實受法國的影響，是爲第二期歐化極盛時代。對抗法國的干涉主義，就有美國輸入的自由主義，可於教育法令中見之。而實學主義，大受影響，由實學的變爲實利的了。（文部省曾翻譯刊行海特（Hart）與諾仙特的學說。康密業斯（Comenius）的自然主義，極爲盛行，這是皇道主義衰微的原因。）

那時就有歐美化對抗反動思想的勃興。明治十四年的小學校教員的備覽；明治十五年的幼學綱要，同年對軍人之勅諭等。都是鼓吹尊王愛國的思想，國家道德的觀念。國民思想，道德方面，進於知識方面；實利主義的教育思想，受了裴斯泰洛齊的影響；進入開發主義的路上了。

由前期所釀成的思想，一方是國粹主義；他方是歐美化思想。這種對立，足以促日本國運的發展。恰好此時，有憲法的制定，教育勅語的頒布，國民思想，得以統一集中。——文部省在明治二十一年，聘德人何斯克尼特（Hans Knicht）為帝國大學講師；何氏是宣傳海爾巴脫的教育學說，即綜合倫理說與心理說的教育學說。日本政府，極歡迎海氏主義；一時教育思想界，為海派學說所風靡（以上是第三、四兩期）。

到了第五期，學制學校令等，極為完備，教育界生氣蓬勃。但值日俄戰後，國民自覺的色彩，異常濃厚，個人心理學的海氏主義，一蹶不振，社會主義的教育學說，取而代之。柏裘曼（Bergeman）那篤爾普（Natorp）學說，盛行一時。與此對抗之者，有實驗的教育學說，如毛伊蒙（Meumann）來伊（Lay）等是。

第六期即是狹義之現代教育時代。因世界大戰的發生，思想界大受變動，世界和平之念，因而發生。日本因歐戰後，經濟的膨脹，對於世界思想，莫不介紹而研究之。

教育思想方面，有自由教育論，人格教育論，公民教育說，勞作教育論，藝術教育說等的輸入。到了最近，實際方面有美國的「設計教學法」與「道爾頓制」等；學理方面，有德國的文化教育學說，與現象派教育學說，真可謂五花八門了。

三 現代教育學說的概觀

現代初期的教育，（其見解及其學說）大概都是受美國、法國、德國的影響。但在實際上，以適合日本國民的理想及其文化為條件。如明治二十三年的教育勅語，包含了日本固有的哲學及國民道德。所以國民對之，極為尊崇，而教育家及教育學者，亦視為天經地義。但由教育勅語中，尚無組織的教育學說的發生，不無遺憾！

經過了中日戰爭，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教育界，發生了批評與創造的精神。僅翻譯外國的教育

書籍，以爲不足；有識之士，欲於國民精神中，求其教育理想以及教育方法。在教育撰述上，固多外國學說之介紹；不過於模仿之外，還加以深刻的理解，精確的批評。茲將歷年出版的重要著述，列之如下：

學校教育（明治四十一年）——小西博士

實際的教育學（明治四十二年）——澤柳博士

科學的教育學（同年）——田中博士

系統的教育學（同年）——吉田博士

教育概論（大正四年）——野田博士

教育學大全（大正十二年）——谷本博士

這些撰述，自然是受歐美學說的影響，而爲本人意見的吐露。此外還有介紹外國教育學說者，可分三種如次：

（1）實驗的心理學的見解

(2) 發生的實用主義的見解

(3) 社會的理想主義的見解

這些見解，風靡一時；在現代中期，教育思想界上，發放了燦爛的光輝。

先述實驗的心理學吧！這是在明治後期就輸入的，小西先生最先介紹并鼓吹這種思想。來伊的實驗教育學及實驗的教授法 (Lay: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 and "Experimentelle Didaktik") 二書，與毛伊蒙的講義 (Meumann: "Vorlesungen") 等，極爲教育學者、心理學者所歡迎。來伊所謂「世界教育」，係夢想萬國教育學的可能，這要靠實驗教育學的成功了。

但是，這種夢想打破了。這種實驗的研究，遂有採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去解決實驗心理學的問題；而實驗教育學，也以實驗心理學爲根據。實驗心理學，是使用「知能測定法」；所以實驗教育學，因此大有進步。不過教育的事實，是精神的事實，不能單以機械的實驗去研究；不但這樣，就是心理學的方法論，對於自然科學的傾向，也發生了精神的科學的傾向。這種傾向，到了現代後期，成爲文化哲學思想，產生了新的教育學說。

(關於實驗心理學的教育學說，參考乙竹教授的實驗教育學（明治四十二年著））

同實驗心理學的發生，在美國又有發生的或進化的教育學。這種思想，一方面是根據霍爾（Hall）發生的心理學；他方面是根據於杜威的發達史的哲學。所以『道爾頓制』與『設計法』等，可以說是杜威學說之具體化。

杜威的學說，比諸亞美利加主義，多含有理想主義的色彩。例如在教育學說上，有自由直觀與創造的活動等等，是與柏格森（Bergson）的哲學，有深切的關係。但杜威學說，總脫不出實用主義的範圍。然而二千年來，受儒教佛教的影響，對於事物，具有理想主義見解的日本人，——有全一的，直觀的日本國民性；對於實用主義，覺得極其膚淺。

霍爾著有青年論（The Adolescence）一書，明治四十三年，由元良等所翻譯，杜威著有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大正八年，由帆足教授所翻譯。

在此時代，風靡日本精神界的思潮，為柏格森的生命主義，倭鏗（Fichte）的精神主義等；對於教育思想，極有影響。蒲第（Buddé）之個性教育說，折衷於精神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但在

現代中期，在日本教育界中，占有勢力者，爲那篤爾普的社會教育說。以認識論爲中心，涉及於各種文化問題者，始於康德（Kant）之批判哲學。

杜威所缺者，那篤爾普補足之；那篤爾普之所無者，杜威具有之。因此杜氏與那氏，爲教育思想界二大明星。

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的對立，不單在教育學說，就是一般學術思想界，也受了極大的牽動。在方法上，是論理主義與心理主義之對立；這種對立，不是很永久的。兩相對立之後，自有調和派的產生。如德國之精神科學派的哲學，即文化哲學之一派。在日本現代的後期，即第六期，亦即大正及昭和時代，教育思想界的中心所表現的事情，略述如次：

「關於那篤爾普的思想，有各種的介紹及其研究。長田新教授，曾有關於那氏社會教育學，社會理想主義的批評與研究。那氏所著：哲學與教育學（*Philosophie und Pädagogik*）在大正十二年，由田制佐重翻譯，而稻垣木松之批判主義哲學的教育學（大正十四年）是根據那氏的社會的教育學，（*Sozial Pädagogik*）是日本教育思想界，呈現百家爭鳴之勢；著者爲

節省篇幅起見，不欲加以敘述。

教育即生活論，可謂一種新的傾向。一方面發生於美國的實用主義；一方面發生於德國的理想主義。教育（尤其兒童）的意義，決非預備將來，是直接與生活有關。由實用主義看來，在養成社會有用的人物；在理想主義看來，是人類生活的合理化。最後關於教育目的與教育方法問題，因錯綜紛歧，不勝縷舉，可視為教育上最有趣味的問題。

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換言之，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形成現代教育思想界兩大潮流。最近各種教育學說，都在這潮流中發展着；而為世人所集中注意者，為勞作教育思潮與文化教育思潮。

勞作主義，可於康密業斯（Combs）、盧騷（Rousseau）、裴斯泰洛齊及福祿伯爾思想中發現之。勞作教育的方法，在注重勤勞作業，其理想在實現人類最高理想。是受杜威及凱欣斯泰拿的影響，將勞作與社會教育的目的合而為一；這種勞作主義，也可以說是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合體。

文化主義，是根據題爾台精神科學派的教育思想，為斯普蘭開（Spranger）、李特（Litt）、史頓（Osborn）所提倡。綜合經驗主義與先驗主義而成為文化哲學說。這種綜合，不但在文化哲學上，

可以發現，即在佛西爾的現象學及以之進於人類學的赫登海(Heidegger)等，且於心理學上最新傾向之科古舒加(Kokoschka)威爾旦麥(Wertheimer)等的形態心理學等，也有其痕跡。這些新學說，在日本教育界，頗有相當勢力。

文化主義，不是一種空想，因為極尊重「體驗」及「理解」等；是使受教育的人，直接體驗理解之生命原理。文化主義，就本質上看來，是富有包容性的。這種生命原理，是與人類生活，切實結合之方法原理有關。如果勞作主義，不陷於技術尊重主義，而能突入文化主義的內面；那末，所謂「勞作」，是獲得其內面性。題爾台所謂「全人」的方法，成爲啓導體驗的原理；所以勞作教育，與文化主義，在現代教育思想上，其勢是不可輕視的。

結語——以上所述各種學說，完全是外來的思想；因說到東洋思想的特色，不得不論及西洋思想之東洋化；但現在編撰日本教育史的告終，我就在此擱筆吧。

「本節之末，原擬討論勞作教育的組織問題；以所述既多，暫時中止。關於哲學方面的見解，擬在教育根本問題與哲學改訂版中，再論及之。」

日本教育史年表

自皇紀元年
至大正末年
(在皇名上的數字)
(係表示歷代的順位)

天皇	皇紀	事項(尤其是教育事項)	西曆及外國事項
(一)神武	元	天皇即位	B. O. 660
同	四	祀皇祖天神於鳥見山	
(從綏靖天皇 至開化天皇 間)	一〇五 一一〇 一九二 二七五		B. O. 556 釋迦生 B. O. 551 孔子生 B. O. 489 蘇格拉底(Socrates)生 B. O. 387 柏拉圖(Plato)在亞加德 美(Academy)講學 B. O. 340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s) 創設里蘇姆(Lyceum)
(二)垂仁	六五六	在伊勢祀皇大神宮	B. O. 4 基督(Christ)生
同	六五七		
(三)景行	七七〇	日本武尊征伐東夷	

(二五)應仁	九四三	弓月君歸化(爲秦氏之祖)	
同	九四五	王仁齋書來朝(西文氏之祖)	
同	九四九	阿知使主歸化(東文氏之祖)	
(二六)仁德	九七六	免除各地方的租稅	
(二七)履中	一〇六三	在各地地方設置史官	
(二八)雄略	一一三八	在伊勢祀豐受大神宮	
(二九)繼體	一二七三	百濟五經博士段揚爾來貢	
同	一二七六	百濟五經博士高安茂來貢段揚爾歸國	
同	一一八六		a. d. 526 中世僧院學校的起源
(三〇)欽明	一二二二	百濟獻佛像經論	a. d. 552
(三一)敏達	一二三二		a. d. 571 穆罕默德(Mahammed)生
同	一二三三	王辰爾讀烏羽的表	

(三)推古	同	一二五三	聖德太子攝政	
	同	一二六四	太子規定十七條憲法	
	同	一二六七	法隆寺創立其後設立法隆寺學問所小野妹子遣為唐使	
(吳)孝德	同	一二六八	始派學生往隋留學	
		一三〇五	大化改新	a. d. 645
(吳)天智		不詳	始設學校	
(四)天武		一三四五	每家藏有佛像經典	
(四)文武		一三六一	制定大寶令	a. d. 701
(四)元明		一三六九	創設春日神社	
	同	一三七二	古事記的撰成	a. d. 712
	同	一三七三	勅各地方作風土記	
(四)元正		一三八〇	日本書紀撰成	a. d. 720
	同	一三八三	限定各地方置國學按察使	

日本教育史年表

<p>(豐)聖武 同</p>	<p>一三八八 一三九〇 一四〇一</p>	<p>設置明法文章二博士及直講 設置大學給費生 在各地方建國分寺</p>	
<p>(哭)孝謙 同</p>	<p>一四一七 一四四一</p>	<p>使每家收藏孝經大學始置勸學田 始置府學田</p>	
<p>(吾)桓武 同 同 同</p>	<p>一四四八 一四五九 一四六四</p>	<p>最澄在比叡山創建延曆寺 太宰府設置明法博士 藤原葛野麻呂使唐最澄空海菅原清公從之</p>	
<p>(五)平城 同</p>	<p>一四六五 一四六六</p>	<p>設置紀傳博士 獎勵大學入學</p>	
<p>(五)嵯峨 同</p>	<p>一四七六 一四八一</p>	<p>空海在高野山創立金剛峯寺 藤原冬嗣創立勸學院授予文章博士學位</p>	

(五) 淳和	一四八八	是時空海建立綜藝種智院	
(四) 仁明	一四九四	加增文章博士一人	
同	一五〇八	創立學館院	
(三) 陽成	一五四一	在原行平設立獎學院	
同	一五五〇		a. d. 890 創設牛津(Oxford)大學
(二) 宇多	一五五四	廢止遣唐使	
(一) 醍醐	一五六五	古今集撰成	
同	一五七五		a. d. 創立劍橋(Cambridge)大學
同	一五八七	延喜式撰成	
(六) 後一條	一六九一	源氏物語著者紫式部死	
(七) 堀河	一七四六	白河上皇創設院政	
同	一七四九		a. d. 1089 十字軍
(八) 高倉	一八三五	法然上人開淨土宗	
同	一八三七	大學寮燒失	

(八三) 後鳥羽 同	一八四九 一八五一	榮西傳授禪宗	a. d. 1189 中國朱子作大學註
(八三) 土御門	一八六五	新古今集成	
(八六) 後堀河 同	一八八七 一八九二	道元傳授禪宗 定貞永式目	
(八九) 後深草	一九一三	日蓮創設日蓮宗	a. d. 1253 La Sorbonne 學院成立
(九〇) 龜山 同	一九二〇 一九二五	日蓮著立正安國論	a. d. 1265 但丁 (Dante) 生
同	一九三四		a. d. 1274 蒙古來襲
(九一) 後宇多	一九三六	前此數年間北條實時經營金澤文庫	
(九六) 後醍醐 同	一九九四 一九九五	建武中興	a. d. 1335 意大利產生文藝復興
同	一九九八	足利尊氏開創幕府	

(九七)後村上	二〇二四	論語出版	
(九八)長慶	二〇三三	山密往來撰成	
同	二〇四〇	新札往來撰成	
(一〇〇)後小松	二〇六九		a. d. 1409 萊布齊喜格(Leipzig) 大學創立
(一〇三)後花園	二〇八九		a. d. 1429
同	二〇九八	新續古今集撰成(最後勅選集成)	
同	二〇九九	上杉憲實再興足利學校	
(一〇三)後土御門	二一三二		a. d. 1472 王陽明生
同	二一三五		a. d. 1475
同	二一五二		a. d. 1492 哥倫布發現美洲
同	二一六九		a. d. 1509 英國聖得堡(Saint Paul)學校創始
(一〇四)後柏原	二一七七		a. d. 1517 路德(Luther)改革宗教

			<p>當時爾拉斯麥斯 (Herbart) 等提倡人文主義的教育學說</p>
<p>(二五)後奈良 同 同</p>	<p>二一九〇 二二〇三 二二〇九</p>	<p>輸入小銃 輸入天主教</p>	<p>a. d. 1580 阿波尼加斯 (Carpenter) 唱地動說 a. d. 1548 a. d. 1549</p>
<p>(二六)正親町 同</p>	<p>二二三四 二二四一</p>		<p>a. d. 1564 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生</p>
<p>(二七)後陽成 同 同 同</p>	<p>二二四七 二二五二 二二五三 二二五九</p>	<p>禁止天主教 勅版的孝經出版伊索寓言譯成德 川家康在伏見出版孔子家語</p>	<p>a. d. 1587 a. d. 1592 柯米紐斯 (Comenius) 生 a. d. 1593 十六世紀在歐洲有亞斯克蒙 (Ascamb) 拉普柏列斯 (Rabelais) 等</p>

同	同	同	同	伊奴 (Montaigne) 馬爾加斯脫爾 (M. Ilcaster) 等盛唱人文主義及社會的實學主義
同	同	二二六一	家康在伏見建立學校	
同	同	二二六二	在江戶城內建立富士見亭文庫	
同	(二〇八) 後水尾	二二七五	豐臣氏滅亡德川家康定公家及武家各種法令	
同	同	二二八〇		a. d. 1620 培根 (Bacon) 發表 (Novum Organum.
同	(二〇九) 明正	二二九〇	林羅山建塾於忍岡 貝原益軒生德川義直在忍岡建立聖堂	
同	同	二二九一	德川義直在名古屋建立明倫堂 (濬學主要的)	a. d. 1632 洛克 (Locke) 及斯賓諾沙 (Spinoza) 生
同	同	二二九六	盛岡起明義堂 (濬學主要的)	

同 同	二二九七 二二九八	島原之亂起	s. d. 1637 s. d. 1638 哈佛大學 (HARVARD DIV.) 創立
(二〇)後光明 同 同	二三〇七 二三〇八 二三一三	長崎創立明倫堂(幕府直轄學校) 中江藤樹的藤樹書院成立(私塾)	s. d. 1647 美國頒布麻薩鳩塞特斯 (Massachusetts) 殖民 地學制 s. d. 格羅姆埃爾 (Crown- well) 執政
(二一)後西院 (二三)慶元 同	二三三二 二三三三 二三二五	伊藤仁齋的古義堂成立(私塾) 將軍家綱命名弘文館為聖堂	s. d. 佛蘭克 (Frankle) 生 密爾頓 (Milton) 著成 樂圖 牛頓 (Newton) 發現力 學法則

<p>同</p>	<p>二三二六</p>	<p>岡山藩的閑谷學校成立（爲鄉學主要的）會津的日新館開設（爲藩學主要的）</p>	<p>明微積分 a. d. 1684 萊布尼茲 (Leibnitz) 發</p>
<p>同</p>	<p>二三三九</p>	<p>江戶往來成</p>	
<p>同</p>	<p>二三三四</p>	<p>洛陽往來成</p>	
<p>同</p>	<p>二三四四</p>		
<p>同</p>	<p>二三五〇</p>	<p>聖堂遷移於湯島商賈往來成</p>	
<p>同</p>	<p>二三五七</p>	<p>在米澤創設興讓館（爲藩學主要的）</p>	
<p>同</p>	<p>二三五九</p>	<p>創設佐賀藩的多文學校（爲鄉學主要的）</p>	
<p>同</p>	<p>二三六二</p>	<p>赤穗浪士の快舉</p>	<p>a. d. 1702</p>
<p>同</p>	<p>二三六八</p>	<p>在佐賀開設弘道館（爲藩學主要的）</p>	

(二四)中御門	二三七一	江月之習字先生宣示教育上的心得	a. d. 1732 華盛頓 (Washington) 生
同	二三八九	石田梅巖始創心學 (石門心學的興起)	
同	二三九一		
(二五)櫻町	二三九五	仙臺創立養賢堂 (爲藩學主要的)	a. d. 1744 柴爾茲孟 (Selmann)
同	二四〇四		海爾第 (Herder) 等生
同	二四〇六		a. d. 1746 裴斯泰洛齊 (Pestalozzi) 生
同	二四〇九		a. d. 1749 歌德 (Goethe) 生
(二六)桃園	二四一二	在熊本開辦時習館 (爲藩學主要的)	a. d. 1752 佛蘭克林 (Franklin) 發
同	二四一六	在鳥取成立尚德館 (爲藩學主要的)	現空中電氣

同	二二七二	同	同	a. d. 1712 盧騷(Rousseau)生
同	二二七三	在和歌山創設時習館(爲藩學主要的)	同	
同	二二七九	在萩成立明倫堂(爲藩學主要的)	同	
同	二二八一	室鳩巢著六諭衍義大意初版發行 (將軍皆宗爲庶民教育撰成此書 盛行於世)	同	
同	二二八三	菅野彥兵衛在深川設立郷校	同	a. d. 1724 康德(Kant)生巴蘇杜 (Busedon)生
同	二二八四	近松門左衛門死	同	
同	二二八六	在大版創設懷德堂(中井鏡庵的 懷德書院爲私塾主要的代表)	同	
同	二四二〇	在高知開辦教授館(爲藩學主要的)	同	
同	二四二二	同	同	a. d. 1782 威爾著愛彌兒(Emile)

(二七)御櫻町	二四三五	幕府醫學館成立	A. D. 1770 黑格爾(Hegel)生
(二八)後桃園	二四三〇	在鹿兒島建立造士館(爲藩學主	A. D. 1770 黑格爾(Hegel)生
同	二四三三	要的)	A. D. 1774 裴斯泰洛齊創設貧民兒
同	二四三四	童教育	A. D. 1775 美洲獨立戰爭開始
同	二四三五		
(二九)光格	二四四一	在菅茶山建立廉塾	
同	二四四二	在廣島建設修道館(爲藩學主要	A. D. 1782 福祿伯爾(Froebel)生
同	二四四四	的)	
同	二四四九	在福岡建設修猷館(爲藩學主要	A. D. 1789 華盛頓爲大總統
同	二四五〇	的)	A. D. 1790 歌德著成浮士德(Faust)
同		禁止異學	

同	二四五二	醫學館成爲官學服部善藏在麴町 建立私塾	
同	二四五二	在德島創設長久館(藩學之一)	
同	二四五三	在金澤建立明倫堂(藩學)	
同	二四五七	成立和學講談所(幕府的直接學 校因確保已一之請求而建立)	
同	二四五九	聖堂成爲官學	
同	二四六四	在彦根建立弘道館(藩學)	
同	二四六八	水戶藩設立延方郷校	
(三〇)仁孝	二四八〇	在沼津建立有造館	a. d. 1820 斯賓塞(Spencer)生
同	二四八四	在石和建立教諭所(爲郷學主要 的)	

同	二四八五	在佐渡建立修教館（幕府直轄學校）	P. D. 1826 福祿伯爾著人的教育倫
同	二四八六	敦大學創立	a. d. 1833 顯爾在(Daily)
同	二四九三	在水戶設立弘道館（藩學）	
同	二四九八	松下村塾成立（吉田松陰的私塾）	
同	二五〇一	學習院創辦	
同	二五〇二	在甲府建立徽典館（幕府直轄學校）	
同	二五〇三	學習院成立	
同	二五〇五		
(三三)孝明	二五一三		a. d. 1853 俄土開戰
	二五一四	開設講武所（幕府直轄學校）	a. d. 1854 那篤爾普凱欣斯泰拿吉 涯(Guyard)等生

同	二五一五	在福井建立明道館(藩學)	
同	二五一六	安中藩設鄉校	
同	二五一八	開設開成所(幕府直轄學校管理翻譯教授西學事件)	翌年 a. d. 1859 杜威生
同	二五二一	設立醫學所(幕府直轄學校講西洋醫學其後合開成所成爲現今之帝國大學)	
同	二五二二	在築地設立軍艦教授所在駿府設立明新館(幕府直轄學校)	
同	二五二三	慶應義塾開始(私塾)	a. d. 1861 美洲南北戰爭
同		在橫濱設立修文館(幕府直轄學校)	
同		在日光擴張學問所(幕府直轄學校)	
同		在長崎建立精得館(松本良順請)	

同	二五二三	<p>幕府建所謂養成所病院後改爲學校請外國軍醫爲教師在日本開始講授西洋醫學)</p> <p>在長崎設立濟美館(幕府的學校教授中俄英法荷五國語言)</p> <p>爲昌平校的改革江戶小學校設立之念起於此時</p> <p>在神戶設立軍艦操練所</p>	<p>a. d. 1863 林肯(Lincoln)發布奴隸廢止令</p>
(三三)明治	<p>同</p> <p>二五二七</p> <p>二五二八</p>	<p>王政復古</p> <p>發布五條誓文</p> <p>再興學習院</p> <p>復興昌平校醫學所開成所</p> <p>設立皇學所漢學所在沼津開設小學校</p>	<p>a. d. 1867</p>
同	二五二九	奉還版籍	<p>a. d. 1867 德國教育學者庫因(Cohn)生</p>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五三〇	二五三一	二五三二	二五三四	二五三五	二五三六	二五三七	二五三九	二五四〇	二五四一	
在京都設小學校廢皇學所漢學所 將昌平校改作大學	廢止中小學規程	廢止大學設置文部省 頒布學制	設立東京師範學校	設立東京女子師範學校	創立同志社	東京女子師範學校附設幼稚園	設立工部大學校及東京大學	發布學位令及教育令	發布刑法改正教育令	發布小學校教員須知

P. D. 1870

教育學者蒙台梭利

(Montessori) 生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五四七	二五四六	二五四五	二五四四	二五四三	二五四二
創立哲學館	帝國大學令	小學校令	中學校令	師範學校令	發布小學校規程綱要 中學校規程綱要 師範學校規程綱要 頒國會開設的勅諭軍人的勅諭 規定醫藥學校的規則 創立東京女子師範學校附設高等女學校及東京專門學校 規定農學校規則 規定商業學校規則 規定中學校師範學校免許規程 改訂教育法令內開制度之確立

均同時發布

同	二五四八	創立政教社團結三宅雪嶺及其國粹論者出版「日本人」雜誌	
同	二五四九	發布市制町村制	
同	二五五〇	發布憲法東京帝大招聘治斯拈留喜特	
同	二五五一	東京大學設立農科發布小學校令	a. d. 1890
同	二五五三	地方學事通則頒布教育勅語	
同	二五五三	發布小學校教則大綱	
同	二五五三	因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等的設置許可町村學組合的設立	
同	二五五四	發布實業補習學校規程	
同	二五五四	公布實業教育費國庫補助法	
同	二五五四	公布高等學校法令	
同	二五五四	改正尋常中學校入學規程	
同	二五五四	中日戰爭	a. d. 1894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二五五五	二五五六	二五五七	二五五八	二五五九	二五六〇	二五六二	二五六三
發布高等女學校規程	由貴族院建議關於小學校修身教科書問題創設高等教育會議	訓令學校清潔方法	創設帝國圖書館及京都帝國大學	公布師範教育令	公立學校設置校醫	改正中學校令發布實業學校令高等女學校令私立學校令及圖書館令(排除宗教學校)	公布教員免許令改正小學校令
						公布體格檢查規程	開設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專門學校改作早稻田大學
							發布專門學校令

此時 (p. 2185 以後) 杜威在芝加哥大學附屬小學施行社會職業及兒童個性教育的實驗予實驗教育上一大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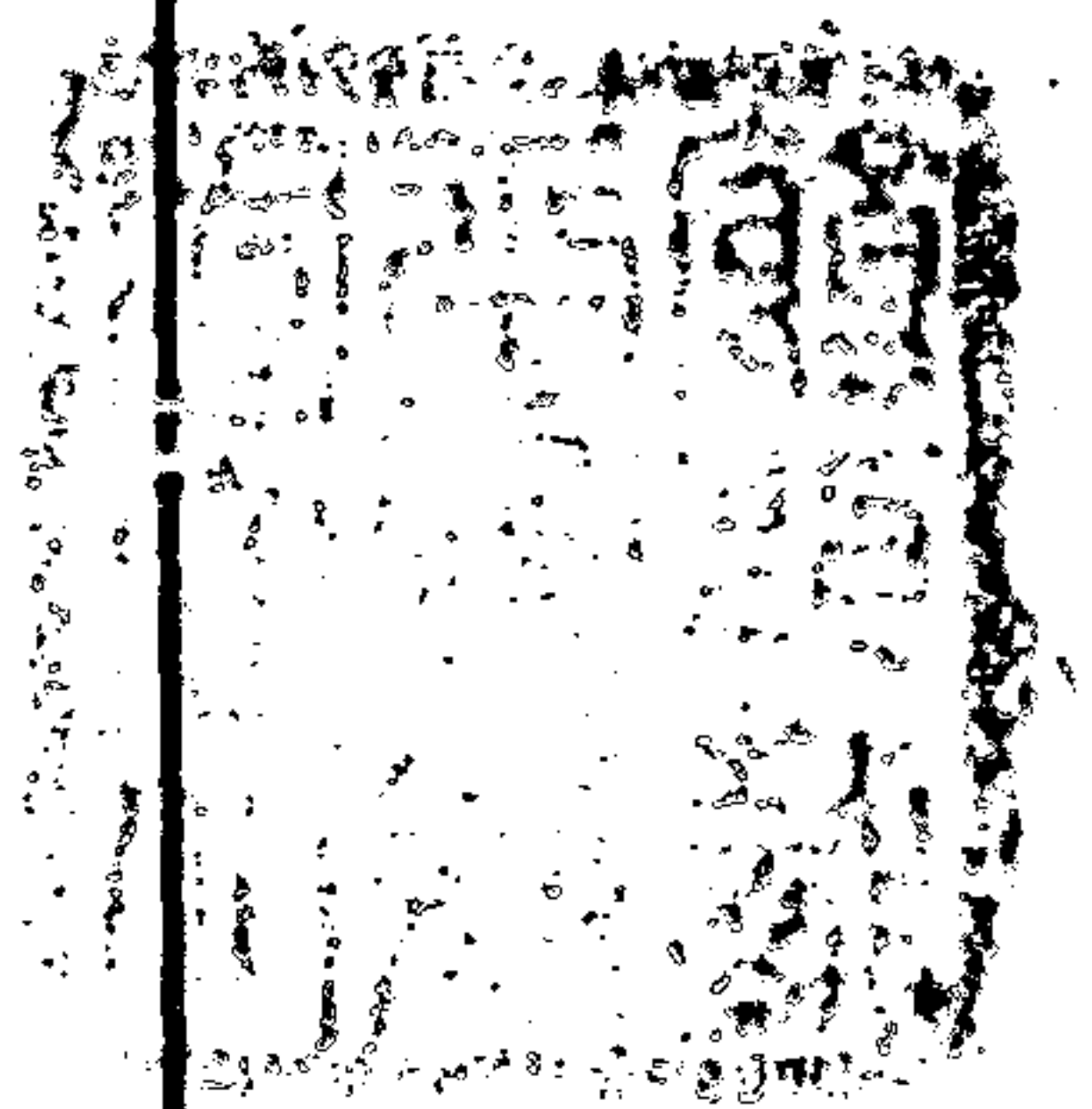
p. 2190 愛倫凱 (Ellen Key) 出版兒童的世界

同	二五六四	日俄戰爭	S. D. 1904	
同	二五六七	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改正師範學校規程	S. D. 1907	蒙台梭利的「兒童家」在羅馬(Rome)開設
同	二五六八	創設東北帝國大學		
同	二五七〇	改正教員檢定規程戊申詔書的賜下		
同	二五七一	設立高等女學校 創設九州帝國大學 改正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授科目	S. D. 1910	來依(Lay)實驗教育學 出世激動歐美教育界
同	二五七四	公布實業學校國庫補助法	S. D. 1911	毛爾蒙(Meumann)在漢堡大學(Hamburgs Univ.)開設少年研究所
同	二五七七	改正地方學事通則 創建臨時教育會議	S. D. 1914	世界大戰開始

同	二五七八	創設北海道帝國大學公布市町村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法	
同	二五七九	改正大學令高等學校令	
同	二五八〇	擴張高等教育機關	
同	二五八一	改正體格檢查規程	a. d. 1920 國際聯盟成立
同		改正高等女學校令	
同		改正實業補習學校的規定	
同		改正工業學校農業學校商業學校商船學校等規程	
同		公布職業學校規程	
同	二五八三	頒布國民精神振作的詔書	
同	二五八五	改正師範學校規程	a. d. 1925 史普蘭開 (Spranger)
同		改正師範學校教授科目	非奢 (Fisher) 李特 (Litt) 挪姆 (Nome) 等
同	二五八六	公布青年訓練所法令	發刊雜誌

(昭和時代從略)

公布幼稚園法令
改正小學校令





中華民國廿五年壹月九日

收到

呈

繳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98548.1)

師範小叢書 日本教育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小原國芳

譯述者 吳家景 戴鎮曦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五一五〇上

附

